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二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八九二

呂祖謙 二六

官箴 一

舍人官箴 三

漢太史箴 七

漢廷平箴 九

周師氏箴 一〇

漢考工令箴 一二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一三

乾道五年規約 一四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五

乾道六年規約 一六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一六

全宋文卷五八九三

呂祖謙 二七

陳同甫厲齋銘 一八

陳同甫恕齋銘 一九

漢靈旗銘 一九

唐大弓銘 二〇

唐銅柱銘 二一

潘自厚字辭 二三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二三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二五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二六

漢甘泉宮朝呼韓邪單于頌 二七

薛畏翁真贊 二九

從祖父楊帥真贊 三〇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三〇

慶曆觀文鑑古圖贊 三一

五老圖贊 三三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三三
雍熙平戎萬全陣圖贊	三五

全宋文卷五八九四

呂祖謙 二八

東萊公家傳	三七

全宋文卷五八九五

呂祖謙 二九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

行狀	四九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五七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五八
松陽葉君墓誌銘	五九
朝散潘公墓誌銘	六〇
義烏徐君墓誌銘	六三
祔韓氏誌	六四
蘭谿葉君墓誌銘	六四

郭宜人墓誌銘 六五

全宋文卷五八九六

呂祖謙 三〇

義烏樓君墓誌銘 六七

薛常州墓誌銘 六八

金華戚如主母周氏墓誌銘 七五

大梁張君墓誌銘 七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七八

喬德瞻墓誌銘 七九

淳安盧君墓誌銘 七九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八〇

分水王君墓誌銘 八一

全宋文卷五八九七

呂祖謙 三一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八三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八五

金華曹君墓誌銘 八六

嚴陵方君墓誌銘 八七

分水徐君墓誌銘 八八

劉梧州墓誌銘 八九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九〇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九一

永康王君墓誌銘 九三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九四

林安之墓誌銘 九五

邢邦用墓誌銘 九六

潘朝散墓誌銘 九七

全宋文卷五八九八

呂祖謙 三二一

張監鎮墓誌銘 一〇〇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 一〇一

宋郴州墓誌銘 一〇二

祔芮氏誌……………一〇三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一〇四

郭伯清墓誌銘……………一〇五

陸先生墓誌銘……………一〇六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一〇九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一一〇

金華時澣母陳氏墓誌銘……………一一二

方夫人誌……………一一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一一四

徐君墓誌銘……………一一五

冲素處士墓銘……………一一五

全宋文卷五八九九

呂祖謙 三三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一一七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一一八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一一九

祭潘子臯文	……	一一九
祭蔣從道文	……	一二〇
祭陳耀卿文	……	一二〇
祭潘朝散文	……	一二一
祭芮祭酒文	……	一二一
祭方季肅文	……	一二二
祭于悅道文	……	一二二
祭滕文卿文	……	一二三
祭徐堯臣文	……	一二三
祭潘昭叔文	……	一二三
祭徐宗卿文	……	一二四
祭魯秀才文	……	一二四
祭詹子齊文	……	一二五
祭邢邦傑文	……	一二五
祭汪端明文	……	一二六
祭張季清文	……	一二七

祭邢邦用文	一二八
祭林宗丞文	一二八
祭張荊州文	一三〇
祭薛寺丞文	一三一
祭孟行古文	一三一
祭吳上舍文	一三二
祭張正甫文	一三二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 一	一三四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 二	一三四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啓疏	一三四
滿散疏	一三五
進功德疏 一	一三五
進功德疏 二	一三五
修泰通法堂方丈疏	一三六
修明招寺疏	一三六
修德清慈相寺月池疏	一三七

化度牒疏……………一三七

全宋文卷五九〇〇

樓鑰 一

受降如受敵賦……………一三九

擊楫誓清中原賦……………一四〇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一四一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一四二

修身以爲弓賦……………一四三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一四四

濟河焚舟賦……………一四五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一四六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一四七

高祖好謀能聽賦……………一四八

子使漆雕開仕賦……………一四九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一五〇

仁孝二致同源賦……………一五二

孟荀以道鳴賦……………一五三

全宋文卷五九〇一

樓鑰 二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制……………一五五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一宮制……………一五六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一五六

許從善循修職郎制……………一五六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放罷制……………一五七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鎰降兩官制……………一五七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制……………一五七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資制……………一五八

何謙韋益竝循修職郎制……………一五八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制……………一五八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制……………一五九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宮觀制……………一五九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制……………一五九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官制	一六〇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制	一六〇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一六〇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一六一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制	一六一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制	一六一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制	一六二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放罷制	一六二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制	一六三
入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制	一六三
倪思等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制	一六三
禮部侍郎倪思	一六三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沖	一六四
隆興府佳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制	一六四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制	一六四
從政郎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制	一六五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宮觀制	一六五
成鏞知黔州制	一六五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宮祇候董友聞轉歸吏部制	一六六
秉義郎閤門看班祇候韋琳報班差錯降一官制	一六六
郭棣知瀘州制	一六六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制	一六七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一資放罷制	一六七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制	一六八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制	一六八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制	一六八
朝請郎張抑係舒光舉主降兩官制	一六九
遙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制	一六九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觀制	一六九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放罷制	一七〇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制	一七〇

樓 鑰 三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人各轉一官資制	一七一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雍秉義郎戴勳	一七一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郎姚思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馮涇王良講堂使臣	
秉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舒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適	
興祖客司成忠郎傅宣世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翊	一七二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算造制	一七二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邢敞沈明黃毅杜椿吳珪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彬	
陳琚曹渙王浹黃義陳圭換武翼郎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制	一七三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坦聶榮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吳侑郭錫換從義郎制	一七三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換修	
武郎制	一七四
趙介循從事郎制	一七四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制	一七四
蕭鷗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制	一七五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制	一七五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制……………一七六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郃師孟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邦

安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彥達進武副尉王沖各轉

一官制……………一七六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使郭杲落階官制……………一七七

閣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機從義郎李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一十番各轉一官制……………一七七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制……………一七八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忝轉一官制……………一七八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人制……………一七八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夫制……………一七九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制……………一七九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勘循一資制……………一八〇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算請鹽鈔降一資制……………一八〇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制……………一八〇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爲提刑陳倚申厲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邊郡制……………一八一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降一官制……………一八一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滌降兩官放罷制	一八二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制	一八二
閣門祇候潘瓚落看班制	一八二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制	一八三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宮觀制	一八三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制	一八三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制	一八四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制	一八四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制	一八五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夫人制	一八五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制	一八五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制	一八六
高夔知廬州制	一八六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爲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制	一八六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郡團練使制	一八七
林嶠閣門舍人制	一八七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制	一八八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制	一八八
岳霖贈四官制	一八九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制	一八九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一九〇

全宋文卷五九〇三

樓 鑰 四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制	一九一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制	一九一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制	一九二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制	一九二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制	一九三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制	一九三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制	一九三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一九四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氏追封兩國夫人制	一九四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龜年司農寺丞制	一九五
都官員外郎趙謐戶部員外郎主管左曹制	一九五
趙思璘知德慶府制	一九六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運判官制	一九六
陳揚善知光州制	一九七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制	一九七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制	一九七
呂大麟知常德府制	一九八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制	一九八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一九八
曾祖母周國夫人藥氏贈周國夫人	一九九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一九九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二〇〇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二〇〇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二〇〇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二〇一

大理卿王善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制	二〇一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制	二〇二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制	二〇二
木待問知湖州制	二〇三
費培大理評事制	二〇三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制	二〇四
顏師魯知泉州制	二〇四

全宋文卷五九〇四

樓 鑰 五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制	二〇五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制	二〇五
宮人王安安轉郡夫人制	二〇六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制	二〇六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制	二〇七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制	二〇七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衛涇浙東提舉制	二〇八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年轉一官制	二〇八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制	二〇八
同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制	二〇九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制	二〇九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制	二一〇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制	二一〇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制	二一一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	二一一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制	二一二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制	二一二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湖廣總領制	二一三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制	二一三
宣教郎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官制	二一四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制	二一四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制	二一五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制	二一五

太學正顏棫知常州無錫縣吳獵潭州教授項安世召試並除秘書省正字制	二二五
戶部員外郎趙謐陞郎中制	二二六
蘇大任太學正制	二二六
趙不遜知西外宗正事制	二二七
江東提舉黃黼戶部郎中主管右曹制	二二七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制	二二七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直學士知興元府制	二二八
王藺知江陵府制	二二八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制	二二九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制	二二九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制	二二〇
秦煊知嚴州制	二二〇
吳宗旦知舒州制	二二〇
榷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仇收趁增羨各轉一官制	二二一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制	二二一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簿制	二二一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制 一二二

全宋文卷五九〇五

樓 鑰 六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制 一二三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制 一二三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制 一二四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制 一二四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慮贈太子少保 一二四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一二五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一二五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一二五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一二六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一二六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一二六

知夔州趙鞏江西路轉運判官制 一二七

江西提刑劉光祖知夔州制 一二七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制	一二八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制	一二八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制	一二八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制	一二九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制	一二九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尚書制	一二〇
湖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制	一二〇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制	一二一
四川制置使京鏜權刑部尚書制	一二一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撰制	一二二
梁季秘知光州制	一二二
李沐吏部郎官制	一二二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制	一二三
知福州鄧僑知建康府制	一二三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制	一二四
太府卿辛棄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制	一二四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制	二三五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制	二三五

全宋文卷五九〇六

樓鑰 七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制	二三六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制	二三六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制	二三七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制	二三七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杓大中大夫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制	二三八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制	二三八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舊嘉王府翊善制	二三九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官黃世明轉兩官制	二三九
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二四〇
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制	二四〇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制	二四一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舉轉一官制	二四一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知靜江府制……………二四二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判制……………二四二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舉制……………二四三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制……………二四三

木待問知寧國府制……………二四四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續耆成都路提刑制……………二四四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制……………二四五

吏部員外郎雷深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制……………二四五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制……………二四六

吳總知瀘州制……………二四六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制……………二四七

劉俟廣東提舉制……………二四七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制……………二四八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制……………二四八

萬鍾司農卿制……………二四九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制……………二四九

胡晉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制	二五〇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制	二五〇
徐元德知均州制	二五一

全宋文卷五九〇七

樓鑰 八

太常博士陳棟秘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秘書郎范仲黼著作佐郎校書郎王奭秘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制	二五二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秘國子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澹並太學博士制	二五三
費士寅藉田令制	二五三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璫國子錄制	二五四
湖南提舉郭德麟宗正少卿制	二五四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制	二五四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制	二五五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制	二五五
曾祖慶太子少保	二五五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二五六

祖鐸太子少傅……………二五六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二五六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二五七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二五七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二五七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官回授制……………二五八

本生父珣贈承事郎……………二五八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孺人……………二五八

胡澄知光州趙彥珙知容州制……………二五九

四川總領楊經直寶文閣提舉四川茶馬制……………二五九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六安縣令陸子虞救活被水人一千四百餘人循一資制……………二六〇

朝奉大夫知叙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一官制……………二六〇

朝散郎叙州通判李枬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制……………二六〇

諸王宮教授楊大灋國子監丞黃度並監察御史制……………二六一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制……………二六一

知郴州吳鎰湖南提舉制……………二六二

曾集知嚴州制	二六二
沈維知房州制	二六三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刑制	二六三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制	二六三
新成都府司戶李僑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制	二六四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制	二六四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徐誼左司員外郎制	二六五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制	二六五
樞密院編修官呂棐太常丞制	二六六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制	二六六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制	二六六
潘景珪知湖州制	二六七
沈瀛知江州制	二六七
承節郎叙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人作過被殺特贈兩官與一子進武校尉制	二六八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制	二六八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效用弩手轉一官制	二六九

全宋文卷五九〇八

樓 鑰 九

蔣藺邵公翰奚士遜邵袞並大理評事制	二七〇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制	二七〇
司農少卿詹體仁太常少卿制	二七一
蔡戡司農少卿制	二七一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制	二七二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制	二七二
司農少卿胡瑒湖北運判制	二七三
高文虎將作監丞制	二七三
汪粹軍器監丞制	二七四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制	二七四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制	二七四
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制	二七五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秘閣兩浙運判制	二七五
李大卞知洋州制	二七六

虛恨蠻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一官制	二七六
監建康府榷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制	二七七
周秘大理寺丞制	二七七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轉遙郡刺史制	二七七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制	二七八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制	二七八
朱熹知潭州制	二七九
陳公亮江西運副制	二八〇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制	二八〇
戶部郎中趙謐軍器監制	二八一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轉官制	二八一
寶文閣學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官致仕制	二八一
顏師魯贈四官制	二八二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致仕制	二八二
尤袤贈四官制	二八三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制	二八三

全宋文卷五九〇九

樓鑰 一〇

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制 二八五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官制 二八五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制 二八六

兵部侍郎耿秉落權字制 二八六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制 二八七

汪德翰知崇慶府制 二八七

宮人符燕燕轉永寧郡夫人李進進轉通義郡夫人制 二八八

汪義端知舒州制 二八八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趙彥操職事修舉並除煥章閣待制制 二八九

趙不流 二八九

趙彥操 二八九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制 二九〇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一官致仕制 二九〇

范成大贈五官制 二九一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制	二九一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致仕制	二九二
趙雄贈少師制	二九二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謙湖北提刑制	二九三
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轉官制	二九三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制	二九四
太府丞曾三聘秘書郎制	二九四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太府寺丞制	二九四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制	二九五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實及五年轉一官制	二九五
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二九六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二九六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二九六
職事官内外陞朝官京局京官選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母	二九七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制	二九七
曾祖太子少保士慮太子太保	二九七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二九八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二九八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人	二九八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二九九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二九九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二九九

全宋文卷五九一〇

樓 鑰 一一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權吏部侍郎致仕制	三〇〇
沈揆贈四官制	三〇一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三〇一
上舍內舍生	三〇一
外舍生	三〇二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彥換從義郎王楫換秉義郎制	三〇二
王進之知德慶府制	三〇二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制	三〇三

浙西提舉黃適本路提刑制	三〇三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制	三〇三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制	三〇四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制	三〇四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制	三〇五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擒獲許伯祥等循兩資制	三〇五
余永弼知閩州制	三〇五
王寅知江州制	三〇六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制	三〇六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溫州制	三〇六
幹辦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制	三〇七
趙像之福建提刑制	三〇七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制	三〇八
朱翱大理寺丞制	三〇八
淮西運副趙師昇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制	三〇八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	

通各轉一官制……………三〇九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制……………三〇九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制……………三一〇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制……………三一〇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祇應實及二年轉一官制……………三一〇

俞澂知常德府制……………三一〇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勘轉官制……………三一〇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該慶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制……………三一〇

太府少卿吳玘太府卿淮東總領制……………三一〇

迪功郎李閱父儀甫該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制……………三一〇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制……………三一〇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遞鋪梁青違滯金字牌降一官制……………三一〇

國子錄陳邕武學博士制……………三一〇

王介國子錄制……………三一〇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制……………三一〇

王漑戶部郎官制……………三一〇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領制 三二五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制 三二六

全宋文卷五九一一

樓鑰 一一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制 三二七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制 三二七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制 三二八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制 三二八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秘閣知夔州制 三二九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制 三二九

承信郎榷貨務檢法使臣錢煜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三二九

陳謙夔路運判制 三三〇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制 三三〇

奉議郎提轄榷貨務謝儼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三三〇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制 三三一

文思院造皇太后尊號冊寶監官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一資制 三三一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德秀大理寺主簿制……………三三二

福建提舉張濤提點坑冶鑄錢制……………三三一

宋之瑞福建提舉制……………三三三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樛搜獲銅錢循一資制……………三二三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制……………三二三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舉轉遙郡刺史制……………三三四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鄭氏竝轉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竝封

郡夫人制……………三三四

煥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制……………三三五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親屬循一資制……………三三五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制……………三三五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三三六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制……………三三六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秘閣制……………三三六

姚渠知邕州制……………三三七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制……………三三七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制	三二八
訓武郎監榷貨務陳仲堅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三二八
倉部郎官鄭湜大理少卿制	三二八
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制	三二九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制	三二九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壽皇玉牒循一資制	三三〇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一官制	三三〇
沈合知岳州制	三三〇
趙不遇江西提舉制	三三一

全宋文卷五九一二

樓 鑰 一二三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制	三三二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制	三三三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制	三三三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制	三三四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澤降授中官大夫荆大聲降授中官正劉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	

並復元官制	三三四
修武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門茅恭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三三五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制	三三五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仕制	三三五
帶御器械某知閣門事制	三三六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總轄牧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行遙郡刺史制	三三六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制	三三七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制	三三七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制	三三八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制	三三八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制	三三九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制	三三九
劉光祖司農少卿制	三四〇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制	三四〇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制	三四一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制	三四一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制	三四二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制	三四二
參知政事陳騤知樞密院事制	三四三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制	三四三
覃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三四四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三四四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制	三四五

全宋文卷五九一三

樓鑰 一四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制	三四六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恩贈中散大夫制	三四六
參知政事陳騤該覃恩封贈制	三四七
曾祖太子少保敷太子太保	三四七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夫人	三四七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三四八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三四八

父太子少師讜太子太師	三四八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人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三四九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三四九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封贈制	三五〇
父朝奉郎樞贈朝請郎	三五〇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三五〇
繼母太恭人五氏封太令人	三五〇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三五〇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三五〇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密磨勘轉官制	三五二
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制	三五二
兵部尚書羅點	三五二
工部尚書趙彥逾	三五三
翰林學士李嶽	三五三
刑部尚書京鎰	三五三
兵部侍郎耿秉	三五三

工部侍郎謝深甫	三五三
給事中黃裳	三五四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三五四
吏部侍郎張叔椿	三五四
戶部侍郎袁說友	三五四
禮部侍郎許及之	三五四
起居郎黃由等該覃恩轉官制	三五五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	三五五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三五五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黃艾	三五五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該覃恩轉官定詞	三五六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恩轉官制	三五六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	三五六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知明州何澹	三五七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三五七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三五七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三五七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三五八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	三五八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三五八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三五八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總	三五九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蔣繼周	三五九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宇文价	三五九

全宋文卷五九一四

樓鑰 一五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該覃恩轉官制	三六〇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	三六〇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三六〇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三六一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三六一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三六一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三六一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恩轉官制	三六二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	三六二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三六二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三六二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三六三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制	三六三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棐湖北提舉制	三六三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制	三六四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制	三六四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制	三六五
李壁秘書省正字制	三六五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制	三六六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三六六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三六六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三六六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三六七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三六七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三六七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三六八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制……………三六八

曾祖起太子少保……………三六八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三六九

祖琢太子少傅……………三六九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三六九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三七〇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三七〇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三七〇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三七一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制……………三七一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制……………三七二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制……………三七二

全宋文卷五九一五

樓鑰 一六

秘書省正字顏棫秘書郎項安世吳獵並校書郎制	三七四
浙西提刑黃通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提刑制	三七四
知樞密院事陳騤初除封贈制	三七五
曾祖太子太保敷少保	三七五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三七五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三七六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三七六
父太子太師讜少師	三七六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三七七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三七七
知樞密院事陳騤該覃恩轉官制	三七七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覃恩轉官制	三七八
四川制置使丘密煥章閣學士再任制	三七八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制	三七九

翰林學士李巖寶文閣學士知婺州制	三八〇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制	三八〇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制	三八一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制	三八一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周琬刑部郎官制	三八二
兵部侍郎耿秉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制	三八二
大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制	三八三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制	三八三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制	三八三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制	三八四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制	三八四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制	三八五
瀘州安溪寨蕃官王鑑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制	三八五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制	三八六
沈清臣江東提舉制	三八六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制	三八七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制 三八七

全宋文卷五九一六

樓鑰 一七

擬進郊祀御札 三八八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三八九

擬進登極赦文 三八九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 三九〇

孝宗祔廟德音 三九一

改嘉定元年詔 三九一

戒飭貪吏詔 三九二

戒飭四川將士詔 三九三

閔雨求言詔 三九三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不允詔 三九四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三九五

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三九五

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三九五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三九六

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三九六

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三九七

王藺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三九七

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三九七

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三九八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三九八

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三九九

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三九九

吳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三九九

王藺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四〇〇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四〇〇

梁總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詔……………四〇一

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四〇一

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四〇一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藥詔……………四〇二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

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藥詔……………四〇二

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四〇三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四〇三

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四〇三

知樞密院事陳騤乞歸休不允詔……………四〇四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四〇四

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四〇四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四〇五

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四〇五

王藺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四〇六

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允詔……………四〇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允詔……………四〇六

全宋文卷五八九二

呂祖謙 二六

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媼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般家送還錢。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賣物。茶、墨、筆之類。

上司委迫人、斷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謂尋常丞、簿、尉視長官爲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往多玩習慢易，殊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以待它日之用，及爲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衆開合子，廳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已上因門人戴衍初仕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後。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六。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問監窑官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窑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窑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

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誥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曆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東萊呂太史別集》卷六。

漢太史箴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是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復尊於人主；公

議極天下之公，而史官復持於公議。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竊推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曰：

若稽前聖，治浹多盤。記言紀動，爰立史官。千載之日，坐致尺牘。不爵而榮，不刑而辱。正色立朝，是是非非。以死奮筆，萬夫莫移。降周迄秦，鼎傳漢氏。若談若遷，令于太史。迺紬金縢，序次舊聞。本末閎闊，裁成帝墳。六世兢兢，護前文過。刪落編簡，俾無或播。曰帛可卷，曰竹可刊。人心之公，終不可謾。遠付百年，毀譽自定。侈大之名，播在民聽。惟是史策，平如權衡。惡弗可損，善弗可增。德之休明，登我王道。雖絕不窺，自成典誥。造行或惰，自親其文。諛辭虛美，統紀放紛。公議攸存，萬古一揆。豈茲小臣，所能軒輊？迹出於履，影出於形。反求諸己，光流汗青。君舉必書，用輯衮職。史臣司籍，敢告執戟。《東萊呂太史外集》卷三。

漢廷平箴

廷尉天下平，而廷平者，復廷尉所取平也。維漢孝宣皇帝，中興炎統，原念刑重之弊，實秦十失之一，迺地節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充其職。季秋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號爲平矣。夫獄重事也，人之死生存亡於是乎在。箠楚之下，情實倒置，首尾衡決。治獄者競以深文峻詆爲功，奏當之成，鍛鍊周密，雖臯、夔復生，欲平反之，厥路無繇。每歲之冬，案牘上於王府者，充棟宇，汗牛馬。時君養尊於上，槩以簿書期會視之，謾不可否，一以諉吏。吏得以出沒變化，售其私欲，希望風指，排抵怨讎，彊者以勢免，富者以賄原，民用怨讟，上干陰陽之和，則雖置廷平之官，尚何益哉！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爲治，哀矜折獄，然後官不虛設矣。竊紕繹建官之指而作箴曰：

於赫萬乘，三尺所出。喜舒怒慘，發言成律。厥勢雖利，厥理實難。哀矜庶獄，治忽所關。自古在昔，相授以仁。誰生厲階？虐始於秦。有赭其衣，有丹其書。左鼎右鑊，民氣不蘇。皇矣中宗，時漢之隆。顧瞻苛法，震于清衷。清原正本，乃立廷平。自霸以降，采擇維精。惟是廷平，刑之司直。匪君之明，曷舉其職？民之多辟，百詐一誠。面柔皆損，陽遜陰爭。我心匪鑑，妍媸或蔽。我心匪衡，重輕或戾。赤墀議法，會弁如星。或此之失，咳唾笑嚔。秋官蒞刑，致辟園土。在彼之害，鈇鉞

斤鋸。已斷不續，已死不生。敬之敬之，罪疑惟輕。法行自貴，赦行自賤。允執厥中，沒齒無怨。至言不煩，貫之以恕。廷臣掌憲，敢告誓御。《東萊呂太史外集》卷三。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啓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疏地遠，千說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格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媿。巽以入之，曰義曰理。原念媿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媿勝惡微。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刊。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暴慢之慮，將萌復已。師氏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

迹，我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乘。必求峻賢，舉以自近。旦承暮弼，前贊後襄。氣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鑑此，大荒絕漠，磔裂分剝。鴻業崇成，泰山四維。突厥遺種，屈強於西。沐浴元化，卧鼓息聲。來請來覲，同我昌期。帝謙不居，穆然深思。告慶慈極，功敢自歸。神堯嘉止，張宴兩儀。日月重華，芝蓋相差。爾公爾卿，冠珮紳綏。燕及戎使，睢盱嗚咿。曳星之髻，歷天之旂。雷軸電鞭，翠華葳蕤。樂舞破陣，金石填箎。嘈呖鏜鎔，蹈舞傲傲。需雲上覆，湛露下滋。晬表粹溫，載發疇咨。嗣聖繼統，要荒來威。高視羣辟，孰盛與夷。付託之明，無愧烝黎。百末旨酒，酌彼金罍。爰屬嗣聖，隕祉介祺。卒爵而醕，融融怡怡。帝拜稽首，上萬壽卮。嵩呼鼉抃，聲沸丹墀。乾闥坤樞，叢祥效奇。珍符瑰產，如丘如坻。天子之孝，匪循近規。五嶽爲豆，四溟爲罍。孰爲冬溫，仁恩撫綏。孰爲夏清，義武發揮。懿茲文皇，懷遠招携。泰和洋溢，顯揚有輝。發越軒陛，陶冶郊畿。布濩郡國，旁魄邊陲。正直屏棄，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宁〔二〕，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戟。《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呂東萊正學編》卷一，《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一，《永樂大典》卷九二〇，《南宋文錄錄》卷八。

〔二〕雖復虛宁：《播芳大全》作「雖在當宁」。

漢考工令箴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備物致用，以爲民極，必合天下之材而爲之用，合天下之巧而爲之工，然後可以尊宸極而待經用。虞之共工、周之司空，前規後承，若出一轍。其制作之妙，質而不陋，典而不華，精深簡古，爲萬世表。逮漢之興，跨暴秦，轢戰國，駸駸然向於古。武帝元鼎之二年，肇設水衡之職，後復置少府，各率其屬，參掌百工之事，而考工令實其屬焉。其秩雖微，不登於千石，然是官之設，所以董正百官，俾之無侈無邪，無作奇技，無貴異物，惟服食器用，以恪守其職，時其燥濕，相其陰陽，正其鑿枘，辨其良楛，以追周輪輿鞞陶，度長絜大，無所多遜，然後與其職協，豈輕也哉？稽之漢史，若文帝之衣弋綈，罷露臺，其質朴之風溫乎其約也；若宣帝之技巧成績，其厲精之政凜乎其嚴也。二君之待百工而盡其極，其視中庸之九經無愧詞矣。深惟自古官箴之義，用敢考諸《百官表》，追繹其意而爲之箴曰：

治有九經，實紀百工。備物致用，罔敢不恭。舜職命垂，周官舉冬。匪文匪質，惟執其中。漢承炎運，爰設水衡。將作少府，各正厥名。方鳩僝工，制器惟精。正統六傳，世宗作興。釐正官制，一洗萬古。考工設令，訂其工楷。梓匠輪輿，各得其所。恪守厥職，無有齟齬。粵鑄燕函，準平繩直。是斷是斲，去華務實。服食器用，以奉袞職。儼然簡易，以爲民極。丹楹玉階，瑣窗飛甍。云胡不

爲，高視穆明。崇臺高墉，太液蓬瀛。云胡不爲，蕃養我民。鑑於太宗，露臺罷役。一言興邦，萬杵咸息。鑑於中宗，肅然齋居。器械技巧，絳黍莫誣。以儉爲本，以明爲輔。品章條式，不改其度。惟昔工師，諫必執藝。小臣司令，敢告在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誼譁、擁併，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鬪毆、蹴鞠、籠養撲鶉、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

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後。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叙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

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過呼官職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百拜」、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謂自叙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止許商榷所疑，自叙實事。謂自叙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爲信。玩謂圖畫及几案玩具，物謂研扇凡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尋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

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

共爲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年月日，掌儀位關。《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

乾道六年規約

親在別居，親沒不葬，謂服除不葬。火焚者同。因喪昏娶，身犯及主家者。宗族訟財，侵擾公私，謂告訐、脅持、邀索之類。誼課場屋，詐冒同。游蕩不檢，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錄、講說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申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係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斂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斂錢十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斂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衆會麗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衆，以齒序行。其在道笑語誼譁，仰總直日及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衆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位前三上香，諸齒長人跪，三奠酒，掌儀兼執尊酌酒。俛伏，興，後項致祭者掌儀跪，讀祭文畢。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尉拜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衆皆

揖，以序出。郊居人即錄慰書格式，同斂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同弔祭人，限某日納，仍量弔慰道里遠近差人，往回之費，計算均斂。候書足，差人專往。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錄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書類聚，令本齋尋便附往。兩項並弔而不賻。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丁父母憂例，仍別斂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斂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

全宋文卷五八九三

呂祖謙 二七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

泝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梃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蘄適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

又見《龍川文集》附錄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八，《古文集成》卷五〇，民國《永康縣志》卷一六。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副，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蹟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又見《龍川文集》附錄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八，《古文集成》卷五〇。

漢靈旗銘

古之帝王，必興神物，以前民用。自有熊氏接萬靈於明廷，設五旗五麾，用征不譴，震曜萬國，然則尚矣。惟漢武帝雄材大略，志清六合，命將出師，徂征多罪，雷霆之下，無不殞滅。蠢茲南越，阻兵稱亂，將奮揚武旅，致天之討，迺乞靈於大神，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象太一三星，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伐，國旗之所指，風雲前驅，隆隆獵獵，勝氣先見，鋒刃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用能墟其國，俘其王，竿首北闕，爲萬世戒。然則建靈旗而前軍旅，所以暢天聲，壯戎容，作士氣，豈直襁褓厭勝而已哉！敢追紀其烈而爲之銘曰：中官太極，太一常居。上帝神兵，森列六虛。在漢世宗，布昭聖武。鉅典駿功，戎祀交舉。考圖

數貢，南越不庭。爰整其旅，將命徂征。乃禋乃祀，乃爲兵禱。肇新鋒旗，奉將天討。三辰在上，式昭其明。史臣司之，以先啓行。天矯旄靄，靈風扶旆。瀆鬼嶽祗，奔走來會。舳艫千里，虎韞鏤膺。士倍其氣，以莫不增。星旄電燭，海波如席。砰磷鬱律，水怪掃跡。蠻蜚落膽，墮戟失戈。獲其大醜，烝徒凱歌。抗旌言還，獻功社稷。喬雲榮光，左承右翼。奉時辰牡，報以克誠。丹厓龍荒，鏡清砥平。秦建茸頭，實憑巨梓。侯今之制，軼於惇史。孝文行師，鸞旗在前。侯今之制，與之並傳。於惟神物，勅我威命。肆勒銘章，以鴻厥慶。《東萊呂太史外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

唐大弓銘

唐太宗文皇帝躬秉威械，斬刈四方之蓬蒿，創爲大弓、長矢，度越常制。討劉黑闥之役，突厥驅其犬羊，干我旗鼓，親御弧矢以却之。氈裘之君，傳觀其矢，震疊種落。厥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凡郊丘重禮，則陳於儀物之首，以侈大武功。槩人墨客，更相夸耀，而不知太宗之德有超然出於武功之外者。蓋嘗諭近臣曰：「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脉理皆邪。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況於治乎？」乃延羣臣更宿中書內省，朝夕詢訪。嗚呼！勇蓋天下而守之以怯，功被四海而持之以謙。大哉！修身之弓，誠後世子孫之所當寶也。是宜紬繹厥旨以顯揚之，昭示無極。乃爲銘曰：

丕顯太宗，肇開有唐。氣吞四海，弓矢斯張。制茲大詔，神武是奮。賁育絕蹟，挽不能寸。躬討亂略，浴鐵千羣。手提威弧，雄入九軍。控弦鳴鏑，日規爲小。奔星激電，氛祲一掃。左落欃槍，右射天狼。聲如摧山，萬衆莫當。名王酋長，傳觀金鏃。漢箭有神，震疊葷粥。武功既抗，益戒益勤。以近取譬，爰告邇臣。朕得良幹，謂弓之選。諗于工師，鑑裁實舛。維是戎器，昔所自親。猶弗徧察，況於羣倫。乃延衆髦，燕見紬繹。絕力絕德，兩臻其極。策府舊物，百世有輝。人侈其觀，我服其規。象弭襲藏，郊廟薦獻。修身之弓，與之俱莫。煌煌白羽，焜燿丹墀。矯思之矢，與之並垂。威靈在天，餘烈在地。播以銘詩，用告來裔。《東萊呂太史外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

唐銅柱銘

銅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所立，以鎮南荒者也。安遠縣爲唐安南都護復立焉。先是建武中，南蠻畔，伏波將軍援以漢兵討平之，廼冶銅爲柱，植漢極境上，以定中國疆理。溪獠洞獠，惕意奉詔，約牯牛閑馬，不敢飲噉漢芻水。其人至今奉伏波遺像，以王禮祀之。今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如倚蓋，西負重巖，東瀕海，即伏波所立也。唐之初年，蠻有漢安遠城，銅柱廢仆。開元中，何履光取安遠城，復立故柱，旅即以旋。應丁元和都護君，始以伏波裔胄自虔州刺史來鎮，廉靜以得民，儒術以緣政。習俗既美，庶務能興，其屬吏乃相與立銅柱二於漢故處，

紀功頌德，以昭大國威，崇示世美，與伏波相望千有餘載，駢光儷明，甚盛舉也。惟南蠻倚嶺陬海，其地多瘴颶，毒蠱篁竹，嵌巖之險，不宜王師，故其人輕動而好亂。然亦代有名將，率懲艾不貸，是則險阻毒厲，殆非蠻人之福也。獨未有勒銘垂戒，以諭矇瞽，如張孟陽之於梁益者，亦可哀矣。故爲之銘曰：

於皇趙宗，世有名德。奢爲宗臣，馬服是國。降及於秦，在漢爲馬。曰援文淵，器度閑雅。六龍野戰，聚米擒賊。四方底平，交址畔側。曳璽從軍，以死報上。驅除嶺雲，揮霍海瘴。島夷蜚戶，稽首厥角，願爲奴婢，奉漢明約。維銅之德，君子是式。燥濕不移，其用無極。迺鎔迺範，有植其楹。林邑之南，大海是經。乃往致之，雨汗流泚。爰立其崖，屹屹嶷嶷。上干炎雲，下刺黃壤。蠻人望之，如伏波相。江流破山，灩澦中峙。維蠻之害，有甚於水。龍門駿奔，截以砥柱。維伏波之功，回瀾東赴。更千百年，復有此孫。易符章貢，授鉞海門。開都護府，大集羣蠻。戢戢來歸，視唐如漢。維都護之清，如水之停。不風不濤，中涵日星。維都護之廉，如水之寒。既堅且白，不可以利干。俗吾甚憐，化於仁義。本儒安雅，飭我吏事。百作具興，羣越一和。賓僚吏卒，載賡迺歌。願即故區，浮建標峙。庶民子來，都護不能止。兩楹參天，萬宇延首。曰維都護，如此二耦。戴唐之德，永永不忘。畏都護之威，伏波相望。毋謂海險，伏波所踐。如行康莊，毋有嶂巘。毋謂海深，都護所臨。龍螭蛟鰐，竄遠潛陰。深不可恃，險不可怙。唐兵如雷，唐德如雨。有如不信，視我銘詩。勒於銅柱，永鎮南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又見《方輿勝覽》卷三九。

潘白厚字辭

枯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豫也。後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視名考義，莫協身甫，申之以辭，俟講冠禮而用焉。」其辭曰：

令月吉辰，秩簋蠲尊。乃加爾服，諗厥本根。繫人生厚，百世一原。遷厚居薄，夸毗囁昏。孰塹爾衢，孰鍵爾門。反身而誠，爾本爾存。相彼狐貉，大摯聿溫。邇服逖遺，義用不敦。相彼鱣鼈，大饗聿飡。厚於小體，跖弟躋昆。厚於大體，堯牆舜藩。衆萬錯陳，旁薄昆侖。何物非體，不合而渾。身斯繹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諼。《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一。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帝王有至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曷謂至樂？曰：以天下養是也。漢高帝混一區宇，極四海九州之奉，以致養於太上皇。五日之朝，龍旂鑾輅，雷動星陳，風天下以純孝。其踐祚之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未央宮成，置酒前殿，高帝奉玉卮，起爲太上皇

壽。殿上羣臣皆稱萬歲，驩聲洋溢，如雷如電。竊意高帝蹙秦誅項，帝制天下之樂，未若奉卮之日也。夫天以天下與王者易，以天下之養與王者難，王者得天下於天易，得天下之養於天難。博稽五三六經之傳，鮮有兩得者。惟高帝獨介古今罕見之鴻休，舉簡編未書之盛典，想夫奉卮之際，天華爽霽，雲物效祥，陛戟殿帷，函被光景，玉卮舉而天下爲父子者定。歷數四百年之漢，上儀偉觀，前後相望，而未央之會，於斯爲盛。卓哉！煌煌丕天之大律不可尚已。是宜命鴻生碩儒，作爲歌頌，播之樂石，以遠非常之慶。考諸載籍，闕然不傳，謹援束皙補亡之義，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雲起龍驤。赫矣高祖，肇域萬方。灑掃羣穢，武騎聿皇。拓迹開統，炎祚靈長。至樂無極，太平有象。其樂維何？以四海養。其象維何？兩宮相望。法駕問安，肅陳天仗。時惟九年，未央落成。闕庭神麗，左城右平。浮柱飛棖，俯視列星。路車乘馬，莫不來庭。帝謂羣公，朕提三尺頭如蓬葆，履冒鋒鏑。登茲治安，用克考室。實惟察父，教誨之力。咨汝典客，顯設鼎彝。咨汝奉常，綿蕞其儀。供張前殿，毋敢不祗。燕饗諸侯，慈顏是怡。陛戟百重，鸞旂的歷。輦降雲霄，劃聞鳴蹕。庶邦豕君，駢玉交舄。鼎臠俎載，籩豆有秩。文治之舞，干羽低昂。金枝翠旌，蹈厲發揚。安世之樂，四垂高張。轟厖融冶，鳥獸踴躍。親屈帝尊，頓首丹地。挹彼注茲，泰樽盎齊。奉卮太上，融融洩洩。以禱以祝，萬有千歲。貂蟬駿驥，驩聲傳臚。日華五色，嶽靈三呼。祥風和氣，蜿蜒扶輿。汎漾璧璫，披拂綺疏。高祖聖孝，焜耀民聽。溫清宸極，舉觴告慶。高祖聖功，幅員耆定。仰以

寧親，頤神淵靜。鴻化浹洽，咸蒙陶甄。比屋考叔，連牆閔騫。夸大休嘉，作此頌焉。颺於石渠，以諗儒先。《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天子之孝，以養志爲主。清蹕三朝，不足以爲樂，惟威加四海，冠帶百蠻，大荒絕域，莫不歸職貢於天府，然後足以仰稱付託之重，而盡養志之孝也。唐神堯皇帝脫屣萬乘，與造物者遊，廼手挈神器，授於太宗。太宗開乾闥坤，身濟大業，以增輝神堯之丕緒。西突厥之盛，古夷狄莫強焉，廼烜威赫德，膺受封冊，遣使來庭。神堯嘉嗣聖威德之遠覆，親宴使者於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神堯喜以酒屬太宗，太宗頓首謝，復奉觴上神堯壽。惟神堯傳序之明，惟太宗養志之孝，兩臻其極。壽觴之奉，醇風和氣，陶冶八紘，忻忻愉愉，如醉醪醴，豈非邦國之大慶，千載之絕會歟？彼昆邪之降，狼居之封，渭橋之謁，亦足震讟夷狄。然有其功而無其時，雖欲霑餘瀝於兩儀之觴，不可得已。竊推美盛德之形容，而作頌曰：

烈烈盛唐，明兩作離。何天之龍，提地之釐。於赫太宗，功德峨巍。原念養志，聖孝所基。燁威王靈，銅虎四馳。父堯子舜，前創後隨。一人有慶，庶績咸熙。對揚景鑠，作此頌詩。勒之玉版，以

永厥垂。《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臣仰惟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灑掃華夏，以丕靈承上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簡驍銳之士，咸集闕下，罷其選懦者，命郡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習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至於三年，乃屈鑾輅，御便殿而閱武。陛戟百重，彤廷如砥，扛鼎翹關之雄，落鵬穿楊之技，影纓鳴劍之銳，並效其能。天容日表，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用能東征西伐，顯有不功，一舉而平荆湖，再舉而平蜀漢，三舉而平劉鋹，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嚮，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無不隕滅者，蓋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也。嗚呼！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啓佑列聖，開炎宋丕丕之基者，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沈幾也！臣謹竊述其事，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野戰羣龍。分割河山，風氣不通。皇矣藝祖，受天景命。神武奮張，六合底定。開乾闢坤，厥惟初元。肆發神指，布於幅員。尺籍伍符，簡其剽銳。造于王庭，庸較厥藝。羊質虎皮，力不勝兵。是汰是斥，練擇惟精。時其三年，天臨廣殿。曰熊曰羆，賈勇自獻。陛廉九級，左城右平。

旌旆如植，有聞無聲。貝胄朱綬，流星白羽。肅其戎容，行行伍伍。前疊楊葉，後貫戟支。連袂逢蒙，比肩由基。劍躍長虹，弓翻滿月。怒氣回薄，髮衝眦裂。靜如盤石，動如飄風。出奇入正，滅沒無蹤。帝臨軒陛，乃嘉乃獎。積金至斗，視勞第賞。轅門之下，交相激揚。雖怯必勇，雖柔必強。靈旗南指，荆湖銜璧。萬仞劍門，如入吾室。俘囚劉鋹，海波不興。煜惟狂童，羈以長繩。於赫王旅，動而無敵。揆厥本原，絜閱習力。藝祖聖武，同符禹湯。混一書契，于古有光。藝祖聖謨，克開鴻業。列聖閱武，相望史牒。豈無顯德，其規未洪。亦有驪山，其刑未公。大哉斯舉，百王之極。小臣作頌，颺之金石。《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〇，《文章類選》卷一六，《文翰類選大成》卷一〇六。

漢甘泉宮朝呼韓邪單于頌

漢興一百六十載（一），當中宗孝宣皇帝甘露紀元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呼韓邪單于侯弼款五原塞，上書曰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定儀，太子少傅臣望之上奏曰：「單于非正朔國，宜不以臣禮待。」詔曰可。明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單于朝謁，再拜稱藩臣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璽綬、弓戟、車馬、金錢、錦繡、穀絮甚厚。禮畢，上至自甘泉宮，蠻夷君長王侯數萬迎謁渭橋下，詔單于就邸長安，享之於建章宮，越月乃遣還。嗚呼盛哉！自有天地以來，竹帛所載，謠俗

所傳，未之前聞也。高宗親伐鬼方，太王、文王事之。宣王北伐，止於太原。漢高帝親被白登之圍。武皇帝竭天下之力，終莫能得其要領。至是乃北面稱藩，奉公侯朝謁禮，漢之威令可謂超王軼帝，高出萬古上矣。古之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詎過此歟？王褒、揚子雲之徒，咸以文字侍上娛樂，徒紀主臣，詠《洞簫》、《甘泉》以爲美觀，至盛德大業烜焜掀天地者，顧嘿嘿而已，趨舍之道，何其爽歟！是用推原中宗皇帝制敵之本意，而作頌曰：

天下之勢，常病踈盭。堂堂諸華，怵此狂獬。匪曰踈盭，實痞實際。心腹有愆，候見於外。在周文武，王者無外〔三〕。采薇匪棘，天保是賴。內事畢矣，而狄斯潰。於皇中宗，文武是嫺。狄之始張，勇者攘袂。帝曰不然，病在營衛。狄之始衰，知者獻計。相曰不可，貪兵必敗。惟賞是信，惟罰是戒。鈞名核真，黜殿入最。招流萃亡，進秩加賚。澆淳飭欺，顯戮能貸。技巧法理，爰及器械。孰恠不精，孰昏不義。如人之身，百脉不治。孰使外邪，而敢爲厲。矧伊索虜，天奪其銳。君臣妖昏，帳落崩解。瞻我漢家，如彼泰岱〔三〕。今此虬蟄，或敢睥睨。瑩瑩侯獬，稽首歸塞。願爲藩臣，奉寶朝歲。帝曰嗟來，訂我儀制。諸儒老生，博古遼締。僉曰無之，肇自吾世。三年之春，郊見上帝。還坐甘泉，陛戟邏列。九門洞開，百辟咸在。命太師臚，引使前對。單于至止，虜服椎結。左右名王〔四〕，被氈襲毳。君臣北面，稽顙百拜。天子嘉之，錫汝冠帶。弓劍榮戟，輿馬衣幣。穀清縞溫，璽金綬盪。單于拱手，天子之惠。享於建章，示以珍怪。千門萬戶，更啓迪閉。單于怖駭，喜漢之大。嗚呼盛哉，自有書契，帝伯皇王，凌蔑超邁。揚光祖宗，振業後裔。隨流而攘〔五〕，惟我治內。人謀允臧，

亦適其敝。在昔武皇，威豈不逮。斥地陰山，揚旌瀚海。謂天我驕，終莫懲艾。孰知斯時，拱手天
陛。矢戟不遺，芻糗不費。犬戎自來，孰使頸繫。小臣作歌，吉甫是繼。於千萬年，單于來會。《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〇。

〔二〕一百六十載：原作「五百六十載」。按：西漢自高祖建國至宣帝甘露二年，凡一百五十餘年。舉其成數應
爲一百六十年。今改。又，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一百五六十年」，亦
不確。

〔三〕王者無外：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獬豸爲害」，原文當如此。

〔三〕岱：原作「山」，失韻，據右引改。

〔四〕名王：原作「明王」，據右引改。

〔五〕隨流而攘：右引作「撫元訖終」。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冰，衾如鐵。佩所聞，釋暨耄。見汲公，無愧色。《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鬢憂邊先白，寸心爲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一〕，江淮草木知名。《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

〔一〕文末注云：「『申許』，一作『汝穎』。」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臣仰惟真宗皇帝潤色祖業，統輯羣元，連四海之外以爲帶。九夷八蠻，稟印太和，枝附葉著。上古之所未臣，人迹之所不至，莫不梯山航海，奉琛走貢，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祥符紀元之九歲正月，資政殿學士臣殊始奏以占城、龜茲、沙州、邛部蠻相繼入貢，請圖其道路風俗，人物衣冠，以付太史，帝俞其請。四月，詔禮儀院修《四夷述職圖》。時判鴻臚寺臣復以注輦入貢列諸繪事，帝以其未廣，申命訂正，以侈一代之偉觀。是圖之揭，會八荒於坐隅，歛萬里於咫尺，裨王當戶，氈裘卉服，咿嘓睢盱，照映寶軸，岌若飛動，固可以伯仲成周《王會》之篇，興臺唐室《職貢》之圖矣。臣竊原聖意，豈徒丹青藻色，誇詡於無極哉？所以昭示後聖惇德允元蠻

夷率服之成憲爾。用敢墨筆操牘，拜手稽首而爲贊曰：

宋繼古帝，跨唐軼虞。湛恩布濩，外薄海隅。於皇真宗，垂拱而治。南洽北暢，東漸西被。日域月窟，桂海冰天。踰沙軼幕，叩關請前。火齊錯落，浮琛沈羽。道路如織，歸我天府。春王三朝，九夷賓將。庭燎晰晰，璧玉華光。削衽解辯，十百其耦。象胥舌人，儋相先後。廼詔曲臺，廼命鴻臚。哀工之良，是繪是圖。咫尺滇池，跬步瀚海。狼居龍堆，滅沒晻靄。丹厓鑠石，黑水流澌。一幅之間，氣候屢移。龜茲之樂，巴渝之舞〔二〕。登于縑素，騫其欲舉。昭揭邃宇，以遠休聲。羣公縱觀，劍佩鏘鳴。維圖之設，有勸有戒。惇德允元，蠻夷冠帶。後聖繼志，無怠無荒。日益月增，山梯海航。王會未書，職貢莫紀。時而颺之，以對嘉祉。《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

〔二〕渝：原作「俞」，據諸史志改。

慶曆觀文鑑古圖贊

臣聞圖書相爲經緯尚矣〔一〕。經之以書，載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緯之以圖，繪前代成敗之形，而觀者鑑焉。耳其言者，入乎耳而著乎心；目其繪者，入乎目而著乎心。惟圖書所以開導人君之聰明而交相養也〔二〕。鴻惟仁宗皇帝博稽古訓，鑑前代爲元龜，凡自古君臣美惡之蹟，

固已厭飫於方冊之間矣。猶懼紀於簡編，不得左觀右覽，朝夕展對，廼繪爲圖，揭之秘殿，名以《觀文鑑古》。冠之宸章，丕諭本指。慶曆之元正月戊申，出示輔臣。四年之仲春，御迎陽門，復命輔臣觀焉。丹青飛動，參列於前。合數十代之明君哲后，皆爲今日之益友；合數十代之名卿碩輔，皆爲今日之良臣；合數十代之侈觀虐政，皆爲今日之至戒。坐於室而見千古，所以成四十二年巍巍之治者，圖抑有助焉。謹拜手稽首而爲贊曰：

古先哲王，左圖右書。迭相經緯，百世楷模。在帝仁宗，增光四葉。鑑于前代，憲章鴻烈。延閣廣內，典籍之淵。並列美惡，有萬其籤。殿帷深靚，旁搜博采。播諸寶繪，揭爲規戒。金鋪玉戶，丹青相宣。邦國若否，瞻之在前。土階都俞，九宮底績。就日瞻雲，不違咫尺。攀輪折檻，還笏挽裾。凜凜生氣，凌鑠坐隅。璇室傾宮，怠敖侈麗。圖其覆轍，危竿敲器。廼發天藻，奎畫雲章。廼示弼臣，導其贊襄。紫宸仗退，游心太古。槐龍轉陰，寓目縑素。拱揖令王，爲吾友朋。想像昔賢，爲吾股肱。翱翔周覽，一息千載。緝熙聖學，兆民永賴。漢畫西閣，堯桀並彰。唐設連屏，以鏡興亡。昭哉寶圖，超唐絕漢。揚厲碩休，下臣之贊。《東萊呂太史外集》卷四。

〔一〕聞：原作「門」，據文意改。

〔二〕「書」字下原衍一「書」字，據文意刪。

五老圖贊

道贊皇猷，德守先哲。禮樂夔龍，文物稷契。種德皐陶，對揚傳說。邦國之捍，疆場之設。圖謀既定，奸邪弄舌。忠良貶黜，柱石毀折。金湯苦口，冰蘖心熱。誘敵亂華，宮車不轍。宗社播遷，烝嘗顛撤。載瞻是容，表世之烈。風雲際會，星霜凜烈。榮襲圭組，名門閥閱。一代之豪，萬古之傑。五公優游，百姓欣悅。纂繼力微，復起大業。天運中興，景仰民揭。東萊呂祖謙拜贊。《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光分曜，森若飛霞。間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璇題彫栊之間，雲章聖藻，足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矣。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遙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起秘殿於丹禁，而閎麗靚深，顯敞穹麗，有踰其素。皇帝深惟易簡樸素之義，避而弗居，廼明道紀元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寶曆一禩，復刊之樂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

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丕律也。臣嘗細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神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仁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聲，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聖文冠古。奎壁分耀，鸞翔鳳翥。廼眷梵宮，棖題有嚴。爰錫扁榜，天藻燦然。元氣淋漓，載沐神筆。喬雲五色，祥輝紙集。粃糠倉史，奴僕鍾王。都人縱觀，驩塞康莊。仁宗嗣服，增光祖業。上恬下熙，以永休烈。於赫廣殿，壯觀皇居。廼奉神畫，以華清都。表以飛白，作民恭先。副在堅珉，是勒是鑑。璧月珠星，錯落藻梲。雲章一臨，丹雘失色。外拱秘閣，璀璨金碧。層霄綯采，仰觀雙璧。諸儒聳歎，震耀石渠。挾今之書，與之同符。內顧玉堂，宸翰陸離。邇臣拜賜，四璉昭垂。銀鈎相鮮，怒猊渴驥。挾今之書，與之一揆。丕顯太宗，人文化成。丕承仁宗，純孝烝烝。潤色鴻業，□□□□。受言藏之，爲國寶鎮。休光上騰，有燁其虹。小臣作詩，式昭顯融。《古今事文類

聚》別集卷一二。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九。

雍熙平戎萬全陣圖贊

我太宗皇帝雍熙紀元之四年，宋有天下殆四十年矣。始藝祖之興，環京四合，莽爲敵區，南征北伐，左屠右戮，以有天下，故天下服其武。及太宗紹基，薄海內外，風塵不搖，雨濡日溫，父誨母育，以息天下，故天下懷其文。文教既熙，武備寢弛，撤陷杜穽，獸心將生。帝用憂之，乃召將帥，胥議方略。時有邊臣潘美、田重進，及龍衛虎賁之臣，咸備諮訪，羣謨僉同，聖斷自定。越五日庚寅，內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宣示二府大臣及掌兵將校。凡一大陣，爲九小陣。凡內列三方陣，陣車各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各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東、西四陣，爲左右翼，騎兵各萬，爲三百五十隊；前、後二陣，爲前鋒、後殿，騎兵各五千人，爲百二十隊。九陣之士凡十四萬九百三十人，方員紛紜，奇兵渾沌，出神入天，不可窺測。羣臣諸將，下拜周視，揆今思古，咸所未有。嗟乎！使聖子神孫，世世相授，毋忘此心，則於千萬年，毋有侵軼之患矣。方今皇帝思念祖宗之艱難，規恢遠圖，選練將士，以復故土，則我太宗之法不可廢也。翰墨小臣，是用追述聖意，稽首百拜而贊曰：

嗚呼，休哉！平戎萬全，太宗所製。在漢高祖，君魯臣智。兵不沿中，羣雄外鷙。光武龍飛，君強臣弱。寇、鄧、景、賈，咸授方略。我之藝祖，光武是若。於皇太宗，亦我藝祖。沉機英斷，超今

邁古。法駕徂征，并汾納土。八埏九垓，方燾元載。銷戈鑄鎛，無有內外。太宗曰吁，武不可怠。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吾謀既定，疇協予咨。臣美臣進，驛召必來。日畿天衛，羣帥如虎。僉奉具陳，什什伍伍。孰否孰去，孰臧孰取。睿斷臨之，要領悉獲。乃畫乃圖，以治羣辟。中營參運，左右駢翼。前鋒起途，後殿從之。內環臨衝，外騎軍馳。戈矛森立，劍盾分施。部分行列，星明茶燎。首尾歸脇，交仗互繞。離合起閉，不可盡曉。二府元臣，千廬列校。拜手稽顙，惟帝之教。神謨聖略，出入天巧。漢有八陣，平沙是列。唐有六花，取數於八。孰知此圖，憲天之法。以此衆戰，孰能禦之。開邊拓境，惟帝使之。犁庭埽穴，狗鼠去之。帝曰無庸，安邊是務。遺我子孫，以禦外侮。皇帝在御，思我祖宗。觀圖效法，振武平戎。王旅萬全，朔庭其空。告於清廟，以樂太宗。嗚呼休哉！《五

全宋文卷五八九四

呂祖謙 二八

東萊公家傳 乾道間

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始號其族爲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戶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河南者祖爲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爲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謚文穆。起居之弟曰龜祥，嘗爲殿中丞、知壽州。壽州生蒙亨，終大理寺丞。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與文穆仍以公開號於許，冊拜太尉就第，薨，謚文靖，配享仁宗廟廷。文靖公有子五，而二至相輔。公弼，事英宗、神宗，爲樞密使，謚惠穆；公著，事神宗、哲宗，歷樞密副使、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司空、平章軍國事、申國公，謚正獻。蓋其自獻公而上，勲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曰希哲，以經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滎陽子，是實生公，

用公貴，贈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滎陽公之冢子也。生數年，以門功守將作監主簿。委已於學，髫髻童習，不屏而絕。范蜀公鎮與正獻公兄弟交，公幼拜蜀公於堂，唯諾進趨無違禮，蜀公慰納甚備，待之如成人。吳侍講安詩至伉簡，少許可，每見公輒自失，歎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修，諸公長者皆折輩行從公游。初監在京雜賣場，正獻公當國，在事者以公親宰相孫，闊其條約，不以簿領累公。公愈益自厲，日夜治文書，若有程督之者。哲宗皇帝同宣仁聖烈皇后聽政，以樸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有司斥賣，以佐經費。吏或下其估以自私，公獨漠然如不見，終秩未嘗售一物。正獻公薨，天子加恩諸孫，將擢公寺監丞，公固辭，推以與從父兄。徙監金耀門文書庫，職閒無事，公所樂也，始得大肆力於經術，忘晦明寒暑之變。當是時，正獻公賓客半朝廷，爭欲致公。稍自降屈，出一語則躋臺躡省唯自擇。公深自晦匿，日與碩師鴻生講道窮巷中，未嘗掛謁刺於權門之籍，時論歸其靖退。調真州春料船場。黨事起，滎陽公謫和州，公自免歸。徽宗皇帝即位，號召耆艾皆集闕下，滎陽公入爲秘書少監，公以便親監在京綾錦院。崇寧初，權臣修元祐之怨，治黨錮甚急，羣譴輩黜，廷中爲空。於是滎陽公廢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師，兩監東嶽廟，客於宿者七年。自正獻公時，悉廩賜以振宗族，無留貲，其後再更黨禍，家愈窶，或日盱竈薪不屬。公上奉二親，下任數百指之責，從容養志，奏甘毳，虞顏色，米鹽之問，不至寢門，而家人亦化公德，怡然忘其貧。復調真州春料船場，司揚州儀曹事。揚據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公而拜滎陽公於堂。如楊侍郎時中立、陳右司瓘瑩中，每過揚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揚帥蔡

卞自知不爲公論所右，欲扳善類自解，待公特異，拜疏薦公於朝。公以禮自持，卞終不得而親。久之，卞自揚得政，同府掾屬拔擢略盡^(一)，獨公滯於故官。卞遣其黨誅公以利，曰：「子少答我公，即坐階顯列矣。」公笑不應。遭內外艱，終制，無復仕進意，客潁昌之陽翟者又十二年。卷道環堵，闕光韜華，嗒焉與世忘，然譽望日尊，賢臨一時。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公與楊公中立無恙。諸儒爲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幾，女真犯邊，徽祖傳位皇太子，是爲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正月，虜騎薄都城，乞盟而歸。天子銳欲更置天下事，寤寐峻良，近臣交口薦公。欽宗雅聞公名，趣召公，驛書道相及，未至，除左司諫、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間兩月，擢御史中丞。始徽宗前內禪之二日，下哀痛詔，解散黨禁，削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郡國宣布詔書，聽者至感泣。然蔡京持權餘二十年，黨戚根據內外，皆害其事莫肯行。欽宗雖屢敕有司亟如詔，陽應而陰不隨，毛舉一二事以塞責^(二)，名更張而大抵猶蔡氏之舊。公首爲上言：「太上皇之詔，時之利害，政之闕失，無不備載，縱使直言之士伸紙執筆，得盡其言，亦無以過於此矣。今陛下雖有奉詔之名，而未有行詔之實，願陛下書太上皇之詔置於几間，一一行之，所以安宗廟、定中國、却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年，所謂意者終未能行，所謂言者終未能副，蓋左右前後之人不能推廣盛德，而陛下失於容養，不能成之以剛也。臣將見陛下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之風矣。」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欲復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後率多陰謀沮格，必欲不行。名爲罷蔡京之法度，而今所行者實蔡京之法度也。」

名爲去童貫之軍政，而今所用者實童貫之軍政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復，而所改所罷者何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澤也？陛下若不革京、貫等所爲，銷京、貫等所引，恐無由可致太平。」欽宗甚鄉納。公新從下土來，以孤身徧犯衆怨，深採用事者包藏蒙蔽顧望之情，披挾囊橐，爲上索言之。小人自知情得，皆異目視公。公勇不自恤，奮筆益力。累疏蔡京之惡，投之海外；且請摘朋附之尤者，黜以厲其餘；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定名分；正神宗配享，以判忠邪；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以開諫爭；刊青苗斂散之令，以紓民力；湔元符上書之譴，以起士氣。章前後數十上，欽宗數對輔臣稱公論事有體。嘗奏事，直尚食進膳，時公請退，欽宗固留公畢其說，漏下數刻乃罷。其命公爲中執法，諭曰：「朕夜閱班簿，廷臣無出卿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孫，使天下知朕好惡。」眷矚日隆，恩意禮秩，羣臣莫敢望，媚忌者寢多。女真釋都城之圍也，大臣意其不能再舉，武備益弛，軍書邊遽，猶襲承平故態，旬稽月留，不得決語。公拜言職之六日，即言：「昨虜在闕，要盟劫質，志滿氣盈而歸，益有輕中國心。秋冬之間，草枯馬肥，能保其不傾國再來乎？然則禦敵之備，在今三數月之間而已。日月如此之迫，寇敵如此之大，當速講求，以備不虞。」又言：「邊事經畫，晷刻可辦者，率皆旬月不見設施，臣僚奏請皆不行下。今胡虜復有深入之意，而區處未有大異於前日，此臣之所深懼也。」及秋，虜騎駸駸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冠蓋屬路不絕。虜外相應答，而攻城略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諸將以和議，皆閉壁不敢前。公進言：「所謂講和不進兵者，彼當頓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後朝廷亦勿進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縣，

朝廷猶執議和之說，不謀進兵遣將，臣恐比至得和，河北諸城徧被其害矣。今日之計，和與不和，皆當爲備，有備無患。」條守禦之策甚悉。如論防河，非選將練卒，倉猝必不可倚；厚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皆見抑厭不省。居無何，虜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大臣狐疑，相杖以議和爲解，不爲出師。公率臺屬請對爭之，劾大臣巽懦誤國，詞指痛切。大臣怒，請出公知袁州。上內嘉公忠而不得已於大臣，下遷公吏部侍郎。既而虜騎臨河，並河諸屯，聞鼓聲鳥獸散，無北向發一矢者。虜徑渡，遂壘都城下。欽宗悔不用公言，進公兵部尚書。閏十一月丙辰，都城失守，欽宗召公入禁中，公晝夜不去上側。軍民數萬謹譟，斧左掖門求見上，公從上御樓諭遣，乃散。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露刃升祥曦殿，邀乘輿犯圍西出，左右奔竄，獨公與孫公傅、梅公執禮侍上。蔣宣大聲曰：「前日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致國家如此！」孫公訶止之，宣以語侵孫公。公徐曉之曰：「汝數百人忘家族，冒重圍，衛上以出，可謂忠義。然乘輿將駕，當相與物道途，載糗糧，具屣履，無闕而後動。」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然衛士桀驁怙亂，至坎宮垣，盜禁帑珠玉無所忌。公議以禁衛單寡爲名，召陝西將渠造以西兵五百補其闕。造以兵入，衛士皆迎自戢，潛棄珠玉溝瀆，或瘞墻陰，殿中復肅。辛酉，欽宗幸虜營，公實從。十二月癸亥，欽宗至白虜營。靖康二年正月庚子，欽宗再幸虜營，公復從。既駐驛，命公還都城尉拊。既旬日，聞北狩之議，公悲憤廢寢食，移有司請老。孫公及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交止公曰：「此尚書求退時耶？傳輩與聞大政，國家至此，義當前死，公闔門不出，興復之責將誰屬？」語未卒，公泣數行下曰：「某家

世輔相，非愛死而後國家，恐能薄，祇取辱耳。二公命我以義，我敢不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虜營。壬申，張公、孫公將之虜營，與公訣別南薰門，慟哭握手，相勉以忠義，哀動行路，觀者莫能仰視。是時二聖既幸虜營，太子諸王皆扈從無留者，獨太上皇帝以大元帥康王總戎朔方，內外隔絕，莫知元帥府所向，人心危懼。公遣客蔡安中、省吏張思聰潛求康邸姻戚，得韋淵、蔣帥愈，又得給使孫卞、郭貴於民間，潛詢行府次舍以俟虜間。元祐皇后自崇寧中復降居瑤華宮，公在諫省，具道本根所以誣罔狀，請還位號。欽宗竦然曰：「當即出制耶！」公曰：「欽聖后臨朝，既命位號，以姑復婦，名正體順。崇寧詔書非道君雅意，徒迫於蔡京輩耳。陛下視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崇，不當下制，舉欽聖已行之命足矣。」欽宗然之。初，還自虜營，意虜且退，急召近臣豫定赦文，公請首以復元祐皇后載於赦文。屬藁未布而虜情中變，欽宗再幸虜營矣。后雖不克復，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於虜，以是獲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獨太上皇暨元祐皇后在日，圖推奉之策。虜既得志，其衆皆思歸，太宰張邦昌前使虜，爲所質，挾與俱來，大酋粘罕輩欲捐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與邦昌接，聞之憂甚，造邦昌所善呂勤，訪其爲人。勤曰：「公毋庸憂，邦昌齷齪畏謹，懦人耳。」公陰自喜曰：「吾事其濟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說之曰：「相公之入，爲真欲立乎，抑姑塞虜意而徐改圖乎？」邦昌驚曰：「是何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擢，若邦昌果有此意，誰復見容？」公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廟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從容道虜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軍，誰何嚴急，環牀皆甲卒，夜卧輾轉，輒升牀檢校。」公以言動

之曰：「此虜情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公曰：「女真言語不通，本不敢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讎夾攻之役，而燕人之被遣者，怨我納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逞於我，故縱與女真以至於此。然大元帥在外，人心有繫，元祐皇后在內，虜復不知，殆天力也。相公雖勉塞虜意以紓難，盍亟定還政復宗廟社稷之計，則可轉禍爲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某所以不顧家族，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復趙氏爲己任，願相公毋與好利者謀，以亂視聽。」邦昌曰：「謹受教。」公退而傾橐中裝募勇士李進，持帛書走大元帥府。進縋城徑重圍，爲候者所遮，以善解說得免。它日公復見邦昌曰：「相公權以濟事，雖迫於彊虜，當微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非人臣所宜處，盍寓直殿廬。晨出，毋令衛士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傍，弛勿服。車駕既未還，所下文書不當尚稱聖旨。」邦昌皆如公言。邦昌又謂公曰：「舜徒賢德，衆所推與，今日欲安宗廟社稷，非得公共事何以濟？」因請公攝門下省。公始不肯當，邦昌曰：「政府虛位，虜中遣腹心來據之，將奈何？」公念肘腋間參以虜人，且敗大事，遂不復辭。親黨或諗公宜闔門勿出，公曰：「某身爲世臣，敢潔其身而忘國家大計乎？」公雖攝門下省，止書兵部尚書銜，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誚之，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却奉祿不內，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饘粥不繼。鄰僧哀公之窮，丐米遺公，賴以少濟。徐秉哲亟請邦昌改年，曰不則虜酋必大見猜，公固爭得已，然臺省文移，畏虜不敢以靖康冠歲月，公不能禁。獨兵部符檄，仍稱靖康二年，諸公聞之，頗有效者。吳玠、莫儔請邦昌見虜使於紫宸、垂拱

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开曰：「既權宜攝政，權宜御此殿，亦何傷？」公曰：「相公左右皆宮省久吏，驟見御正衙，必憤駭以爲即真，變且不測。」邦昌矍然而止。王時雍議肆赦，公爭之數日不能得。公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號令不出一城，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邦昌笑曰：「俚語謂錢氏肆赦五百里外，恐入李王世界。」公曰：「錢氏猶有數州地，五代之際，非素有君臣之分，豈今比耶？」邦昌悟，遽追其赦。公乘間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羣議之未啓，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則他人將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討，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緩也，兵戈蔽道，將何塗之從？」公曰：「第預遣人，俾軍民聞之，雖未克行，異時按遣人日月，猶可自明。不然，豈惟相公不可自保，某輩家族亦豈可保耶？」於是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行府。須虜退發，女真還師有期，邦昌將出別虜酋。公曰：「虜酋或留兵防衛，何以處之？」邦昌曰：「恐不至此。」公曰：「不可不爲之備，若留兵則動息爲所脅制，釋位還政之謀，皆不得展，社稷危矣，相公當以死爭，逆順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昌之虜營，粘罕果欲爲邦昌置衛，邦昌力辭。翌日，虜又遣高慶裔、王汭來道留兵事，公謂慶裔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或不遵南方要束，必不相安。」慶裔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公曰：「時向熱，勃堇貴人，假如萬分一致疾，則南方負罪益深。」慶裔曰：「諾。吾軍近在河北，有變馳一騎見報，則下鐵騎相援矣。」遂不復留兵。四月庚辰朔，女真中軍行，辛酉，女真後軍行，壬戌，女真掃地軍行。公謂邦昌曰：「大事其可緩乎？」或曰：「虜去未久，請俟踰年。」公怒曰：「踰一日已懼其遲，倘城

外推尊冊立，則城中奈何？」邦昌曰：「彭寵之事，安保其無？舜徒所謂愛人以德者也。」或曰：「虜若回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真糾合諸番，陷以中國之利，故爲虜用。今子女玉帛既厭其欲，各思反其巢穴，豈能劫而復南？政使回戈，則死於宗社，處死有名。苟猶豫不亟決，軍民有變，吾屬必爲所魚肉，遺臭萬世矣。」邦昌從公策，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議已定，邦昌下書，乃尊后爲宋太后。公曰：「此事發端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矣，吾不可預其禍。」亟在告卧家。邦昌密使后姪孟忠厚持所上太后奏視公曰：「前日未敢正名，出于畏偪，非敢中變也。」公起見邦昌，竟如初議。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福宮。乙丑，羣臣見太后於延福宮。太后泣，羣臣亦泣。太后曰：「豈意國家遂至於此，祖宗積德甚厚，康王仁孝剛勇，又何慮耶？」戊辰，公趣邦昌歸政太后，邦昌欲俟明日。公曰：「時不可失。」遂以日晡集百官將校，諭以太后垂簾，迎大元帥入纂大統。己巳，邦昌易服歸太宰班，出次資善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宮入拱宸門，御小殿垂簾聽政。公始議迎后，或以爲無益。后之將就輿，都人初聞蹕聲，喜極，皆嗚咽流涕。塗經太廟，父老童稚，引首望廟垣，驩呼鼓舞，濤翻雷動，闐衢溢陌，異議者大詘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改元，太后降手書，以是日撤簾，命公奉手書詣行在所慶登寶位。癸巳次南都，乙未賜對，上勞公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兼散秩中大夫，封掖縣男。公感慨知遇，爲上深陳致亂之原，講求故典，期以歲月，盡還祖宗之舊，錄節義，拔滯淹，飭邊備，大略粗舉。李丞相綱夙敬公，同在廟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圍城者，李丞相概欲以叛逆罪之，公

曰：「王業艱難，政含垢納汙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圍中士大夫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李丞相意不厭，數遣其客胡瑄要說公，區圍城人爲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忠誼之節。」公謂瑄曰：「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爲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丞相始不快公矣。時臺諫多李丞相所厚，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公。太上皇出手札付尚書曰：「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賁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攷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公上章謝，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所以不避虜人滅族之禍，遣人冒圍賁書於陛下，畫謀奉迎。向若虜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泄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爲當去，況它人乎？況言者乎？」章連上至七八，太上皇雖重惜公去，而知公歸志確不可奪，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時七月己酉也。八月辛未，公入辭，賜茶便殿，敦諭溫渥。公下車之十日，劇賊張遇聚徒數萬陷繁昌，勢張甚，動搖江東。公治城壁，聯保甲，遠斥候，扼險隘，賊望風震聳，犬牙不入宣境。明年，三拜疏請祠，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建炎三年冬祀，進封東萊郡侯。虜騎比歲大入，江湖間羣盜蜂起，公避地轉徙於筠、於連、於郴、於全、於桂，靡有定止。紹興元年七月丁酉，以疾薨于桂州，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詔贈五官，恤禮視常典有加。八月壬申，藁葬于桂州城南之龍泉。子男五人：長本中，嘗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於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次揆中，終於郊社齋

郎；次弼中，嘗任駕部員外郎，終於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用中，嘗任兵部員外郎，終於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次忱中，嘗任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終於右朝奉郎、知饒州。女一人，適右朝奉郎蔡興宗。孫九人，曰大器、大倫、大猷、大鳳、大陽、大同、大麟、大虬、大興。曾孫十六人，曰祖謙、祖仁、祖儉、祖恕、祖重、祖寬、祖慤、祖平、祖新、祖節、祖憲、祖永、祖志、祖慈、祖義、祖忞。而大鳳、大陽、大同、大興，皆蚤夭。公體氣高亮，音吐洪暢，衣冠甚嚴，顧盼輝如也。平生經籍之外，無它嗜。居陽翟，年六十餘矣，猶自課誦五經，日終一帙。晨起，環庭除諷詠，聲琅然，雖少年有所不逮。滎陽公道學爲世宗，公蚤得其傳，樂天知命，阨困湮鬱，排抑詆挫，無入而不自得。晚歸朝廷，遇大變，兩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喘汗無人色，公裕然如平時。諸酋爭前，問公康王駐軍何地，公曰：「名王貴人，在國門外猶且不知，況圍城中耶？」一酋怒目公曰：「尚書祇爲趙氏乎？」公曰：「家世輔相，實爲趙氏。」聲淚俱墮。時梅尚書執禮、陳侍郎知質、程侍郎振、安給事扶，以括責金帛不愜虜意，駢首就僇，中書高舍人伯振微服匿里舍，爲虜所族。公正色抗對不少下，旁立者代公縮頸。故事，誕節前期一月，即浮屠、老子祠祈祥。會乾龍節，有司脅於虜，廢不講，公獨往景德寺之寶勝、永慶院行禮。是日虜使在館，公不顧。其在桂林，疾既革，資政劉公珏訪公卧内，公與劇談，慷慨憂國，言不及私。迨至屬纊，神閑氣定，談笑而終。公於死生禍福之際蓋如此。靖康之難，公含垢忍恥，以就大計，晚進後出，不知前輩本末，或以病公，給事中胡公安國每爲公辯，且錄其語曰：「河間劉長歷，丞相莘老之孫也，來見曰：『諸人事邦昌者，固不足

論，獨呂舜徒可惜。」余曰：『舜徒固自不同，在圍城中遣人以蠟彈致元帥，蓋累朝輔相，身爲世臣，同國休戚，必欲復趙氏社稷。故偷生忍死僞楚之朝，幹正大事，誘導邦昌，使之歸宰相班，勸進元帥，皆其力也。微斯人，則邦昌外倚金賊爲重，內有范瓊之兵，王時雍、馮澥、李回等已爲之用，京師人不知世間有三綱，但云得邦昌救其死命，莫不德之。占據都城，呼吸羣小，亦大索處置。使舜徒死節，第潔一身耳。以此易彼，故寧受汙辱以救大事。』四方士大夫聞公之薨，以文致奠紀公忠節者甚衆。如御史中丞常公同則曰：「京師之禍，廟社傾隳。公以一身，扶顛持危。安劉之業，平、勃難之。」丞相呂公頤浩、丞相秦公檜則曰：「二聖未歸，公不敢死。竭力戴上，以爲天子。」胡公世大儒，常公以風節聞，其言皆世所取信。呂、秦二相亦身在兵間，熟當時事者也。紹興八年，公長子舍人以臺劾罷，語猶及公。第四子兵部疏其誣辨於朝，詔錄送史館，於是公之大節始明於世。公之薨也，寇難未平，葬故有闕。後二十四年，乃克改葬公於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實紹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己酉也〔三〕。惟公薨距今踰三紀，言論風旨浸不傳於世，謹叙次終始藏於家，使子孫有考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四。

〔一〕據：原作「椽」，據文意改。

〔二〕毛：原作「手」，據庫本、金華本改。

〔三〕紹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諸書，紹興二十三年方有閏十二月，此「二十四」當作「二十三」。

全宋文卷五八九五

呂祖謙 二九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二〕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妣蔣氏，贈清源郡太君；母氏，贈雲安郡太君；查氏，贈滎陽郡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妣周氏，贈吳興郡太君。

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妣曾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昶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

士大夫間。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耆學益力，兼晝夜不息，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荆公安石以新義惑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鏤說公：「盍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爲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久之，建安黃公齊爲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婁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咸，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疏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却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卧不應。改徽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公同年進士也，爲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復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某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益弱，敵氣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強勉以爲之，今以爲難而不復有所爲，以待天意之自

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爲難而不可爲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爲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爲難而不可爲者十八九。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爲與靖康孰難？由此言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某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爲紂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爲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隆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太后蚤儷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爲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悖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冊。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却其圖勿內，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爲

《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氏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救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財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爲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栗，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爲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婺，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鑪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

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鵲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從容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嚴地陘，仰給鄰壤，歲漕粟以贍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爲常。嚴人輒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紆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言於朝，復其故。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參械之獄。俊怒，訴於上，詔爲罷彥參。公言彥參不畏強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徭。公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之家科敷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况將相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目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救弊裨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撈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爲知己，排權倚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爲。」其爲上所敬如此。眷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讒之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

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曰：「台州陳橐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枯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居修以職事對，上曰：「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温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爲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四〕}，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慚怒，前好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溫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纍繫無虛郡，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塘塢。公沒之年^{〔五〕}，秦丞相薨，太上皇親攬萬幾，甄關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謾，且詔予一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稽參雋艾，鉤索聖蘊，摧新學詖淫邪遁之辭，

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猶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鬚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罷配享，仆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員，國論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搖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持之堅，既不得逞，則陰挾故習，候伺間隙，識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時贊奉，嘗引儀公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以定謚，且謂：「自是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送賓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盡發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義謚者，竭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爲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於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爲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先時名公卿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辟。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于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也。公他所著書，

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公奉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蚤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祀，任弟居厚以官。逮公亡，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郎〔六〕、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仲旒，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亢，次適將仕郎傅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適右承奉郎朱喆。孫男五人，曰椿、櫟、栴、植、棠。孫女一人，尚幼。公位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隧，謹撰次爵里、族系、壽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竢立言君子。謹狀。《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九。又見《呂東萊正學編》卷一，《秘笈新書》卷五，《經義考》卷八〇、一二二、二四二。

〔一〕「子」字原脫，據正文所述官爵補。

〔二〕曰：原作「白」，據庫本改。

〔三〕儉：原作「檢」，據庫本改。

〔四〕願：原作「廟」，據庫本改。

〔五〕按秦檜卒於紹興二十五年，此句「之」字當作「四」字，或「年」上脫一「四」字。

〔六〕郎：原作「領」，據文意改。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代父倉部作 乾道元年二月

潘氏望滎陽，別居金華者爲大族。孺人幼明悟，其在傅，織紵組紃，敏而藝。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湯君偉協，乃女焉。既嬪湯氏，釐身治家，皆應儀矩。姑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寒燠、奏甘毳、躬饔饗，視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虞侍，俞夫人至忘其疾。於內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歡心。族黨以病告者，脫珥弛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者，孺人開其夫以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至，孺人立屏間耳其語，或肄經訂史，欣然供具甚設，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慶賜有加。湯君以子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實偕被命書，集享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孺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是承務君沒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人：長即烈，今爲左從政郎、新差充建寧府府學教授；次日照，業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績，餘未行。孫男一人，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於赤松東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謁銘，予與其子游舊矣，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壙僚，委祉於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飭，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二〕

乾道五年十月

毛在衢以姓著，君故衢徙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衢之江山。大父達，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宸，宣和間材進士，婁上禮部，留落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井臼勞事，綱理勤甚，細大咸有節法。資簡樸，與人語，傾盡無留藏。女弟以嫠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釋失父，君使偕其子學，程督提掖，嫻族莫能名厚薄。其將歿也，諸子前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它屬。君諱公亮，字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任。女五，長適進士邢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於智者山之右。先葬，大年迹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際，然大方、大年俱從予講畫，且聯里閭，是宜銘。銘曰：

陽宇陰竈，誕惟民彝。適嚴厥終，銘以昭之。《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二〕據正文所述，墓主無仕宦履歷，亦無贈官，「將仕」二字疑衍。

松陽葉君墓誌銘

乾道五年

宣和中，盜發幫源，旁郡姦俠，譟跼趨和，賊勢怒張。大吏或叛官守，亡城社，羞汙印綬。閭里以氣自許者，望旗鼓迎，自屈隕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儒者，奉其父匿山中，猝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却。賊內刃相顧曰：「是乃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逡巡引去，父子迄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耆學，游場屋輒不耦。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罷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資用饒衍，儕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爲儒家。晚節傳家政，觴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也。娶潘氏。男四，長琨，次枏，次璵，次穀。璵先君卒，枏、穀出繼。女二，長適秉義郎邵績，次適進士周炤。孫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景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琨奉公喪葬於某山某原，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予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凡慝禮夷教悉屏棄勿用，其不怵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寇方興，時大棘。孚虢，祇子職。瑑之堅，竊之密。維旌君，詔無極。《東萊呂太史文集》

卷一〇。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九月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於婺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蹟，屬某銘。某雖侍公晚，一見意浹，屈年輩，盡惓款，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景憲，在歲癸未，實偕以進士拜敕於庭，視公蓋丈人行也，敢他諉？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處之松陽人。曾祖幹，以耄老望其里。祖珂，以謹力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官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迹農畝，拔科級，校中秘書，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丘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爲童子時，被除遨嬉，委已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日博。京都失守，有謀虜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虜且至，衆駭讐，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未見虜逆自斃，與自經溝瀆伍耳。」既虜入兩齋，亡所得，舍去。事定，衆皆以識度歸公。公事復州孝，晝夜淬厲，蘄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郊祀任子，復州婁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彊也。後子景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數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慨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寧吾志耶！」平居不御簪裳，不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斂。公始自松陽改築臨江。臨江，婺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蓋三徙焉。紹興丙

辰，歲大侵，粜米斗千錢。公既發廩不足，則橐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惟恐後。公閔民償之不易也，視初貸復紓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挈孥棲其危。水怒張，屋廩廩欲仆，衆方左右視，迫怵亡計。踰望波濤間，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公顧同避者尚數十人，歎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舟人，姑寘己，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脫公耳，餘子何爲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際，先人後己如此。甲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競持破磑敗絮來質。主帑者以白公，公曰：「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糴，比閭不復知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給者。粜田恃陂塘爲命，天不雨，尺競寸攘，鬪鬩斃踣者相望。公有塘曰葉亞，溉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爲禁。斥塘下田以廣瀦蓄，或獻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鄰安則吾安矣。」別墅占粜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之，人賴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逋、弛私責、恩鰥寡、逮困疾，旁及棺槨、殮藥、橋梁、井泉之屬，給予除治亡所靳。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吏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興。其後爲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繇公之助也。顧嘗耆浮屠、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木事。浙河以東爲二氏徒者，多借其聲以行。暮年覺其尤謬妄者，稍謝絕之，而鄉儒者浸篤。游士亡資者月餽之，使就業焉。公隆於教子，訓導嚴飭，賓禮善士，相與浸灌礪磨，故多鄉方者。季弟好仁卒，未幾

又喪其壯子，公收其遺孤教養之，甚有恩意。家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挾寵微驕媚，公一旦資遣之，人咨其斷。歲時賦租，必差擇精好者先衆輸之官，惟敬。尤樂佐公上之急，虜亮瞰江，公以錢千萬奉軍費，詔增秩，加賜五品服，而公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於婺之金華縣慶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氏，贈安人，左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樞之女。子男六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重修敕令所刪修官，兼權尚書刑部郎官；次景參；次景憲，左迪功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泌；次景良。女四：長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湯玘，再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蘇誦；次適將仕郎趙善蔚；次適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王注；次尚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公之歿逮其葬，釋耄矜寡嘗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堂、于門、于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澗隈山曲，承公訃，皆倚耒投耜，戚戚有惋怛色。嗚呼，是豈苟然者哉！銘曰：

豐旻盈變，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木造天，鬱其高岡。是曰善富，潘公之藏。

義烏徐君墓誌銘

乾道七年二月

同義之徐，在烏傷爲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嘗有官吳越爲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樂其土俗，遷焉。其譜牒可見者，臘生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惇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能自持。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比鄰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負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視並舍惇獨困殍，日賦之食，至於春乃罷，帥以爲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二月四日己酉，葬於白馬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郎；次人瑞，蚤亡。孫男八人，侃、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棣，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尚幼。自機祥禁忌之說興，士始死其親而徼利，巫爭覲訟，客其柩宇下，遠者或數十載，蓋有魑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予竊駭其然，力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遊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君之喪再期矣，宅兆未卜，侃、倬幸從諸生後，與聞緒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相人傑也。」乃銘曰：

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徙義，琢此銘詩。《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祔韓氏誌

乾道七年六月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呂某，祔其繼室於元配之兆。始某踰冠授室，蓋今尚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既五年而夭，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夭，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壺，雖敬戒以祗婦道，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土姓氏繫列於前志者〔一〕，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螺。《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一〕此句疑有脫誤。

蘭谿葉君墓誌銘

乾道七年十二月

始予道蘭谿，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恢然長者也。進之，語樸質，少瑣琢，意訢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艤舟溪澚，君賓送下上亡怠容。今年秋復過焉，事薄不暇接君。居亡何，里生周祥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誕纍然衰經，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祥以告。」予既數面君，而誕實

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臻，字子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於婺之蘭谿者四傳矣。曾祖昌世，祖逢，考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族輯鄰，若嘗知書者。家故窶，縮衣嗇食，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爲左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黼，次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縣之清江里應氏塢。銘曰：

置也饁之，簋也奪之。罔極之疇，匪爵是縻。《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又見雍正《浙江通志》

卷二二九。

郭宜人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月

泉溪劉氏兆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爲戶部公之配郭宜人墓。既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諗曰：「邦翰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見故奩塵篋，依然有餘思，是非若小兒曹戚戚歔歔也！吾妻無恙時，自闌以內，裘葛釜鬲，醪醴饔飧，孰水而凍，孰火而燔，孰社而釀，孰臘而儲，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酬而已。視己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黨無纖介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謁鹽者旁午，喟然而歎，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予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銘其藏，幸卒成

之。」某先隴實在婺之武義，於泉溪蓋同縣。與戶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職於盃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學，履屐裝齎之屬，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見也，銘敢不諾？宜人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歸葬以乾道八年十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瑒，贈太師。考三益，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中、虛中，皆夭；餘未名。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書司封郎中鞏湘，次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顥，次適進士黃閏，次未行。於是戶部方爲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素門，乃鋤其驕。《風》有《芣苢》，捋之擷之。我心和平，諸御是綏。子舍連薨，女車交道。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穫失其一。里人作詩，颺于嫵戚。《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五八九六

呂祖謙 三〇

義烏樓君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二月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彝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水涯、凋瘵嫠獨，亦編名達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室甚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往往剽樓君孝行，既而君諸子從予游，益熟其爲人。蓋君篤於孝，服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旦暮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徘徊爲墮淚。日負土築冢，自課三十肩。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隸太史，閱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問嘗交君者，則曰前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即其廬勞君，且問狀。君固謝：「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要說再三，迄不能強。予聞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僞孝以奸利，君躬人之所難，乃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約之以禮，翼之以師友，可涯哉？君諱蘊，字季發。曾祖訓，祖琳，父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

也。娶周氏。男五，長公重、蚤夭，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婿曰黃昭祖、何堯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日終於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盤松里九江原，距先墓纔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屋，親終即罷舉，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鄉古，歲時祭享，撤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困躓者，亦發橐賑恤，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怨。銘曰：

跨都而議，脩得其膚。坐閭而語，釐錙析銖。烏傷之評，於君則俞。次詩伐石，賁於幽墟。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於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於鄉。庠生強立，始修補闕之舊，續其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爲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

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荊州善袁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己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旦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爲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爲，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爲可爲，今知其不可爲，則可爲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趣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虜亮悉衆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成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兵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

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棋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策，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捕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爲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楸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環邑溝瀆不涸，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鉤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爲鬭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餽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戚爲死決。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一)，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

肅如是？」既而知爲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爲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群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壩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穉滿車下，爲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杷、鋤、鍬、鑿、鎌具，六丁加一鋤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廩其家，至食新罷。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贏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冶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睹。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治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

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盍少自紂？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囊橐。邇爲援則遠堅，大爲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細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

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户租，前爲政者或縱與之。公歎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哀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供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黷法撻挾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户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它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鑄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羅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

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一經公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脉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所部吏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爲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爲主。所見疏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其爲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圖志》之屬，稿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公夾江爲令，歸以公所爲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泐〔二〕，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爲公一言乎！詞曰：

墜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舍。繫道之窮，維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于長，于長于君。□□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故邾之遺。既堙既平，其尚有稽。《東

萊呂太史文集》卷一〇。又見《浪語集》卷三五，《黃氏日鈔》卷四〇，《南宋文範》卷六七。

〔二〕始：原作「如」，據金華本改。

〔三〕其：原作「知」，據《浪語集》改。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五月

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具是而始終衷者，實維金華戚君楊之夫人周氏。夫人，戚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其父。屬睦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者爲涕下。蚤夜祖母側，油油亹亹不少懈。已而祖母沒，無所歸，鞠於母家。弟贅劉氏，復偕夫人依焉。卑身祗飭，劉氏媪愛之過所生，褚囊鍵閉，一以諉夫人。爲擇嘉對，以歸于戚君。戚君惇學自持，夫人以簡淡相之益協。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慄慄如奉槃水，猶莫能當其意。夫人始盥饋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說，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不樂，愀然危坐，却肉不御，小大側足，旁睨無敢出一語。夫人差甘鮮、伺顏色而共之，高夫人每爲舉匕箸。居無何，高夫人忽得風痺疾，竟其身卧起皆須夫人。蓋歸戚氏十有八年，而戚君卒，四子一女皆幼，田財數十畝，族黨憂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學，米鹽薪芻之問不至其耳。方未就外傳，《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長，每反面，必問其所與遊。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輒不怡，故多以謹恪聞。蠶事起，自課甚苦。諸子晨省，夫人已僕僕筮箔間；夜分誦習怠且寢，壁後絡織猶未絕也。絲入有經，口衆，不足於衣，則又縷絮緝絕以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

嬉？」下至麻枲蔬茹，料理靡密，老農圃者不能加。資慈祥，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歲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具，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爨下有聲，乃能強起乎？」季年，長子以進士入官。間一歲，次子亦遊太學。閭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矚之泊如也。以淳熙元年二月己卯終于寢，年六十有二。五月戊戌，祔于縣之東陽縣午塘塢戚君之兆。曾祖餘慶，祖旻，父彥昭。子如圭，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尉，次如玉、如璧、如珪。女適進士周天麟。孫女一，尚幼。夫人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語錄》，顧諸子曰：「既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夫人期諸子者蓋如此。銘曰：

震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堅湔明冰。厥述既輯琴鏘鳴，饁空案墜晝哭聲。四雛未翼巢欹傾，手梭足機口授經。翩翩相顧騫修翎，可以下報午塘君。《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大梁張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六月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屑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芘其宗，則於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勰，字邦和。自其遠祖諫議大夫惟則，繇澤州高平徙名數於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郎。母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總角，崎嶇兵間，又喪其母，已能悉力斂藏嚴飭。久益困，寄食婣戚。忽感憤，不持

一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頰拾叩取。數航海歷交趾、勃泥諸國，其貨日湊，則曰：「吾向也不難自屈，懼填溝壑，隕先人宗祀耳。今可止矣。」於是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學。同宗有漂泊江浙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爲資遣。故人以窮歸君，忻然發橐，無纖嗇態，北客多稱之。異時公卿家子膚理豐腴，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離勢，大不能致人，小不能致於人，雖欲名一技以活身，枵然無有。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晚節浮湛里閭，吐納自養，暇則爲人道夷夏土風物產、濤波島溆、魚龍雄奇之變，袞袞可聽。蚤歲徑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群處一室，纍然若囚繫。旦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耶？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貲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君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君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於家，年五十五。淳熙元年六月庚申，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糝嶺。娶董氏，生三子。長垓，承信郎，次蚤天，次未名。六女，長適進士董濱老，次適右迪功郎閻燾，以嫠歸，餘未行。垓嘗從予游，於君之葬，以銘來請。銘曰：

朔氛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兮歸其居，出入阡陌兮僮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北幕南颿兮來坐隅。噫，後之人兮思拮据，蚤夜敬戒兮持門閭。《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八月

譜學、昏議，不相爲謀而相爲用。昔者氏族之學嘗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爲大耻。放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於是氏族反爲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爲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視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於州間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其家而蕃其後者，常必由之。尚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閥者，汪與王爲顯姓。夫人受氏於王，出適於汪。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盟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袷服冶容。內外親以寔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反，吾惡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經史，毋以貨敗爾志。」婢妾童僕，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月癸未。葬以淳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曾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儼、仲侃、仲僈、仲僖。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予游，先葬，請識。乃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宮。《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喬德瞻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月

吾友喬拱德瞻，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默味，蓋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惓惓然，左右之欲不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惕然，恐恩意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於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淳熙元年十月五日，葬於東陽之西山岡裏原。曾祖應，祖瓘，考松，母杜氏。二子，豫、臨。銘曰：

莫之爲而爲者，其天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淳安盧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一月

新定之有淳安，壯縣也；淳安之有盧氏，聞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爲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於家。明年改元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縣之翰林邨。始予爲新定校官，君之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是以銘來謁，乃論其可載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舍法未罷，當升名大司

成。吏方析錙銖，於貢法疑，典教者導君自理。君曰：「以訴得貢，吾耻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武。」遂不自言。久之，數詘於有司，盡棄科試業，歸輯其家。疆畎、垣屋、埭圈、陂澮，無細大皆釐飭。遇其暇時，繙史賦詩以自適。聚族雖衆，閭內外不鍵而嚴。交際意所不合，憤憤色上面；至所傾鄉，則掀髯談噱，連日夜不休。其質易大氏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雱，毋遠遊以紓吾勞；汝琰、汝琯，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嗒然宴坐，絕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頤，竟於耄耄，庶幾善佚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父哲，母宋氏，娶亦宋也。四子。五女，監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祥、迪功郎段子亨、進士方仝、張百之，其婿也。五孫，長曰樞，餘皆幼。銘曰：

閒之燕之，糜壽綏之。基之堂之，既右翼之。有鬣者丘，于彼中林。納詩其藏，匪今斯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一月

烏傷陳生踵門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槩嘗有聞。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爲師友羞。我家君卜稽于陳氏之祖考，粵甲午十一月壬寅食，百用既戒，獨幽堂之銘，有其石而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系朱氏。曾祖績，祖存，考逢。

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其後，曰：男五。肇，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鎰。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葉松。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楊烈，餘尚幼。問其行，曰：母氏資勤儉，佐家君理內事，自始饋至髮有二色猶不怠。於訓子尤篤，嫺婣鄰里，大抵不失其歡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四，其沒實乾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語而繫以銘曰：

疇勇而綿兮，曷晦而泉兮，維以章其阡兮。《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分水王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君諱日就，字成德，姓王氏，新定分水人也。君少以俠氣蓋里中，嘗夜獵，從騎四出，即獸無在者。有畜犬鳴鳴銜衣，箠之不却，且導且前，公獨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左右虎跡縱橫，乃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其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於是解鞵斷紲，盡謝獵徒，閉戶紉架上書閱之，領略其大指，不爲繳繞章句學。讀史至三國二晉豪傑，輒擊節不能自己。遇其意適，或爲人誦之，音節清厲，聽者咸竦。中年喪明，傳家政於其子，堅坐晦默餘二十載。時從方士語以自虞，若其吐納屈伸之術，蓋薄之不深信也。嘗病鄉鄰貧者死無所藏，表隙地畀之，今五十餘冢矣。將沒，命子孫以薄葬，正衣冠，泊然而終，享年六十有六，實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其年十

二月八日，葬于縣之柳栢鄉金堂源。曾祖思應，祖僎，考綝。娶方氏，前公卒。二子：琪，太學生；偶，鄉貢進士。十孫：男六，長中孚、次中實、餘未名；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分水之王，中興以來，淳則清範，仍世不隕，遂爲東南望族〔二〕。君雖不試，以其概見一二推之，殆非浮沈閭巷者。予不及識君，而中孚、中實皆從予遊，退抑惇飭，衆皆目之，意其必有所自。予是以知君之教信行於其家也。銘曰：

是何人斯，一榻欲冰。孰知其初，長雄五陵。支牀之龜，摩雲之鶚。二蟲得失，誰厚誰薄。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二〕族：原缺，據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八九七

呂祖謙 三一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役，重事也。於朝廷爲大議，於郡邑爲大政，於編氓爲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爲請，有司方持之，而閭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黨之歡，其意美甚。然合散作輟，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敗者，獨金華、西山爲然。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灌慶衍，實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即子弟，顧闕於役，隳恩弛義，爲耆老羞，職是鬻競者，追胥科徭之憚耳。率爲里正一歲，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儕盍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仰給於衆，尚何憚？」衆雜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煩也，則衆割田百畝庾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

其副於家。歲三月，鄉衆咸會，擊豕醺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迄於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芾嘉君之爲，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顯。君資廉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隅官，令長皆倚君以辦。歲惡，飢民羣剽，爲政者請君畫，且調兵。君曰：「此直丐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聞兵出則窮而搏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數十輩持符逮之，至暮皆集。已而吏覲賞，將悉論以死。君伏太守庭曰：「是曹束手隨檄，未嘗扞格，今棄信而就功，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財二人。君義著於鄉，大氏若此。其舉義役，所以倡之而和，諭之而孚，持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貲補將仕郎，卒以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兆於其鄉之烏石屏山。曾祖文岳，祖濬，考宗達。娶郭氏。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女五，長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徐廷玉，次適項欽而卒，次適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孟龜年。大度、大明，久從予游，先窆謁銘。銘曰：

循理之鄉，信義之里。惟名之令，其自君始。亦即始之，曷又終之。瞻彼墓門，毋或替之。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七月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郎、通判沅州軍州事、賜緋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於婺州武義太平鄉之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請曰：「吾父、吾母携持小子，至於湖水之北、沅水之旁，而大棄之。纍然孤身，東望故鄉數千里，乃負乃載，乃陟乃降，更一寒暑，而柩克達于家。躬畱肩畚，拔除榛翳，乃規乃懇，乃塗乃斃，又一寒暑而葬克安于兆。惟是識竊之銘，苟有辭以質諸幽，剛中死且不朽。」予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辭？公諱邦光，字國華。曾祖政。祖仲申，將作監主簿。考繪，贈通議大夫。妣何氏，累贈太碩人。公少嘗舉進士，一上不第，妻父廣陵侯任以官，主邵武之光澤簿。土俗多盜，枹鼓鳴，尉、巡檢悉所部奔命，邑虛無備，姦俠睥睨。公與令議，籍材勇蠲其徭役，縣兵或盡出，俾之扞防，居者始得莫枕。徙處之遂昌令，始視事，閱楊氏訟，母子兄弟更忿鬪，更數政不能決。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數年之訟，一朝而平。用薦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惡，發圭田之粟爲民先，趙夫人亦脫簪珥爲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沒而有餘思焉。其卒實乾道九年十月二日。趙夫人蓋懷王宗暄之曾孫，濟國公仲訖之孫，而廣陵侯士礪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婦事，族婭無違言。母文安郡章夫人，嫠居旁郡，夫人奏芳鮮，問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恩封孺人，前公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奉

議郎、新通判無爲軍梁柅。孫男一，女四。銘曰：

劉爲溫人，其徙則婺。八世其昌，迎天之祐。駢青聯紫，覃延厥宗。公居其間，別駕治中。沅江之祖，民夷罷市。清溪之會，里人是記。維禰相望，儷實同藏。於窆有石，款詩在旁。《東

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金華曹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君諱曄，字彥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焉。曾祖伯夔，祖君寶，考熙，皆不仕。君少愿慤居閭里，畏事自守。與人交，曲有恩意。不忍岸獄之苦，夏置湯沐、冬市薪炭輸之，歲以爲常。卒以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於婺女鄉盤龍嶺之原。其配施氏祔焉。三子：曰起宗，曰紹宗，曰世昌。一女。孫男女凡四，皆幼。君篤意教子，起宗、世昌皆從予游，將葬，拜哭請銘。銘曰：

出入里門，順而祇兮。納子於庠，儼履綦兮。令龜獻兆，告厥時兮。我作斯銘，燕其歸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嚴陵方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桐君所廬下上數十里間，言臺者以嚴遵，言石者以郭文，言山者以戴顓，其蹟皆隱者之遺迹，其緒或沒不見。獨白雲原唐末方處士始居之，後出而枝葉最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人物之盛，邦人紀之。至於里居之良，雖事業無所試，龐然秀眉，集享全福，彼其中蓋可占也。君諱元恪，字幾先。少游郡庠，已而舍業歸養，惇儉經緝，以厚其生。既衍既盈，則推以覆被其族而覃其鄉閭。飯飢薪寒，樁死藥疾，旁及橋梁涂路之屬，力之所逮者，未嘗有愛焉。故秘書監元若於諸方爲長，望臨搢紳，遜於許可，顧獨樂君之淳固，恩意篤備。異日干戈搶攘，中朝名勝，往往來依秘監，嘉時令節，杯酒流行，談賞諷詠，聽者皆傾。君頽然在席，漠乎不以槩意，人亦莫能輕重淺深之也。紹興己卯，詔賜高年爵，授承務郎。久之，復用恩增秩承奉郎，賁以銀緋，於是君年八十矣。命服在躬，子孫諸婿，簪笏成列，耳目膚革，視前日既無所損，而光耀舄奕，處之夷澹，視前日亦無所加也。如是康寧者又十餘年，年九十有二，以淳熙二年七月癸巳終於家。曾祖仁拱，祖舉中，考玠。娶陳氏，先卒。二子：伯曰行之，迪功郎；仲曰望之。一女，歸吳寘。孫八人：炳，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次燁、煜、煥、炤、烜、煇、煒。女孫七人，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鄭堯，從政郎、平江府府學教授劉適正，朝奉郎、新知江州范端臣、王璞、錢膺、王中，實其婿也。季者在室。曾孫男五，女七。

男之長者曰棗、曰棗，餘未名；女之長者適沈宏祖，次適詹孝述，餘未行。玄孫女三人，尚幼。葬以其年九月辛酉。銘曰：

坐閱六朝，不出戶庭。雲來四世，陪導綏纓。弔壯北原，唁殤東垆。大塋一丘，休哉永寧。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

分水徐君墓誌銘

淳熙三年

廣川穹谷之間，羣然而居，熙然而游，生無爵，死無謚，灝灝乎太古同風。改其鄉之舊，封之表之，斲琬以銘之，無乃放於文而沒其質乎？惟孝子慈孫，哀其親之志蓋無終窮，欲託於辭以發其中心之至痛，固非所以爲文也。自予屏處里閭，四方之士，或不鄙辱，從予游。有徐生文虎者，來自嚴之分水，相與居者數年。今年春，衰杖款門，出其考之世系，拜且泣，蘄得銘。予以游居之舊不可却，乃次第其本末以遺之歸。君諱時父，字亨仲。曾祖寶，祖宗永，父舜元，皆不仕。分水地陬而瘠，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其民大氏行賈，銖銖自足。君幼嘗愛書，中遭家難，雖輟業從其俗，而於昆弟，厚薄多寡，一無所計。趣其子從師友講習甚篤，至課試利不利則未嘗深督過之也。與鄉人處無違言。其沒也，弔者皆有戚容，壽七十有一，實淳熙二年八月四日。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湧泉巖。娶丁氏。三子，長文淵，次即文虎、文富。二女，將仕郎沈俊彥、進士俞哲，其婿

也。銘之作，後其葬蓋一年。銘曰：

葬以其鄉，銘以其子。泉冽麓深，尚安於此。《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

劉梧州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梧州刺史劉公食祠官之祿於里中，暇日子孫侍左右，公命之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吾賴先人餘澤，服王事者五十年，以爵以齒，幸濟登茲。若免於官謗，以朝大夫秩老于家，豈小子實能，吾先祖先父其嘉相之。汝趣爲我具章。」皆頓首曰諾，如大人命。章上，詔報可，賜一子官，以寵其歸。同邑若旁邑之姻連世舊，舟于水，車于陸，湊門趨賀，樂飯旬日乃罷。自是遂深居不出，靜養恬適。又數年乃卒，壽七十有四，實淳熙二年正月晦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婺州武義縣泉溪西山學士原。其孤以公之閥閱、行治來速銘。謹按泉溪劉氏，系出溫之荆溪。其徙于武義，距公蓋八世矣。公諱墉，字叔翰。曾祖仲思。祖升，承事郎，贈中奉大夫。考滂，朝請郎、知建昌軍，贈光祿大夫。妣湯氏，贈齊安郡夫人。公蚤以光祿卹典入官，歷温州樂清縣尉、監潭州南嶽廟、福州錄事參軍，知徽州歙縣，通判蘄州軍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知梧州，未上，復請還崇道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其在樂清，每行部，輿衛胥史，輟屨糗糧，一主辦于己，不以煩里正，邑人紀之。福大而獄繁，歙小而民瘠，公書獄：「予生而拊民，必依惠。」職用不墮。佐蘄，兩攝黃守。始至，老校旅拜庭下，曰：

「旄旆日暮餒死〔二〕，惟公哀之。」視其券，不盼者且期。公蹴然不安，亟發庫金，益以私帑，疍瘠以蘇。歸自蘄春，無復當世意，比告老，領祠官者四焉。少嗜書，晚歲猶展玩不置。每得名章俊語，輒欣然忘食。資和厚，不與物忤。居鄉無貴賤，皆得其驩心。沒之日，弔客及門，哭之必哀。初娶胡氏。繼室王氏，朝議大夫昇之女，封宜人。三子：長晫，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先卒；次紹，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次續，將仕郎。一女，適朝散郎、通判婺州林信厚。孫男三人：成孫、傳孫、豹孫。銘曰：

前望不跂，後顧不庠。平進之轍，未驅而止。其止曷以，以其樂易。風于後人，勿墜勿替。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

〔二〕旄：據文意當作「耄」。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淳熙二年九月

陳在婺爲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或通族爲之。其籍永康之前黃者，不知於婺何別也。蓋傳至數世而得高安府君，而前黃之陳始爲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之。質厚而慤，蚤以事母聞。隆於兄弟，白首無違言。邇之里閭，遠之郡國，所交耄稚良楷不同，一接以恩意。年十三，入郡庠，下

筆疊疊，諸生皆畏避之，意氣甚盛。已而靖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捍禦，沒不反，家事益落，遂連蹇不耦。紹興開太學，故時儕輩強之行，公勉爲出，即綴弟子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鉤校朱墨，殆非老人所宜，而公耆事樂識，蚤夜不息，若欲少自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土方少時，心壯力强，謂天下事直差易耳。年運而往，更涉險難，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姑以少償其鉛槧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盛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寬，婆娑嬉遊，無憔悴留落態。暇則爲詩文自娛，至老不輟。有《左氏國類》二十卷、《遂志齋錄》十卷、《筠陽雜箸》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于朱旺，距所居五里。曾祖諱援；祖諱賀；考諱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皋。女一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充，餘尚幼。予雖未及識公，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友，實來速銘。銘曰：

髮如髻如，孫篋之初。閱五星終，甫從走趨。不酢其勤，卧起于于。命也奈何，保於其墟。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二五五。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月

國朝之開吳越，凡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有以司錄從其主朝京師者，未及頒爵而卒，

子孫因不仕。推其譜，由司錄而下，三傳曰隨，四傳曰介，五傳曰韶，六傳而得公。公諱佃，字耕道。少游郡庠，貢法猶未罷。既升於辟廱矣，睦寇亂東南，亟舍以歸，已而仍歲執大喪。公爲人閒澹，其隨羣輩上下，徒欲虞其親。自是遂絕意進取，闔門以書史自適且數十年。今天子即位，下赦令在貢籍久故者予初等官，欲得祠祿者畀之，毋拘以吏部格，公於是例補將仕郎。始命，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則褐衣如他日。同等多已受祿，或謂公盍亦自言，公謝不答。異時朝路戚友力能得之者甚衆，婁以諗公，卒亦不能強也。季年神觀平粹，瞻聽疏徹，道學校舊聞、京輔遺事，語端絡繹無窮，聽者忘倦。內外親伏臘燕聚，黃髮鳩杖，皤然在位，長少訢訢就列，皆視歸於公，弟順之風興焉。元配汪氏。次配時氏，其先夫亦汪也，死於寇，獨遺二穉女，公爲置後，悉授以先君之財，二女亦皆得其所從。當是時，郡縣新被兵，條綱未立，乏祀之家彊弗友者並緣姻連，或更券劑以自利，故人以公爲難。公雖不試於事，經界之興也，吏駭於創見，莫知所爲，公與爲甲長，令以公儒者倚屬之，公亦樂爲之盡，故視旁邑力半而功倍焉。其沒以淳熙二年八月丙辰，享年八十有五。一子，次何。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建寧府王渙，其孫女復適渙之子楷。五孫：著、莊、芑、蒙、芬。曾孫六，尚幼。以其年十月乙酉，葬於赤松鄉沙溪原。時夫人前公八年卒，實同兆異域。銘之曰：

畸於其出，退之所繇堅也。嗇於其祿，齒之所繇蕃也。有崇彼丘，其亦莫之干也。《東萊呂太

永康王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游，於永康王頤者一再見，氣下而語溫，予灑然異之。退質其同舍生，雜然許其修謹，無異辭。自余還金華，於永康爲旁縣，益習其爲人。他日衰經踵門，拜且泣曰：「頤不孝，將奉考妣之喪歸於吾邑白眉山之原。昊天罔極，亡以自致。昔者敦化之席，頤幸有位焉，敢扳此義，問銘於門下。」乃序次而述之。君諱恬，字道夫。其先來自天台，距今七世矣。曾祖利用，祖自然，父有朋，世爲儒家，以惇飭相授。子弟拱立父兄側，竟日不敢跛倚。長者對客，其亞雖髮有二色，猶奉匜洗爵，奔走執事，里中諸儒皆自以爲不及也。君就學未幾，不忍尊老親井臼之勞，亟廢業以專子職。出入阡陌，與物少忤，質樸和厚，不知世間有鉤譎度謔事。自少至老，以畏謹持門戶，府縣之庭無履跡焉。家雖貧，遇人急難，時弛服輟食以周之。歲入甚微，或意君長者，奪攘無所忌。君果不校，其友尤之，君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義哉！」娶同縣呂師傳之女，亦與君協德，服廛婦事，不擇劇易。繼母嫠，姊窮無依，迎致饋養，沒身不衰。實生五子：頤、穎、覬、頤、碩。一女，適進士劉鼎。男孫女孫合六人，皆幼。蓋君壽六十有五，卒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日。呂夫人壽五十九，卒以乾道七年八月三日。其葬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五日。銘曰：

其生也足不出乎里，其死也葬不出乎鄉。敦然太樸，帥彼民常。是謂吉人之藏。《東萊呂太史

文集》卷一二。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婺之羣室以地繫姓者，皆其聞家，清江之時蓋其一也。清江於婺爲近郊，時氏之居，百年於此矣。君諱汝翼，字德輔。爲人莊整，寡言笑，重然諾。少孤，更幫源之寇，餘屋數椽，勤儉自力，以封殖其家。始而充，中而裕，末而豐。其所以制節內外，臨長族屬，約敕童僕者，凜凜不可犯。子若孫若子孫之婦，酬贈饋問必告，盼賦稟給必均，闔門千指，無敢私烹炊者。歲時鄉閭聚會，君在坐，謔者爲止，譁者爲默，其嚴憚之若是。子孫勝衣冠以上，皆使之從師肄習。晨起盥櫛，未問家事，亟往勞來之。在塾者以次侍，各陳其業。或當其意，欣然爲之忘食。雖有疾，聞絃誦聲輒拊髀擊節，不知病之去體也。每言曰：「吾生而多難，不得極意於書。今老矣，平生所嗜銷落向盡，獨於文墨眷眷有餘懷，兒曹其尚成吾志乎？」里中峻秀，後出新進，皆折輩行與交。門臨逵道，道上往來者裝齎類逢掖，輒延致之。偶得勝士，館餼款繹，連日夜不厭。於機祥禁忌無所信，嘗大築垣屋，鄰人挾方士以進，曰是太歲所直，犯之且有大殃，君不爲輟，卒亦無他。先墓在舍東數里，歲遠蕪廢，君次第經緝，自始祖而下十餘冢，甃甃榱桷，髹堊相照，春秋帥其族洒掃，終其世不怠。君沒以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明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循理鄉九里原。曾祖則，祖理，考煥。娶邵氏。

三子：鎬、錡、鎔。二女，邵晏、陳褒其婿也。孫男七：灃、源、淇、演、溱、瀾、瀟。女長適陳之望，餘尚幼。予與君兄之子鑄皆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予遊。晚始識君，則既病矣，猶危坐相對，指授顧役，皆中品式。時氏之昌也，有以哉！銘曰：

既圯而升，將隊而興。飭家以嚴，子孫繩繩。勝復合離，靡所止戾。尚承其初，之銘之視。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

林安之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傅良游，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復自溫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予憂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爲我銘之。」蓋安之之爲人，隆於師友，一日不見則惘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浹，身之休戚、年之蚤暮、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繹繹不休，獻疑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於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意於學者蓋鮮，亦既有其意矣，休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於死生，莫切於疾疢疇痛之賊其體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兄葬之于其鄉，年實三十有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挑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爲成也！哀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一一。

邢邦用墓誌銘

淳熙三年八月

羣獻精微之緼，質文始終之緒，天典民彝之統紀，合而繫之曰人。衆則昌，寡則悴，咸無焉則晦昧而不章。道之無窮也，善之難擇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有從事於斯，固未可必其至。苟其弗措，則亦安知其必不至也。故鄉是焉者，毋問其久近淺深，皆可爲斯文助。不幸奪之，毋問其久近淺深，亦皆可爲斯文惜也。況其志浸確而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乎？此予於邦用之沒，哭之而不能已也。邦用姓邢氏，名世材。其先青州人，中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邦用爲人重實，幼孤，事母以孝聞。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拊教諸弟，經紀族姻，恩意篤備。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適歲大侵，日夜條畫方略告上官，雖半用半不用，迄無尤其出位者。郡檄攝令都昌，下車亟發常平倉粟贍飢民，隨自劾。部使者始怒，已乃薦之朝。蓋其惻怛發中，故雖數而不見謂瀆，迫而不見謂計，度越規矩而亦不見謂干名采譽也。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實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其年八月十二日，葬於山陰縣溫泉鄉光相隄之原。曾祖諱榮，祖諱臯，父諱佐，妣陳氏。

初娶和氏，先卒，再娶曾氏。子男三人：淳、淑、湛，淑爲叔父世元後。女四人，尚幼。予於邦用有連而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爲深。邦用平生它可紀尚衆，顧其自任者厚，非蘄以此自名，故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有哀其志者。銘曰：

昆侖旁薄，浩無際兮。端車正轍，隨所至兮。命之不融，志則詣兮。體魄攸降，墜斯窵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二。

潘朝散墓誌銘

淳熙三年八月

自建炎省方吳會，二浙之民，漸王澤爲近。谿阜谷陬，往往化韋褐爲簪組。其士大夫家，仕者亦蕃於初，一門之內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數而未止也。衣冠之盛，固人所喜道，至於爵秩，雖未甚通顯，而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尚論風俗者，亦將有考於斯焉。公諱好謙，字伯益，一字損之，松陽人。松陽之潘，自復州史君宗回以進士起家而族浸大，公實其子。已而以祖命爲壽昌縣丞後，壽昌於復州伯仲也。生三年，知書偏傍。復州暇日陳金石刻，阿保劍之於旁，試摘問之，通者泰半。稍長，益嗜文史，恂恂馴飭，不敢以氣加人。生十有七年，壽昌沒旁郡，已能護柩還里，哀毀動行路，結廬墓次，竟祥禫乃復。初尉麗水，與鄉縣封畛相入，以職則迂舊故，以情則廢繩墨，公一接以和，而官事亦不曠。歷泉州司理參軍、福建安撫司準備差遣、監戶部激賞酒庫糴場、通判鎮江府

京口。江淮間都會，大軍所壁，雜五方之俗，號難治。前是爲貳者，每諉事於其長，廩食無所預。公始至，慨然曰：「是豈不足行志邪？在我前者相導而彌縫之，在我後者尉接而推掖之，庶其有濟。」久之不得伸，則又慨然曰：「吾幸有故田廬，亦何爲久於此？」亟移病，僚屬挽之不能止。數年，復通判紹興府。未上，卒於家。官訖朝散郎，壽訖五十有九。其歲月日，淳熙二年四月己卯也。公雖入官四十餘年，卧家之日三之二。其去麗水，去羅場，去京口，皆請祠祿以歸，樂閒澹乃如是。廉靖畏事，在官未嘗以私故役公阜，廩居地產之珍，終更猶不知其名物。松陽小邑，易雄伯毗隸諱跼庭下，縣吏輒爲之動色。公秩郎位，要銀艾，乃獨凌競，若有所懼。夏秋必趣家人具所輸，絲必練治，粟必精鑿，毋以鹽惡輸有司。曰：「吾先人之訓，不敢改也。」居處簡樸，游宴闊希，輿馬服用無所紛華。曰：「吾先人之舊，不敢加也。」縣政中失，里閭長短薄厚，舉不以挂口。曰：「吾先人數以是厲子弟，不敢隊也。」天雨雪，勞賜並舍貧者，歲有常，其尤厚者，月有秩，年凶民流，則間發困汜給之。曰：「此誰非吾先人之族姻者，吾力及焉，不敢愛也。」噫！若公者，其所謂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者耶？曾祖諱幹。祖諱珂，宣州涇縣主簿，累贈朝議大夫。考諱宗說，嚴州壽昌縣丞，累贈朝散郎。妣毛氏，贈安人。先娶陳氏，贈秘閣修撰東之女，贈安人。初，朝廷錄陳公睢陽之節，官其子弟若婿，而公與焉。再娶閭丘氏，朝請大夫泳之女，封安人。子男子四：景連，迪功郎、監戶部激賞中酒庫；次景夔、次景尹、次景達。子女子五：長適宣義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愿中，蚤卒；次適進士葉近，餘在室。孫男女四人，尚幼。没之明年八月甲申，葬于縣之布和鄉蘭灣。

其孤以臨川陸九淵之狀來謁銘。蓋公晚歲篤於教子，余雖未及際公，景夔、景尹皆越數百里遣從余游，歲時還書絡繹，未嘗不屬其子也。且謀徙家於婺，以便其學。嗚呼，此意厚矣，其可忘哉！銘曰：

布和之原，蘭被其厓。有車之萃，則克宅之。維出不綵，維居不鑿。維傳不蹟，施于來裔。《東

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五八九八

呂祖謙 三二

張監鎮墓誌銘 淳熙三年

乾道五年，信安張杰赴於其友呂某曰：「先君以七月二十五日棄諸孤，敢告於執事。」某既與使者爲禮，即辦裝，粵十月二日會其葬於衢之西安縣靖安鄉九龍山已下。杰拜且哭曰：「先君之葬也，遽未有辭以識諸幽，將惟子是屬。」授以汴人趙焯行狀一通，某再拜興受，退而于役于仕，于喪于疾，棲置筆研，未克具藁。杰以書趣曰：「己丑之會，吾子嘗墜言焉，今墓木之葉七易矣，吾子獨無意乎！」某矍然驚謝，乃序而銘之。君諱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于衢。曾祖智全，尚書都官郎中。祖詠。考彥琦。君蚤嚮意文學，雖以季父任爲承信郎，年餘四十，足未嘗至吏部門。研索典籍，矻矻如諸生。周覽旁浹，星曆、方劑、篆籀之屬，無所不窺。浮湛里閭，遇疾痛呻吟者，或和藥飲之，隨失其疾，世醫莫能識其節度。謁者浸衆，君悠然應之，不爲彼此薄厚也。晚歲始出，監信州泅

口鎮。鎮居住來之衝，課額夥甚，前政數負殿。君通商平酷，經入用登。銅官鐵官漕卒，將輸如織，頡頏侵覬，鎮官素不能令。自君之至，道鎮境者皆抑首屏氣，無敢譁。庀局甫四月，卒官下。鎮民相與負其柩還衢，其孤強之僦直，委去不顧。蓋君於是年四十有八，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始君程督諸子，誦肄蚤夜不置。已而長子策名，人意其繩約當少寬，君所以訓厲之者益峻，甚於他子。然則君之期其子，其諸異乎人之期者矣。娶葉氏。三子：杰，迪功郎、寧國府府學教授；次皋、次興。一女，適袁煥。銘曰：

緩己之進，匪辰之競。急人之憂，匪藝之羞。期子之大，匪勝之怠。不怠其昌，視此石章。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隆興改元，天子賜進士第於廷，東陽郡登名者十有八人，時鑄、呂某皆在選中。淳熙二年四月丙辰，鑄執父喪，某往弔焉。鑄拜稽顙，哭且請曰：「吾父劬躬教子，里人莫不聞。鑄也甫得一官以養，閱日未久，吾父遽大棄之。所以忍死須臾者，惟楸枰窀穸之事不克終是懼。子幸哀而賜之銘，以卒相鑄也。」某辭不獲命，退考其譜牒。其先蓋開封人，五季之亂，始自占於金華。君諱汝功，字德懋。曾祖則，祖理，考煥。君生而惇質，亡遨逸浮靡之習。宣和中，盜發青溪，兵鋒所及，人自求

生，至親或不相保。君財十餘歲，已能從其父母，崎嶇兵間，扶携負挈，跬步不失，左右見者異焉。稍長，奪於家事，不得日對編簡，慊然常若不滿。中年，乃築室買書，飭厲其子不少置。已而鑄以命服拜堂下，賀者塞門，咸曰此善人之報也。久之，鑄尉鄂之嘉魚，戒板輿請君俱。君曰：「吾幸有先人故田廬，朝嫵暮戚，足以自娛。行矣！守汝身，庀汝職，無干官常，以爲吾憂。」復曰：「湖外俸入薄，吾且損伏臘調度，以佐汝費，其勿以衣食自累。」君之遇其子，它皆類此。於兄弟尤篤，晚歲哭其仲弟，過時而哀不衰。以至輯柔宗姓，承寧鄉鄰，逢迎舊故，率用和厚，內外無違言。其終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邵氏。三子：長曰鑑；次則鑄，今爲從政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丞；季曰鎮。三女，長適邵澄，次適汪旦，季適邵庚。孫男曰瀾、道、濟、梁、潛。君沒之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惠日鄉九里原。銘曰：

十年之計，侯杞侯梓。百年之計，則惟孫子。廟鼎之陳，有祿自天，嗣德不怠，尚封其阡。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宋郴州墓誌銘

淳熙四年五月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公諱有，字子華，以淳熙四年正月丁卯卒于婺之里第，五月壬寅，葬于赤松鄉糝嶺原。其孤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嶠狀來謁銘。去年秋，某與公別，愀然忽以死事見

付，時公寢食固自如也。嗚呼，孰知未半歲而竟銘公乎！銘曰：

睦來之宋，版於金華。以農相傳，黃壁之宸。八世曰正，始厭耒耜。相攸近郊，城西是家。九世曰裕，繫公禰廟。逮公之幼，載教載詔。養雖弗洎，光遠有輝。以朝大夫，即第而告。公初筮學，幫寇叛天。號擗兵間，家禍之延。靖康建炎，烽燧屬連。策士如林，公往參焉。有離有合，有逢有悟。晚名一官，主善化簿。潭大都會，運艘所聚。阨於侵牟，或繫其孥。慨然建白，弊剔患祛。賊荼黃七，橫行里閭。乘吏惰媮，培癰護疽。亟填牢戶，良民用蘇。鹽官在溫，司倉是徙。劬躬勤事，陵儲阜侍。江夏龍泉，閒劇異施。公宰兩邦，左右具宜。陪貳于潭，舊所習知。闔府誦歎，不見瑕疵。千里上游，郴古分郡。帝心遠民，俾公往鎮。閉閣無爲，臨以清靜。年至而歸，上還符印。乃脂我車，我車我徒。乃行我田，我田我廬。社臘逢迎，共相嬉娛。齒八十一，壽則有餘。厥配杜嬪，前歸其墟。長子維似，實嗣宗職。沆也蚤亡，孫數則七。九齡既夭，牲林角立。朋行弔珏，長幼秩秩。女孫之伯，婿蔣端益。仲季叔倪，其二在室。施于曾孫，男一女一。維松有鄉，維樛有宮。維窆有石，系載初終。《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祔芮氏誌

淳熙六年九月

夫人芮氏，吳興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十有一年而先生沒。及長，澹靜馴飭。母王

夫人隆愛之，嚴於擇對，不輕諾。某少獲事諸公長者，而海內知心，則實維先生之門，夙夜念無以酬。適中饋乏主，聞夫人之賢，乃委幣以請。既廟見，慨然曰：「吾他日有以拜先生墓矣。」歸之明年，某病廢，夫人護視劬瘁，得羸疾以卒。曾祖寧。祖彥輔，贈朝議大夫。先生諱燁，終右文殿修撰。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卒以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祔於婺州武義縣明招山先君兆域之左。《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淳熙六年十一月

吾同年友潘叔度景憲，有賢配曰桐鄉朱氏。始叔度謀繼室，習於朱氏者皆稱夫人之賢。及歸，踐婦職過所聞。叔度自律甚嚴，人少當其意，夫人獨事之順焉。其於子若女，叔度不獨咨美其均壹，又每咎其厚於慈也。既沒，自尊嫜至于娣姒，哭之過時而哀，中外有連者，皆惋歎失聲，或涕泣不能已也。生二十七年而嫁，嫁七年而卒，實淳熙己亥七月十九日。是歲十一月七日，葬於婺州金華縣葉山。曾祖廩，贈朝議大夫。祖載上，司農卿，贈徽猷閣待制〔二〕。父翌，中書舍人，終敷文閣待制。子男二人：自厚、自晦。子女子三人，長適朱塾，餘在室。予與叔度共學久矣，其兢兢於母子昆弟之間，如恐傷之者。蓋深知其所存，故其得內助則竊爲之喜。迨其悼亡，見其用力之難而私憂其失其相也，雖病且廢，忍不銘？銘曰：

匪偏匪頗，匪嘻匪皜。理從數違，質厚氣薄。厚焉培之，薄焉委之。我作斯銘，允無愧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二〕待：原作「侍」，據宋官制改。

郭伯清墓誌銘

淳熙七年十二月

君諱澄，字伯清，姓郭氏，婺之東陽人。曾祖招；祖知常；父良臣，將仕郎。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將仕以伯清名上，補迪功郎，調隆興府南昌縣主簿，再調台州黃巖縣主簿，皆不行。嘗請兩浙轉運司解，亦終不遂。淳熙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娶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吳良驥之女，後七十有九日亦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合祔於羅青原將仕墓之左。三子，曰木、曰紹、曰愛。伯清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伯清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惓款，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識者始竦然，不敢以內交要譽期之。歲嘗大侵，鄉人有不忍高其糴以牟利者，問之，則曰此吾在西園所講也。於是又知伯清之志非特信於朋友，且有從而化者矣。將仕沒，里閭意伯清書生易與，睥睨者甚衆，母楊夫人亦憂之。及泣家政，物

情土俗，洞見表裏，而一本於厚。環田廬四旁，悍者馴，媚者弭，無有嘗以事者，既服其能而重感其意也。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方將次第出之，而伯清則死矣。予每患學者顛固而窒於用才，如伯清乃遽奪之，不得極其所如往，予非特爲郭氏惜也。伯清死今期年，往來者皆道西園弦誦之聲不衰，兄弟朋友相厲以學，若有督趣之者，曰吾伯清不可負也。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予之知伯清蓋有不盡者矣。銘曰：

西園之木，與日升兮。維子之植，衆所馮兮。西園之木，與歲老兮。維子之志，神所保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陸先生墓誌銘

淳熙七年十二月

陸氏出媯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五代末有占名數撫之金谿者，曰德遷，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遷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戡。戡生居士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次爲第五，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

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疊疊爲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肆其力於學，廣攬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爲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鑄譙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游校官。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架燂，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艮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饔饍，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供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隳者不敢蹕厲，樸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耆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衍衍，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

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墻，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悻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荊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

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爲銘二十九字識其窆曰：

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又見《黃氏日鈔》卷四〇。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淳熙七年二月

自予病廢，退居婺之金華，杜門謝客。嫺戚哀其羸而重於數勞之也，亦罕過之。今年春，大雪十日，窮巷無行者。午睡起，聞啄剥聲，顧童奴曰：「是必有異，趣視之。」往嚮門，則曰：「是東萊呂氏乎？」啓關以謁，入曰：「鄱陽哀子王安。」予亟扶曳，與爲禮。且拜且泣曰：「安不幸喪母，不自意忍死圖大事。既斬板矣，又不自量，欲傳載吾母之德善，以紓罔極之痛。用敢請於家君，聚糧趼足，自歸於門下。」予蹙然曰：「子於親則篤矣，以某之罷惰，尚無以自見於今世，屬以千世不朽之託，則非其人。手足攣痺，三歲於茲，強以冶金伐石之事，則非其時。不寧惟是，婦人名不出閫而墓之有碑，蓋漢氏之末造也。子苟尚志飭身，使後世知有子姓名，爲之親者斯不泯矣，何以文爲？」則又泣數行下，曰：「先生之教既聞命矣，抑中心有不能自己者，敢試陳之。安之家聚口衆，度伏臘堇堇耳。吾母佐吾父，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姜君慶貧甚，獨與二女居，吾母親爲拊養，已而皆

資遣之。姜君有消渴疾，每講罷，索巨觥引滿，如奉漏甕沃焦釜，少遼緩則殆不濟。閱數年，吾母終無倦色。鄱陽，士鄉也，安之椎鈍，而有司兩寘之貢籍，閭巷之人皆爲王氏賀，吾母獨未以爲足。安未敢以是爲報也，三十年間，齷齪拘畏，雖無能短長，鄉之長者以其不叛於士檢，稍稍遣子弟從安游，安始少自慰，而吾母則亡矣。苟免喪，猶視息於人間，固不敢自畫以負吾母之意。道遠年徂，懼不克濟，先生幸賜之言，此志豈不益可保？」予矍然曰：「子之志及此，豈敢以疾病爲解？」考其家世本末，孺人姓程氏，饒之德興人。曾祖守益，祖萬，父械。適同邑王君彥暉。淳熙三年，天子稱觴德壽宮，賜高年者爵，孺人實始封。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男子四人：長賓，次安，次憲，次宗。子女子二人，皆已嫁而卒。孫男女十二人。十二月六日，葬于縣之唐原。又明年二月，乃表其墓，又爲詩遺之曰：

藐是吾身，吾親之枝。可舟可梁，榦者百圍。死事皇皇，生事業業。毋俾斯文，獨有枝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淳熙八年四月

出赤松門十二里，並驛道，得支徑，右折而南，岡阜迤邐相屬。行三里許，至後湖之原，有墓焉。是爲郡貢士陳敏之女、迪功郎致仕游夔之妻、迪功郎新澧州州學教授玠之母。生十有七年歸游

氏，又四十一年以疾卒，實淳熙七年十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四月四日。男五人，長即玠也；次璞，次璣，次珙，次瑀。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古，幼在室。前葬，玠奉贄幣請曰：「玠之母本儒家。方三舍法行時，郡以外祖充賦，貧不能上道，竟老於布衣。吾母嘗恨之，故相家君教諸子尤力。玠每游學，紉補炮烹，米鹽靡密，悉出吾母之手。甫得一官，未及致鍾釜之養，而遽悼棄之。鄰里莫不爲玠酸鼻，而玠之窮毒，則人有不及知者焉。建安之游，唐德宗世有別居邵武者，入國朝枝葉益蕃，獨玠之系無仕者。崇寧中，吾祖與母隄嶺徙名數於婺之金華，今七十有八年矣。玠既賜第，家君誨之曰：『汝曾祖以上，兆域皆在邵武，汝祖歲或一再往省焉。汝諸父雖不及汝祖之數，猶間往省焉。自吾之老，不能蒙霜露、犯寒暑，以問訊松楸，然每往來吾心也。汝幸免於課試之累，盍趣裝代吾行？』玠再拜受命，比還，吾母已屬疾，且喜且勞曰：『吾兒始識先世丘壠矣，跋涉無恙乎？』改月，遂至大故。治湯液護衾裯之日，視諸弟爲獨少，此玠終天之恨也。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於城之東。婦人無外事，法不當有銘，然玠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一旦殞滅，諸弟釋昧，未勝灑掃之職，將不瞑目於地下矣，願先生哀而識之。」予告之曰：「子之家常如今日，雖八百里之邵武，不知其遠，況十餘里之後湖乎？苟其不然，則負城之阡，猶可憂也，子盍反其本矣。」銘曰：

北門之池，蔽芾其陰。東門之原，封之自今。我圖其新，而舊勿替。勿替引之，維昭武是

視。《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金華時涇母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日燬宮室，次二日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袞譎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祉，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息，舉丘封竈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窀穸所卜，畔經遠祖，度越疆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鬪，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兇，狐疑相仗，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揜，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尚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譁以爲闕於人情。予獨於陳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於壺幃之中，組紉是習，饕餮是共，未嘗親接儒先之餘論也。病革，屬其子曰：「必祔我先舅之傍，毋深徇葬師，以拂我志。」遂攻位於舅之墓東白楊塢（一）。然則墳墓之族，實人情之至願。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禮豈彊人者哉？故予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瓌，曾祖某，祖某，父某。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右族，舅沒姑老，夫人以冢婦傳家，闔門千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無恙時，賓禮髦峻，課督其諸孫爲如何？君主其外，我主其內，毋使一事減於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有羨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萬，俾爲僦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汝曹異日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沒後，諸

子爲予誦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

葬書五車重折軸，微祥畏機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續息留言毋遠卜。有欲踵之求其躅，皇舅之原原左麓。《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一三。

〔二〕攻：原闕，據庫本、金華本補。

方夫人誌 淳熙三年二月

先夫人姓方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矩、安人孔氏之女，我先君從事郎呂公諱某之配也。外王父之沒，夫人尚幼，服勤外王母左右，母子相恃爲命。蓋生三十有一年而歸於先君，又十一年先君即世，是時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携鞠育，更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姊始出適迪功郎曾某，祖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戶參軍。未及祿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域別在信州上饒縣之德源。不肖孤哀荒顛冥，未克合祔，恐旦暮即死，不能終大事，亟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夫人之喪葬於東萊公兆域之旁。至於夫人志節履行之懿，則俟它日詳焉。

《東萊呂太史集拾遺》卷一。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淳熙六年十二月

義烏王君瓘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譜王爲右姓，族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歸，小大無違言。姑余夫人律閫內甚嚴，諸婦屏氣側足，候伺顏色，少當其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焉。幫源之亂，民十百相保聚捍賊，議長，皆相顧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里中豪效首虜者率命官，媼戚或說王君無後時，夫人尸之，曰：「君居兵間，蘄以屏蔽閭井，非利之也。即拜爵，其誰明吾心？」王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解，佐王君綜理其家者，具有條秩。蓋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寢。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克葬于鄉之高麓原青口里。二子：長安詩，將仕郎；次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延，次鄉貢進士周憲。孫男女十，男曰自昭、自強、自得、自牧、自求，婿其女孫者，曰宣教郎、鄂州州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堦，曰迪功郎、信州上饒縣尉錢逖，餘在室。曾孫男十二。自得久從予遊，實來謁銘。銘曰：

吁嗟夫人，蹈柔則兮。百世之下，安此室兮。《東萊呂太史集拾遺》卷一。

徐君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二月

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氣俗敦慤，樂田畝而畏官府，傲嬉侈麗之習，獨不入其鄉。予歲時上冢，過其父老，或旬月忘返，稍稍遣子弟從予遊。未幾，方領矩步，儼然出與郡邑之士齒。蓋將繼此益進而熏沐之，則於其親之喪，亟問亟弔，而又爲之銘，有所不得已也。君諱宗盛，字德元，以愿朴稱於里閭。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八。明年十二月五日，葬于鄉之下車塘。君無恙時，實命其子一夔來請業，及是復來請銘。文弊甚矣，幸是鄉質之未彫也，申之孝弟之義，引翼充養，於古之學者或庶幾焉。苟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耆，外觀日勝，中實日銷，則豈父兄所以屬予之意哉？遂并書於君之壙，以識其初。銘曰：

父菑子播兮，將求其實。道阻且脩兮，無辱斯石。《東萊呂太史集拾遺》卷一。又見宣統《武義縣志》卷一〇。

冲素處士墓銘

處士諱志行，字公擇。八行先生，州里之所通稱；冲素處士，朝宁之所旌號也。爲之銘曰：

粹然之行，奕然之文。三辭徵辟，天子不臣。嘉遯林泉，富貴浮雲。窮理樂道，絕類離羣。操堅冰石，德達穹窿。先正典型，昭代儒宗。遺祠翼翼，流水淙淙。範模百世，高節清風。雍正

《浙江通志》卷二二三。

全宋文卷五八九九

呂祖謙 三三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北面，龐臣鴻弼。侯皋侯夔，侯旦侯奭。前援後承，皆原於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既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而同。厥初事親，自誠而孝。基德寢門，參騫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爲國馳驚。蝨賊內訌，將侵天路。乃義其旗，馳囊走羽。燭彼妖焰，萬河並注。掃除黃道，手扶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拊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燦起蜂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酋，氈毳之渠。威名所加，失戈墮車。既其無爲，里忻戶愉。羣獻具來，翼帝之圖。熟杞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賤，已豐不約。零陵之居，韋布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飲江，奪公閒燕。臣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

登我元臣。爾袞爾鉞，坏冶載新。瞋目語難，熊羆貔虎。聞公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髻。聞公之升，連手嬉遨。北邊有興，馮牙祭纛。志之所期，欲無遐徼。挈輿地圖，還之清廟。炯炯丹衷，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佚以殊廷。歛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頃以孱陋，遠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言屢興。朝扣暮應，是獎是稱。籌恩權惠，丘山猶輕。几几赤舄，庶幾快睹。未目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旆南去。隻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氣闔闢，新新故故。默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爲，淚落彫俎。《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四，《金華文徵》卷一八。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邈丘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彝鼎之勛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塗而分鶩，猶參商與渭涇。昔香山之退傅，遺簪組而沈冥。澹酬風而酌月，陶至樂於林垌。蹇降命之多奇，屢哭殤於頽齡。若汾陽之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總總而掃迹，紛角羈而忘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內外而俱亨〔一〕。還紫橐而却蒲輪，頽然天放者既專物外之樂；道板輿而奉鳩杖，驪然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戚，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并。乘至全而反真，夫何憾

於泉扃！然而墜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型。涸洙泗之淵源，絕風騷之統盟。朋槩人與墨客，胥霑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孱陋，夙受室於門庭。輩子姪以拊育，迨衰髮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繩。傳壺觴而往酌，淚隨河之東傾。《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四。

〔二〕亨：原作「享」，據庫本改。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二〕

惟公高風懿躅，照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讒逐，以卒於死。下至行路，爲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興名相，一變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敬告。歸心典刑，有如卮酒。《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四。

〔二〕題下原注：「或云非太史作。」

祭潘子臯文

嗚呼！名場利區，爵標勢的。稚奔耄馳，百年一日。仁宅義路，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

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涂，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穫歉殖豐。寸心炯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渝。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重遺子羞。《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檐然，弦歌之鏘然，子游其間兮，呻吟挾策而纍然。賈區之囂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嗒然。貌甚癯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遭。出門軸折兮，淪晝景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纏。夭壽不貳兮又奚怨。猗朋游兮昔蟬聯，交一臂兮失九泉。跼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橫蒼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藝圃，羣植並區。夭壽豐瘁，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方莠。岷山導江，遙觀厥

初。病不復興，歎驚吾徒。游從之義，具此俎壺。《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於堂，笑言歡怡。時公謝客，氈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勞，厚禮莫偕。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潸然，亟走輿臺。潛德幽光，孰發氛霾。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澹兮寒灰。萬鎰千箱，振窮恤災。棄而如遺，況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柴。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闔，自今其開。《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掛壁，未試菑畚。飢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匪戚匪姻，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栽戶培。彼拳拳者，果何爲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維之，至此不畔！矧維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

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觴酒未酸，俛仰千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閭里。巾褐藹然，朋簪胥會。歷數坐間，獨子不至。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土方即學，如鼓作氣。時不待人，將駕已稅。烹雞炊黍，寓哀一酹。匪惟子哀，尚儆同志。《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祭于悅道文

嗚呼！自子束書，從子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途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折屐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疇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予固疑其色不舒，亦以爲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觀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羨生怛化，咎在私己。苟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子疾，方論此理。今臨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硯几。挹觴一訣，有淚如水。《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鵠立紛如。舟行袂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鈔乃誦，以窮朝晡。墻隅筆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間巷歎譽。別去未幾，沈痼不蘇。時我遣酹，午陰庭梧。釣瀨之風，薰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吁。《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

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輩流，號爲端靖。見我於嚴，厥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辜於天，乃中絕命。遣此一厄，千載之贐。《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捐。付之歲晏，干雲參天。子於其間，獨不永年。堂襲墓紼，道阻且邐。酌以見情，齋規則然。《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祇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疢相乘。涉春夏秋，泯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窗，餽奠之情。《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絕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舊推諸邢。內外交映，韓韓嚶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猗左提而右挈，紛前導而後承。霽霜電於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喟予感於傷弓，駭弦音於鵲鴿。陶近憂其未愁，集遐感而相仍。理鏡湖之桂楫，踐前諾於歲更。訪舊聞於故老，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仲氏，同此哀於折肱。《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萬之弗齊，公取數其獨贏。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澗，灑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羣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墻而徧歷，躋堂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爲緩，動據憲章則或以爲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婁起而婁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兼僚采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拊經遠，不求歲月之效；悃惓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迄巋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衝。典刑不墜，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爲。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闕。諱蒼旻而上

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專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真贗，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徯矣！某佩鞶趨隅，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諷。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醺。闊譬歎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輶。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炯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蠲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羞！《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同治《玉山縣志》卷八上。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斂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移養鑠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爲獨異也。自我不見，於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方喜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婿於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耶！眚災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婣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南宋文範》卷六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

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韜積淳蓄，固未有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伸，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迂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謏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拔，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施，每覩然慚、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梃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疏，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東萊呂太史文

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澀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問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誠所歸，永矢靡它，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

嘗如世俗學一龜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睽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乎？不敏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薛寺丞文

余行天下，竊有意于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于下風。退而從磊砢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嘯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于山巔水崖，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之與通。晚得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痛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死如此，實死與同。俯仰皇皇，未知所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祭孟行古文

嗚呼！誰獨無知乎？誰獨無死乎？誰獨無哭乎？今此哭君，淚翻九河，寸腸千絕，莫究哀情之深。悲夫！愚生之處友也，三十載而無所得，夫子一見其文，嘆有目之無識。自是而逢樂人之善者，

首以爲稱，謂若此者，當求之古人。嗚呼！既感切矣，每聞之來，食則輟飯，遜恭迎顧，如有所獲，據坐劇談，爲之終日。愚慮君體弱而勞，君故示愚以不倦之色。一番辭去，慘若有失。念其貧而母老，嗟安分之可恤。然而所期我者，有大於旨甘，所舉我者，將有以稱實。天乎人乎，君其奄忽。昔田橫以豪俠得士，而其客猶樂與之死；況夫子之門，皆游夏之徒，以愚準之，其情曷已！嗚呼，尚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吳上舍文

質先一介，首婺從公。局於見聞，穉蠢昏童。賴公指誨，發矇擊蒙。獲窺夫子，墻仞其崇。二十年間，士類翕從。四海賢俊，想聞其風。相語以正，志合道同。未幾羣賢，相踵逝川。又奪我公，遂空英躔。此不係人，蓋歸之天。某聞訃，適執公喪，未能即予，徒切涕傷。公之問學，道德文章。以至終始哀榮之際，則又方病不能致。思告一奠，侑以無辭。尚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張正甫文

某小子之不肖，而不獲卒事先生以濟其身也。抑先生之存，猶罷情繫閔而不克奮起，今先生之

靈，其何望以爲虞而不淪於小子也！九經百氏，具在昭揭，夫豈書之不存；而人亡政息，將何放以步其步而趨其趨，而庶幾萬一於吾心也！歲在壬辰，實拜先生，于時何知，課試是師。逮及半歲，進而殿講席，退而從朋友，于私則知其所以爲士，蓋不止乎利祿之是資。自是以來，目接眸容，耳熟明訓，歆動感發，時輒興起，而弗克終日，尋亦委頓。蓋兒心之未聞，而世念之順入，不知是身之等物，各獲徇從，以弗克乎天地之性也。惟先生之明，如見肺腑然，以引以翼，導其奮而閔其顛。蓋某雖疏遠，而子寧不來，實悠悠其思于先生之心也。嗚呼！先生豈煦濡小子一人之私哉？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先生受疾，某亦病卧。家之方艱，父母霜髮。疾疚纖芥，交爲憂優。雖志念益衰，然方舟于河，驚風觸石，遇險而懼〔一〕，亦兒心銷落無幾餘矣。每靜而獨思，向之所以從先生者盡兒習，未嘗不自恨而至於流涕也。聞先生之方健，私竊自計，期之一二年之後，委身先生之門，觀瞻交感，安從樂進，庶幾無或喪亡而失身，而先生則死矣！某之凡庸，其智術淺短，遂用猖厥者屢矣，然至于今日而志猶未已也。嗚呼，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忽思痛哉。尚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一〕險：原作「儉」，據文意改。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 一 代倉部作。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鄱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之吉，祇見於廟。敢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 二 代倉部作。

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惟我叔父，莫祀乏主，于今十年。是用欽承遺意，肅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爲後，練日祇見。敢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啓疏

受命降康，本乾坤之純佑；祝釐歸福，亦臣子之精誠。前占出震之期，敬致後天之祝。皇帝陛下伏願具膺三樂，誕保九圍。合岱嵩衡華之高，登崇壽紀；接虞夏商周之統，光大皇圖。《東萊呂太史文

滿散疏

中興初建於一元，是基景命；陽月肇先於三統，厥啓昌期。天示休符，人歸美報。皇帝陛下伏願膺圖有本，御歷無疆。垂堯舜之衣裳，永承慈極；復文武之境土，坐集駿功。《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

進功德疏 一

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誕聖之辰；上金鏡於千秋，共罄愛君之志。襲邦家之休懿，極海宇之頌祈。皇帝陛下伏願翕闡儲祥，穆清凝命。泰元授筴，宣昭億載之符；無逸獻龜，跨軼三宗之壽。《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

進功德疏 二

七政璿璣，占瑞肇開於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於唐臣。率時同宇之誠，迓續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仰承帝則，俯畏民彝。御《無逸》之篇，極嚴恭而得壽；對不違之命，本聖敬以滋休。《東

萊呂太史文集》卷二。

修泰通法堂方丈疏

翬飛鳳翥，昔雄誇于諸方；鼠迹蝸涎，今浸頽于舊觀。遍謁檀那之助，聿圖輪奐之新。善法堂前，無復草深之嘆；淨名室內，再聞花落之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

修明招寺疏

一生能著幾輞屐，阮使君陳迹猶存；添得爲山笑轉新，獨眼龍清風未盡。境因人勝，物由人興。眷此道場，是真福地。老屋不禁風雨，日就欹傾；巨材宏架翬飛，誰當借助？遇著插一莖草底檀越，梵利自周；坐使不勞斧斤阿師，伎倆俱盡。句中有眼，笑裏知幾。索著不來，切忌蹉過。《五百家播芳

大全文粹》卷八〇。

修德清慈相寺月池疏

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尚懷全璧。久矣寶奩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寒清，被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置文饒之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嘉慶《德清縣志》卷九。

化度牒疏

香刹寶坊，無人則廢；梵容金像，非衆疇依？是知造寺之功，不若度僧之力。敢持此說，遍告諸賢。續破闇之燈，未貴崑崗之寸焰；假幽塵之翮，須憑鵬背之一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九〇〇

樓 鑰 一

樓鑰（一一三七——一二二三），字大防，舊字啓伯，自號攻媿主人。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光宗即位，除考功郎，兼禮部。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遷給事中。寧宗受禪，以論韓侂胄遷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命奪職。侂胄誅，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嘉定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免，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六年卒，年七十七，謚宣獻。鑰爲官剛直，文辭精博，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見袁燮《樓公行狀》（《絜齋集》卷二二），《宋史》卷三九五有傳。

傳世《攻媿先生文集》有鈔本數種，多有殘闕。清修四庫全書刪去其中之青詞、朱表、疏文等，重編爲一百十二卷，是爲通行本。今以武英殿聚珍版《攻媿集》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館臣所刪之文字，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傅增湘校補本補之。另輯得集外佚文若干篇，釐爲一百十七卷。

受降如受敵賦

以「受降之際，亦當嚴備」爲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龐？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櫬，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携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勅敵雖聞其讐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

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玫瑰集》卷八〇。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爲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爾乃緩引蘭橈，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忽形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顧鯨波而作誓。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尚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綱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阽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蠹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

之事業。《玫瑰集》卷八〇。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食漿以迎」爲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簞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橐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迓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日後我以奚爲？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顧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徯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携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醢酒以犒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筐玄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

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于壺漿箪食？《攻媿集》卷八〇。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爲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義經；詳推鬪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息盜集之奮螭，破野戰之羣龍。回飆既止于九縣，彗雲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

渡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驤如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攻媿集》卷八〇。

修身以爲弓賦

以「修身爲弓，發必中矣」爲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爲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爲。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莫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爲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爲的而思爲矢。彼有忠信爲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爲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鑑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蝨。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尚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

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爲；志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攻媿集》卷八〇。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以「尊賢則士願立於朝」爲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羣髦興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效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恥山林之人。望旒纁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己進退，觀道興廢以卜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蔬釋蹻，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

儻恃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西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捭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來趨舜門？盡令離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卧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攻媿集》卷八〇。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在立功」爲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北之差；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即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先于效忠。昔也喪師，曾媿萬全之策；今焉賈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烟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

茅津而反濟，封殽尸而灑泣。挫夫強晉，既聞國恥之湔；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不讐，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叩筑之荊軻。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眚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攻媿集》卷八〇。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爲韻。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原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爲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爲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爲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既聞于克輦，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莫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棱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爲夫儀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桓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父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

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采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爲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却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攻媿集》卷八〇。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爲韻。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爲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苻堅。

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爲之疾徐。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考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攻媿集》卷八〇。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好謀能聽」爲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爲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爲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

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蓋由于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爲真王，爲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爲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鞍；戍卒能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聽，人亦爲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攻媿集》卷八〇。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爲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效施爲。蒙嘗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效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

廁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欲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考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歉，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攻媿集》卷八〇。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爲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萬里起

簞壺之念，中原僉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乎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叙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歡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穉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收功而底績。掉舌而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酈？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誚于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聽。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攻媿集》卷八。

〔二〕此句下原注云：「一作『乘破竹之勢也』。」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爲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厥本源，是理曾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爲。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蹟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考《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鄆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

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攻媿集》卷八〇。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爲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一)，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馱兮，豈巧舌之能騁；天下之鴟

今，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攻媿集》卷八〇。

〔二〕道而：原作「而道」，據文意乙。

全宋文卷五九〇一

樓 鑰 二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制

敕：朕退朝之餘，務學爲急。開邇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言，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于勸誦，顧何憚于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宣出藩入從之勞；條晁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爾其因事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尚服異恩，以稱公選。《攻媿集》卷三四。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

一宮制

敕具官某：爾給事宮省，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之銓選。屬韃九陞，仍護行宮。往哉惟欽，毋替于舊。《攻媿集》卷三四。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爲盛。然以屬近行尊，得奉朝請者亦鮮矣。爾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尚勉之哉，以永終譽。《攻媿集》卷三四。

許從善循修職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攻媿集》卷三

四。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吏爲僞，以陷人于深文。臺評來上，罰其可逭？再鑄厥階，歸務循省。《攻媿集》卷三四。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鎰降兩官制

敕具官某：爾職榷酤，驚擾田里。憲臺按治，囁訟自解。削秩免官，以正名分。《攻媿集》卷三四。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制

敕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爾按吏不審，乃諷脅理官僞爲文記，以傳致其罪。彼罪雖得，爾其可佚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攻媿集》卷三四。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資制

敕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爾以庠校之彥，爲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攻媿集》卷三四。

何謙韋益竝循修職郎制

敕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爾隸西省，韋益改「東省」。亦預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攻媿集》卷三四。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制

敕具官某：權貨之禁，至爲嚴密，治中別駕，實專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關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攻媿集》卷三四。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制

敕：朕肇禋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霈澤，以及萬方。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歸，爾亦預此卹典。尚其有知，欽承休命。《攻媿集》卷三四。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宮

觀制

敕：官躋橫列，使領遙防，是爲右選之華，用示內班之寵。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祇朱邸之勞，歷年寢多，以疾來諗。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真祠。尚服渙恩，以保終吉。《攻媿集》卷三四。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制

敕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爲命士，予之湯沐，以爲晚歲之

華。《攻媿集》卷三四。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官制

敕：賢引其類，固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于定制？具官某早登膺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既深，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具獄既成，莫掩貪夫之迹。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嘗遇于霈恩，姑稍鑄于命秩。尚爲寬典，毋有遐心。《攻媿集》卷三四。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制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敕：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經術。既闡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褒？具官某造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兒之游，最專且久。博文約禮，欲著乎心；考古驗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胄，非務爲章句之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直，仍先朱邸之僚。進有賴于論思，退尤資于講習。

其祇朕命，式究爾心。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敕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旌爾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攻媿集》卷三四。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制

敕具官某：朕肇裡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眚，咸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閫，日著聲績，如爾之望者，顧可後乎？爾守襄陽，煩言洊至，稍镌寓職，于今三年。因子泰時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祇寵沃，益懋爾功。《攻媿集》卷三四。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制

敕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職，制使謂爾通練老

成，連帥又稱其沈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爾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攻
媿集》卷三四。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制

敕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錄。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
靈迹，却蠻蜚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實，具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攻媿集》卷
三四。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左，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冶工爭
攘，至相戕殺，爾實啓之。劾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攻媿集》卷三四。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制

敕具官某：爾筮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瘠，敢爾披猖？鑄秩免歸，尚爲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攻媿集》卷三四。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制

敕：朕推尊烈祖，務極隆名，寶冊之嚴，式資辦護，均行賞典，爾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衆職。橫班秩峻，既兼留務之華，高廟禮成，實任賢勞之首。爰加命秩，用答爾勤。《攻媿集》卷三四。

倪思等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制

禮部侍郎倪思

敕：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于是。既駭予聞，致貽伊戚。具官某夙推清望，遍歷

華途。比因繕監之遷，爰謹屬寮之薦。家既傳于清裁，人亦謂其端良。俄隱隱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脫于七階，俾爾姑鑄于一秩。勿以懲羹之故，而忘推轂之公。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爲南蘭陵，以戶曹爲賢而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其上一秩，毋忘省循。《攻媿集》卷三四。

隆興府佳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制

敕具某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也。以爾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能著，靈響有功，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之禱必答。予之好爵，其尚欽承。《攻媿集》卷三四。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爾守蒼梧，而部使者謂爾加賦于民，且曰遂祠請而未拜，聞劾章而徑行。雖已挂冠，豈容幸免？姑鑄一秩，以示薄懲。《攻媿集》卷三四。

從政郎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制

敕具官某：細民以煮海爲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爾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爲逋逃之淵藪，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其尚何辭！《攻媿集》卷三四。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宮觀制

敕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丐閒。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攻媿集》卷三四。

成鏞知黔州制

敕具官某：爾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爾作守，凡牧民固圉之事，尚勉之哉！《攻媿集》卷三四。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宮祇候董友聞轉歸吏部制

敕具官某：爾職聯中禁，使領遙團。共事累年，以疾求退。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攻媿集》卷三四。

秉義郎閤門看班祇候韋琳報班差錯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朝儀尚肅，賓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爲節。抗聲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攻媿集》卷三四。

郭棣知瀘州制

敕：掌殿嚴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之顧憂，茲煩鎮撫。睠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稟資沈雄，馭下嚴整。出臨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控彼蜀道。靡有蠻夷之外侮，何期蝨賊之內訌。狂卒稱兵，衆無與者；仇人假手，天實誅之。顧

平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僉曰汝諧。爾其設方略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反側。凶徒既殄，無問脅從。義士實多，當行第賞。綏爰有衆，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恩。《攻媿集》卷三四。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制

敕具某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貺。尚其歆奉，以惠遠氓。《攻媿集》卷三四。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一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身，乃與胥徒共爲姦利，償券焚曆，欲蓋彌彰。鑄黜示懲，尚服寬典。《攻媿集》卷三四。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制

敕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失當。諒其非故，姑示薄懲。《攻媿集》卷三四。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爲命士，授之武爵，以爲晚歲之華。

《攻媿集》卷三四。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制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靈響之著聞，豈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壺彝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既極小君之寵；禱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

《攻媿集》卷三四。

朝請郎張抑係舒光舉主降兩官制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池陽郡博士爲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惟爾在哀疚而未及。既除喪矣，其上二秩，毋忘省循。《攻媿集》卷三四。

遙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西陲，屬韃九陞，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見，而首尾五載，固圉有勞。徙之大邦，陞以遙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毋忝爾祖。《攻媿集》卷三四。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觀制

敕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籥；恪勤厥職，式閔其勞。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攻媿集》卷三四。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鹽筴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職也。詳究始末，失職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資貸之嫌。再鑄厥官，歸務循省。《攻媿集》卷三四。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試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訴者輻湊。老羸蹂躪，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攻媿集》卷三四。

全宋文卷五九〇二

樓 鑰 三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人各轉一官資制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雍秉義郎戴勳

敕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坐閱八年之久。凡預職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生，班在上閣。祇事朱邸，見謂恪恭。渙恩所加，勿謂故事，尚勉思所以稱此者哉。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郎姚思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馮涇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舒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遶興祖客司成忠郎傅宣世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翊

四。
敕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曰執事，咸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恪恭。《攻媿集》卷三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算造制

敕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爲之，星曆之學，爲士者可不務乎？爾邃于曆，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尚勉哉！《攻媿集》卷三

四。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邢敞沈明黃毅杜椿吳珪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彬陳琚曹渙王浹黃義陳圭換武翼郎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制

敕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尤者列在人門，爲予爪牙。歷歲既久，親閱挽強之技。超授武爵，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攻媿集》卷三四。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坦聶榮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吳侑郭

錫換從義郎制

敕具官某：爾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茲矣。親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之哉，毋怠于事。《攻媿集》卷三四。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天

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郎制

敕具官某：爾等早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挽強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攻媿集》卷三四。

趙介循從事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刀筆爲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攻媿集》卷三四。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制

敕：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焉進秩。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

習見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攻媿集》卷三四。

蕭鷗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制

敕：命婦之封，率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邦彝。某人早嬪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寵，名已著于鳩桑；一子貤恩，榮特頒于鸞誥。往服朕命，益宜爾家。《攻媿集》卷三四。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闕事。見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爾志存許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閫，俾將予指。聞命引道，禮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擢。《攻媿集》卷三四。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輔其行。爾以扈衛之臣，爲行人之副。中途易節，調護無虧。惟爾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欽承。《攻媿集》卷三四。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郃師孟
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邦安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郎張
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彥達進武副尉王沖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爲假吏之行，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攻媿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使郭杲落階官制

敕：總千廬之衛，久護戎昭；頒一札之恩，用申褒律。具官某器資沈鷟，謀略雄深。飭邊備于上游，坐銷外侮；肅軍容于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之無多，眷故家之可用。繫爾昆弟，爲予爪牙。茲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公。其服恩榮，尚圖忠報。《攻媿集》卷三四。

閣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機從義郎李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一 十番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閤。賓贊之職，不容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務恪恭。《攻媿集》卷三四。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制

敕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爲先。爾以逸囚受罰矣，而又爲欺，洊削一階，用戒來者。

《攻媿集》卷三四。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忤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躡等而授。雖曰近比，實惟異恩。《攻媿集》卷三四。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人制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宮兄子，不患不致富貴，顧所以將之者何如耳。頃望吏議，亦既累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之哉。知復玷缺之艱難，則知所以保其身矣。

《攻媿集》卷三四。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夫制

敕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議，使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己，何也？解弦更張，事始少定。褫官置散，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爾豈欲害民者？徒以昧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心，追復舊秩。能體此意，尚爲有知。《攻媿集》卷三四。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制

敕：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載之餘；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模。矧相禮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某該通而知務，端靜而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宥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預于政機，益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藉宗工。誕舉縟儀，更資使範。以侈重華之盛，以彰疊矩之傳。爰序進于崇階，尚勉從于遜牘，增培采食，仍衍真畚。噫！鋪張閎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事，尚堅而致主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攻媿集》卷三四。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勘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爾以宗支之秀，既擢儒科，能游于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以示勸獎。《攻媿集》卷三四。又見《海虞文徵》卷一。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算請鹽鈔降一資制

敕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爾爲獄掾，乃敢以身而試法。稍鑄命秩，猶爲寬恩。《攻媿集》卷三四。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制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樸，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鑄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羹而取盈焉。《攻媿集》卷三四。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爲提刑陳倚申厲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

邊郡制

敕具官某：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攻媿集》卷三四。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秩，以儆廷紳。《攻媿集》卷三四。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滌降兩官放罷制

敕：洒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官某久以勤敏，祇事禁嚴。當克謹于官箴，乃自貽于罪罟。命鑄橫列，尚畀遙團。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攻媿集》卷三四。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制

敕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間，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尚爲寬恩。《攻媿集》卷三四。

閣門祇候潘瓚落看班制

敕具官某：爾祇事昕朝，再更歲籥。稽之故實，盍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攻媿集》卷三

四。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制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上恩。故某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爲后族。廉車既往，莫諧偕老之宜；戚閑方興，實號懿親之長。屬褱衣之歸謁，分石窳以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攻媿集》卷三四。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宮觀制

敕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預于公府，知篤葭莩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宮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棄。《攻媿集》卷三四。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制

敕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之大致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體，

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實慈皇初潛之地。寓直寶奎，以寵爾行。牧御之方，無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副我虛佇。《攻媿集》卷三四。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制

敕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目之官也。以爾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寢近，爲爾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臬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攻媿集》卷三四。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庶獄，而明罰敕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孚于中外矣。爾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明敏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閩，用爲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之，民自以爲不冤。汝往哉！其爲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人之志。

《攻媿集》卷三四。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制

敕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遲以歲月，不能貫通也。爾以名家子，庀職既久，以其自列，爰俾因任，尚圖來效，勿替厥初。《攻媿集》卷三四。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夫人制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君恩。某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父兄即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而未請。乃叩九閭之邃，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爾心。《攻媿集》卷三四。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閱其實，不以遠近爲間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采。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攻媿集》卷三四。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放

倒斃數少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浙右寬閒之鄉。惟統御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閱實，生全者衆。進之一秩，以爲來者之勸。《攻媿集》卷三四。

高夔知廬州制

敕具官某：爾頃守合肥，嘗移之內郡。近守四明，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閫。蓋以爾習熟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焉。內有以固吾圉，外有以宣王靈，爾尚勉之哉。《攻媿集》卷三四。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爲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制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

之，闕供甚矣。姑鑄一秩，以爲罷軟之戒。《攻媿集》卷三四。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郡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爾父嘗建節旄，不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于朝，俾爾昆弟俱領遙團之任，朕之于爾厚矣。尚惟恪恭，以綏寵祿。《攻媿集》卷三四。

林嶠閣門舍人制

敕具官某：爾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閣有年矣。銜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攻媿集》卷三四。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制

敕：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尚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慈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爲東諸侯之尊。政最有聞，尚有稽于褒表；封章來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橐之聯。大異庶工，往祇茂渥。《攻媿集》卷三四。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制

敕：帥閫有嚴，方任顧憂之寄；囊封何遽，來騰告老之章。驚爾疾之寢深，撫予衷而甚戚。具官某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少歷艱勤，養成畏謹之性；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舊勳，擢金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閱歲時；起分嶺表之麾，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無暖席之淹；次對西清，用示挂冠之寵。尚期自厚，以冀有瘳。《攻媿集》卷三四。

岳霖贈四官制

敕：挂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簣可哀，宜厚飾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勳門，動遵士檢。攬轡登車之寄，夙著賢勞；簪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羊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無幾，愴長夜之不成，忍聞垂絕之言，寧愛不貲之寵？躡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庶將予意。《攻媿集》卷三四。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制

敕具官某：爾頃爲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譖稱，今二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控百粵。去朝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爾之名矣。舉以命爾，其爲朕綏編氓，撫蠻蜚，使嶺海之間不異畿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攻媿集》卷三四。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敕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爾以甘泉舊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間，內外晏然，治行可睹矣。方圖爾功，而以疾諗，丐閒甚力，何耶？均逸祠庭，遂爾賦歸之志；陞華論譔，示予篤舊之恩。尚勉壯猶，毋忘忠報。《攻媿集》卷三四。又見《海虞文徵》卷一。

全宋文卷五九〇三

樓 鑰 四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制

敕：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職專宗伯，當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諧。具官某學極羣書，才兼數器。被眷知于慈宸，參寮采于儲宮。出入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衆人之所難；瑣闥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文昌。職務惟清，實總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尚殫稷契之忠。《攻媿集》卷三五。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制

敕：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君之命不難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闥之職，爲朝

廷喉衿，古誼昭然，尤當遴擇。具官某天資直諒，學力粹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爾以封駁之任，非以序而遷也。事有不可，爾則盡言；言而可從，朕不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體朕所以命爾者矣。《攻媿集》卷三五。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制

敕具官某：爾以倫魁之彥，端諒有聞，進承容臺，預職史筆。王邸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攻媿集》卷三五。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六察之分職，非一人之可爲。泛觀在廷，識擢自我。以爾蚤先衆俊，屢試長才。風儀凜然，有御史之望；聲譽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郡，尚何學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祇朕命，往振臺綱。《攻媿集》卷三五。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制

敕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靖有守，論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爾獨賢勞，念之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虛之位，其益究乃心，暨乃僚相與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有聞于世，亦惟休哉。《攻媿集》卷三五。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制

敕具官某：臺諫之選，俱爲甚重，而職務自有不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爲六察，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之職，滋嚮用矣。以峨豸之風，盡造膝之益，則朕有聽言之美，而爾亦無愧于古爭臣矣。《攻媿集》卷三五。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爲同列之首，賢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遷焉。罪疑惟

輕，繫古之訓；移情就法，尚戒于茲。《攻媿集》卷三五。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敕：朕收覽羣才，緬懷耆德。矧東宮賓友之舊，洊從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沖。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節；出藩入從，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羲經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猷告之忠。《攻媿集》卷三五。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氏追封兩國夫人制

敕：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二國之封。雖不逮于生榮，顧可稽于卹典？具封某起由戚閭，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之飾。少同甘苦，能與家人而忘貧；晚被寵光，固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大邦，既屢頒于翟茀；兼公侯之兩社，爰特畀于蜜章。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渥。尚惟精爽，式克欽承。《攻媿集》卷三五。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龜年司農寺丞制

元係林大中辟差。大中

與郡，張叔椿再辟，辭免。

敕具官某等：爾謙篤信好學，表裏無玷；爾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拳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留，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留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哉！丞哉！其少安之，以俟選擇。《攻媿集》卷三五。

都官員外郎趙謐戶部員外郎主管左曹制

敕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孫苟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奏筠陽之課，內爲秋官之屬。恂恂自守，尚有家風。遷置左民，毋懈于位。《攻媿集》卷三五。

趙思璉知德慶府制〔二〕

敕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廟潛藩而增重，選侯亦不輕也。爾以宗支之秀，資歷寢高，往撫是邦，毋忽民事。《攻媿集》卷三五。

〔二〕思：傳校本目錄作「師」，當是。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總貨泉之重，在內則畿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爾長于心計，敷歷已深，新安之政，興仆植僵，徹于予聽。鼓鑄以佐用度，又優爲之。計臺虛位，亟以命汝。式遄其歸，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攻媿集》卷三五。

陳揚善知光州制

敕具官某：浮光舊爲內郡，今實並邊，牧民之任，不輕畀也。以爾嘗守輔邦，見稱辦治，自去郎省，家食有年。茲庸授以左符，往臨邊徼。撫民以寬，處事以靜，其庶幾乎古之折衝者矣。《攻媿集》卷三五。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制

敕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辦治有聞。惟時鍾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饒，以佐國用。非心計優長、風力强敏之士，不足以當之。輟自吳興，俾趨臺治。檢柅吏奸，導疏利源。匪急匪徐，惟正之供，則爾之職舉矣。《攻媿集》卷三五。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制

敕具官某：朕臨御丕圖，求賢如渴。儲闡寮采，選用無遺。蓋舉予所知，非止篤舊故之恩也。爾

以儒學奮身，周旋清貫，詞藻之發，追配前良。肆朕纂承之初，最先收召，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朱邑由北海入爲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周稷之事哉！往祇厥官，嗣有褒陟。《攻媿集》卷三五。

呂大麟知常德府制

敕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寡，慨然念之，起爾于家。以爾素守家法，好學不衰，宰郡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國既久，退然自安。武陵湖右奧區，外控五溪之徼，思得賢牧以撫安之，故舉以命爾。爾尚勉哉！能大其家，則爲報國。《攻媿集》卷三五。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制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敕：朕任賢甚專，虛己以聽。累奏篇之賞，盍膺八命之崇？覽遜牘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循故

事，加賁曾門。具官某生爲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古，由王國大夫之有聞；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之未遠。惟躬行無媿于幽顯，故家聲大啓于孫曾。是生名儒，致位上宰。閔書屢錫，已登極品之官；公社肇開，爰胙真陽之土。尚惟精爽，歆此寵靈。

曾祖母周國夫人藥氏贈周國夫人〔二〕

敕：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賢，仍多中饋之助。夫或加寵，婦則從之。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儒素之族。積功累行，雖有良人之賢；處順安時，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于小君，寵仍疏于大國，不改周南之舊，用配留侯之祧。其祇異恩，以利後嗣。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敕：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乃施乎孫子，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誣。我有宗工，恩逮顯祖。具官某坦坦幽人之履，恂恂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于國，故餘慶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霈澤，貴極師垣。乃更沂水之舊封，仍祚閩山之鄉國。九京未泯，百世不忘。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敕：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興。雖寵榮不及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具封某以幽閒之操，崇節儉之風。夫婦俱賢，蓋非一日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餘。賜湯沐于南荆，易封圻于上洛。以顯漏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思。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敕：朕惟東周大夫留氏號稱世賢，子國子嗟之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此「丘中有麻」所由作也。朕之用賢，則異于是。具官某世有潛德，生爲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碩輔，秉國之鈞。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教忠之效也。既胙武公之土，復更畢萬之封，父子之賢，于是俱顯，視東周之留爲盛矣。死而不亡，其尚知歆。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敕：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洊更大國之封。具封某迪德靜專，處家約素。相夫以禮，躬孟光舉案之勤；教子能賢，慕軻母擇鄰之訓。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于三孤，貴遂登于累葉。表茲閭範，用配禰宮。改北國之舊圻，畀東藩之新邑。劉氏：「改四塞之舊邦，畀大名之新邑。」申

加閔冊，增賁宗祧。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敕：朕寵任大臣，躋榮孤保。爵既加于祖禰，恩又及其閨門。具封某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激卬，及見其貴。雖隔幽明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篆通牘，顯漢相元勳之重；魚軒象服，開秦川大國之封。九泉有知，千載無憾。《攻媿集》卷三五。

〔二〕此文題疑有誤。封贈前後均爲「周國夫人」，與其餘人改贈封號不侔。

大理卿王善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制

敕具官某：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爾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聲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長廷尉，滋嚮用矣。抗章求外，自詭治民。爲爾相攸，無踰于此。畀以義圖之直，用寵爾行。豈惟不減昔人畫錦之榮，吏民聞之不戒以孚，足以寬吾顧憂矣。《攻媿集》卷三五。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制

敕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爲詳。治獄者無預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鞫囚，而卿實總之，選顧不重哉！爾習于憲章，而持心近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爲長，踐敷有年矣。綰建寧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焉。肆疇已試，還爾舊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爾能盡心，使刑獄號爲平，則庶幾乎古矣。《攻媿集》卷三五。

知雅州宋南强知金州制

敕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號爲价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于內，豈曰無之？臨遣而行，慮不及事。疇咨西南之守，就以遷焉。以爾有志事功，敏于從政，其解蒙山之組，往撫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將用汝。《攻媿集》卷三五。

木待問知湖州制

敕具官某：儒科首選，宦達相望。儲禁舊僚，收用略盡。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爲多士之先。沖人頃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欲仕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爲明當途之誣，浮議遂定。吳興劇郡，視古左馮，衆所憚爲，舉以試汝。勿以多言爲畏，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于汝吝？

《攻媿集》卷三五。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九。

費培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對有司之問者易爲工，察庶獄之情者難于盡。爾爲廷評，其以昔之所習見，于詳讞之際，遇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之，則爲稱職。《攻媿集》卷三五。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爾蚤以才智，受知慈宸，盤根錯節，不勞餘刃。中更閒退，以老其才。養邁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召從閩部，長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攻媿集》卷三五。

顏師魯知泉州制

敕：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舊鎮，慰潁川願借之心。匪曰朕私，徒得君重。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學茂儒先，朝推壽俊。慨孔戣之去，命典外藩；念陽城之勞，許歸故里。而遠甿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攀轅莫留，垂涕相踵。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爲。既徹聽聞，重增嘉歎。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才。追常袞之遺風，當一變于閩俗；用蔡襄之故事，宜再領于泉麾。式遄其驅，以副所望。《攻媿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五九〇四

樓 鑰 五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制

敕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俗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羣之資，爲有用之學。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爲才御史。彈劾不避于權要，論議率中于事機。橫榻之風，振于一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茲地。先聲所臨，百吏望風，撫予南邦，以寬憂顧。朕豈汝忘哉！《攻媿集》卷三五。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制

敕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職。爾以端諒之

資，選在諫省。去國未幾，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攻媿集》卷三五。

宮人王安安轉郡夫人制

敕：朕謹乃儉德，固無漁色之私；選于後宮，亦若審官之遴。宮人某稟資婉嫕，祇事靜專。被《樛木》之恩，蚤預內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封。其益習于壺彝，庶克綏于寵數。《攻媿集》卷三五。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于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未盡才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佚，升論譔之華。《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攻媿集》卷三五。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制

敕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鹽筴甲天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萬計。調度低昂，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于當世，通練閭敏，遇事風生，周旋清塗，久攝宰掾，彌綸省闥，備著賢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往來淮堧，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茲因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攻媿集》卷三五。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祚菲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于萬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珮儼然。茲焉論賞，盍先于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攻媿集》卷三五。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衛涇浙東提舉制

敕具官某等：浙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邇行都，視他部爲重。杞以辦治之才爲常平使者，就畀臬事，任益高矣。涇以倫魁之彥，領淮甸鹽筴，改授蕩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攻媿集》卷三五。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年轉一官制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鋒軍統制李郁同。

敕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李郁改「陪都」。既歷十年，內外靖謐。雖功名無事以自見，賢勞著矣。俾循故實，序進爾階。益習韜鈴，以俟選用。《攻媿集》卷三五。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制

敕：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幾之繁，既久勤于裨贊；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端靖結慈皇之知，以忠純爲初政之輔。同心同

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堯舜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沈機。察其所安，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政地，凡三入于樞廷，諒憲度之愈明，畀事權而增重。噫！予欲務孝宣之周密，以起治功；爾其慕子房之從容，用符眷意。顧惟宿望，奚俟多辭？《攻媿集》卷三五。

同知樞密院事陳騏參知政事制

敕：贊本兵于右府，方藉壯猷；圖共政于邇聯，尤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學探聖源，才周世務。立朝謇諤，素爲君子之儒；處事精詳，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伯，擢在機廷。陳告后之謀猷，簡而甚切；贊基命之宥密，靜以無譁。雅量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干以私？曾不俟于期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謨明弼諧，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爾其推腹心之忠。永孚于休，以副所屬。《攻媿集》卷三五。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制

敕：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曾弗仕于外廷；後雖竝用親賢，亦無踰于法從。茲開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

潢，望高國器。早隨寒雋，首冠于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樞機之寄，托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于異渥，將深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攻媿集》卷三五。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制

敕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爲郎憲部，恪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入出，以周知經費之數。欲得清謹之士爲之，故以爾遷焉。勿以郎潛爲淹，思所以稱其職者。《攻媿集》卷三五。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郎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行之舊矣。爾出名閥，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茲選。向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修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攻媿集》卷三五。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制

敕具官某等：宰掾非他官比也，調護關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爲守常應變之助者，疇克爲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爾誼能爲可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遷，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二三大臣，惟爾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求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攻媿集》卷三五。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轉運之任，莫重于畿內。祇承慈訓，率用士人。比年以來，多稱其職。爾庠校諸生，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勤小物，而知大體。領使淮西，聲望籍甚。爲郎名曹，侃然有守。還畀道山之直，兼按浙河之間，飛挽以時而用不乏，調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攻媿集》卷三五。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制

敕具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審閱奏當，尤不可以輕授也。爾以儒學自奮，而宰邑丞郡，循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爾位。選以命汝，往哉惟欽。《攻媿集》卷三五。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制

敕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賢選。雖不以日月爲功，要必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茲又命典中秘書，朕不以爲煩，人亦無得而言，以爾之才望，有以當此也。道山羣玉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讀未見之書而已哉！《攻媿集》卷三五。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

湖廣總領制

敕具官某等：國家東巡吳會，宿兵楚蜀，示天下以形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爾經奮身西南，老成詳練，樞屬宰掾，裨助爲多。問以蜀事，了辯如響，是用使爾于蜀。爾抑起自故家，見聞殫洽，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用使爾于楚，寵以外府長貳之任，將命以行。爾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緩急之宜，無乏興，無病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恃，則朕之顧憂可寬矣。《攻媿集》卷三五。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制

敕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爲輔藩。浙河以東，婺女爲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宮，徧歷寮案。念投閒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爲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攻媿

集》卷三五。

宣教郎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以師臣之子，娶秀邸之孫，不習貴驕，能勉家學。推恩爾室，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務修進。《攻媿集》卷三五。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制

敕：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寮之公；優法從之聯，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再登朝著，亟上禁途。朱邸橫經，久藉講磨之益；瑣闥批敕，尤高論駁之風。謝深甫云：「翱翔朝著，密勿禁途。三輔政清，久資于彈壓；貳卿任重，允賴于論思。」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寢陞官簿之華。其服恩榮，尚殫猷告。《攻媿集》卷三五。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制

敕具官某：慈皇寶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爾爲胥吏，預有勤勞。既登仕版，併進二階。《攻媿集》卷三五。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制

敕具官某：爾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號辦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史則不惡而嚴，民甚安之。湖在近輔最劇，就以畀汝。近歲皇族人才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益勉所長，爲諸郡率，朕將有以表異之。《攻媿集》卷三五。

太學正顏棫知常州無錫縣吳獵潭州教授項安世召試並除秘書省正字制

敕具官某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次而進，非所以示招延之廣也。博采公言，取以數

路。爾械由舍法官學省，爾獵方宰壯縣，爾安世客授湖南，一聞其賢，俱命給札，前此殆未有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冊府，遂列英躋。豈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爲多士之勸。庶幾巖穴之彥，亦將樂從吾游焉。《攻媿集》卷三五。

戶部員外郎趙謐陞郎中制

敕具官某：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爾以名臣之孫，更踐蘭省，積其吏考，就正厥名。官簿寢高，益思加勉。《攻媿集》卷三五。

蘇大任太學正制

敕具官某：眉山蘇氏，文獻相望。爾雖派別，以學自奮。朕覽薦牘，召寘學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何樂如此？益勤教事，勉繼前良。《攻媿集》卷三五。

趙不遯知西外宗正事制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溫陵、長樂，猶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爾行尊而性淑，奮由儒科，練達政事，往其主盟。糾合吾族，撫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獎孝秀，以率其不良。振振《麟趾》之風，庶有望焉。《攻媿集》卷三五。

江東提舉黃黼戶部郎中主管右曹制

敕具官某：聚天下賢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後收用。非惟欲重郎選，亦以詳試人才。亨途由是而之焉，不輕畀也。以爾馳聲膠庠，資敏而練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體。召對便朝，嘉其忠藎。戶曹動關民事，號爲劇煩，往既乃心，以副選擢之意。《攻媿集》卷三五。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制

敕：憑熊軾于上游，久資填撫之略；畀麟符于重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爲留籥之司，增峻寶儲之

職。具官某性資閎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賢，源流有自；登侍從之選，敷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甚厲，臨機輒斷，才刃有餘。輟自文昌，出當方面，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王靈。矧是秣陵，實雄江左。石城鍾阜，六朝之風績猶存；大纛高牙，先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聲。想具有于成謨，顧何煩于多訓。《攻媿集》卷三五。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直學士知興元府制

敕：荆楚奧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賴漢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寵元戎之行。具官某稟氣沖和，受材宏達，早被知于慈宸，亟登任于禁途。司留籥于陪都，既騰善最；建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眷炎劉始封之邦，爲玄德必爭之地，雲屯萬竈，虎視三秦。誦武侯《出師》之章，諒其素志；審漢將登壇之策，勉乃壯圖。毋有遐心，往祇成命。《攻媿集》卷三五。

王藺知江陵府制

敕：運魁柄于西樞，嘗贊幄中之畫；開帥藩于南紀，茲分閫外之權。惟任舊人，式孚羣聽。具官某器資鯁挺，智識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之略。明日張膽，在朝廷無事不言；聚精會神，故

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政，正位本兵，機謀足以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爲萬邦之憲。退安祠館，寢閱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荊州用武之要，勉爲朕行。諒無俟駕之淹，倚聞洗印之報。噫！比周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塹之上游，是爲重鎮。尚體規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攻媿集》卷三五。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制

敕：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爲巴蜀之捍蔽，東則襄陽爲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鎮。而控扼之要，于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某以學奮身，世有名德。壽皇眷知，擢寘華近。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今五年。撫安軍民，帖帖無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邊鄙不聳，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風，不亦善乎？《攻媿集》卷三五。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爲劇曹，涉筆終朝，猶恐不逮。非夫精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吏奸而澄弊源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持節，民庸茂焉。爲郎未幾，銜恤而歸。不俟造朝，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詳，汝知之矣。尚其勉哉！《攻媿集》卷三五。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強記洽聞，處事有條；爾三聘篤學厲操，持論不苟。簿正兩監，退然安之，並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見，今其時矣。《攻媿集》卷三五。

秦煊知嚴州制

敕具官某：爾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學進德，譽者交口。古括之政，無愧循良。嚴陵爲高宗潛藩，密邇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撫吾民，以稱朕意。《攻媿集》卷三五。

吳宗旦知舒州制

敕具官某：龍舒在淮右爲名郡，士大夫以剖符爲樂，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學自奮，明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爲不及也。律身範俗，清裁可紀。家食寢久，精力未愆。往居專城，綏靖淮

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玫瑰集》卷三五。

權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侁收趁增羨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用度，其數實廣。爾等協心奉法，歲有贏貲。何愛一官，以勸來者。《玫瑰集》卷三五。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制

敕具官某：爾以王人給餉江淮，才諳著稱，俾之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來諗，尤見廉靖。爲爾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玫瑰集》卷三五。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等：爾等在太學爲名流，試劇邑爲良吏。以薦入朝，歲月當遷。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賢望，以俟甄拔。《玫瑰集》卷三五。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爲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必更外庸而後授之。爾嘗峨豸冠，凜有風采，按刑浙東，將漕江右，久攝帥閫，所至有稱。賜環而歸，敷奏詳雅，資望高矣。然猶處之小選，所以重銓綜之任也。其究乃心，以贊而長。《攻媿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五九〇五

樓 鑰 六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制

敕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荀卿在齊，最爲老師，蓋三爲之，後世遂以名冑監之長。非夫儒先哲艾，德齒俱尊者，豈輕畀哉！爾蚤以文行表于諸生，歷官朝行，好禮不變，擢居小司成，士論久已厭服。爲國學師，無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觀感于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

《攻媿集》卷三六。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制

敕具官某：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並除。而爲士擇師，不應以此爲拘也。爾馳譽膠

庠，見謂前輩，文學行誼，久服衆心，諒直簡嚴，不移素守。郎潛以來，藹有師儒之望。茲庸命以少司成之職，追還古風，變而至道，于以副朕作成之意。尚勉之哉！《攻媿集》卷三六。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爾之用，獨異他人。始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對詳雅，朕心嚮焉。擢典中秘，遂居六察。居無幾何，徑登諫垣。期月之間，屢獻忠讜，引嫌自列，執義不回，俾貳大農，豈朕初志。往祇乃事，庸俟甄升。《攻媿集》卷三六。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制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慮贈太子少保

敕：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寵祿相望。然雖在近屬，無子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進秉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具官某胄出熙陵，慶綿漢邸，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燾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蜜章

之渥，賁爾九京。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敕：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孌之質，幽閒之度。克相夫子，寢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爲公輔，既錫曾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祧之寵，以增屬籍之光。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敕：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爲稱首。追榮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牒。今爾之寵，視古過之。具官某稟資甚賢，爲善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聞孫，首致樞近。既嘗逮事，當揆所元，用推黃壤之恩，爰授青宮之傳。三錫之命，尚其未央。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敕：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嚴，壺彝可紀。矧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有後人，克顯先世。具封某結縭之訓，蓋自家傳，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躬德曜齊眉之勤；有子甚仁，兼仲由負米之養。三遷之教，燕及玄孫。一命之榮，胙之大郡。是爲陽報，尚服殊

恩。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敕：躬行之實，莫著于隱微；天報之昭，殆同于影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興？惟深仁厚誼，有以過絕于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菽水僅充，而事親有卧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於人有解衣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教忠之訓，既著生前；篤行之名，遂彰身後。朕方命爾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過庭之學。寵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禰廟之是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尚其英爽，式謹歆承。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敕：朕顯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祧，加賁幽原，其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閥，歸于賢宗。秉志靜專，與少文而協趣；處家約素，爲彭澤以忘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于清白。是有賢子，爲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寵。毋重杯棬之感，庶寬霜露之思。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敕：朕並用親賢，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趾》仁厚之風；亦惟閭助之良，有《雞鳴》

警戒之道。宜與偕老，胡不永年？用加寵榮，以賁冥漠。具封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冊府道山，才及見夫子英游之際；副笄翟茀，傷不逮小君命服之榮。獨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尚慰爾靈。《攻媿集》卷三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知夔州趙鞏江西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爾起書生，有志當世。頃由名曹，出鎮淮右。孳孳邊備，論奏相踵；易帥夔子，民夷帖服。事有當辯，不已于言，可謂首公忘私者矣。大江之西，漕事爲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祇率厥職。《攻媿集》卷三六。

江西提刑劉光祖知夔州制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稱敢言，出擁使輅，威望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矣，尚茲家食，非以優賢。分閫之寄，易以命汝。亟其洗印，以安遠民。《攻媿集》卷三六。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制

敕具官某：瓊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禺相爲引重。大舶獻琛，賴以爲歸，麾符不輕畀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貳郡賓水，承流昭潭，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輯寧蠻蜒，勞撫賈胡，以稱朕選侯之意。《攻媿集》卷三六。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制

敕具官某：古者箴規之求，下逮工瞽，矧位于朝，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不嚴？爾蚤以倫魁，寢登華序。清標直節，照映周行。約史東觀，橫經朱邸，端靖無華，物自宗之。擢居諫垣，允協時望。山甫補袞職之闕，孟子格君心之非，尚惟勉旃，以伸素蘊。《攻媿集》卷三六。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制

敕具官某：諫省設官備矣，大夫而下，幾于古諍臣之目。比方並建遺補，俱以引嫌而去。妙選時

彥，乃今得之。爾抱負不凡，學爲有用，言簡氣勁，宜備諫列。輟自王邸，命以拾遺。爾其振厲風采，別白是非，引經據古，以佐朕之不逮，將虛己以聽焉。《攻媿集》卷三六。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制〔二〕

敕：朕睠言故老，方深仄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拂予懷。具官某弘毅而裕和，閎深而肅括。擢儒科于紹興之際，登朝蹟于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無待于助；久司言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遍儀論思獻納之班，遂參輔贊彌縫之用。粵從去國，亦既累年。卧疾清漳，興鄴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高。爰序進于崇階，以曲全夫晚節。噫！漢疏知止，既永謝于軒裳，蕭傅素剛，尚勉親于藥石。《攻媿集》卷三六。

〔二〕資政殿：原作「資正殿」，據《宋史》卷三八五《蕭燧傳》改。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制

敕：舊弼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函踵至，驚聞垂絕之言。撫往事以慨然，愴吉人之已矣。具官

某名高一代，仕歷三朝。官以諫爲名，真得諍臣之體；后非賢罔父，俾參駁嘏之尊。雖爲故里之歸，尚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乞身？載覽遺章，尚想伏蒲之氣；優加恤典，以彰告第之恩。庸寄予悲，務昌厥後。噫！求馬周儀形之見，遂隔九京；歌晉公柱石之衰，重增一涕。《攻媿集》卷三六。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尚書制

敕：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橐之班。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某稟資弘毅，履行精純。慈宸結知，蚤預甘泉之侍；儲闈列屬，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于雄藩，實典司于留籥。既聞報政，亟命還朝。矧惟十載以來，屢歷三銓之劇，士論夙推于平允，吏行素憚其嚴明。乃于晝接之餘，寵以天官之舊。老成復進，豈惟躬簿書期會之繁？忠蹇自將，正有賴朝夕論思之益。其祇成渙，用副虛懷。《攻媿集》卷三六。

湖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制

敕具官某：夔子一道，視四川爲差近，而山川深險，雜以夷蠻，民物凋陋，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用不輕。爾出自名家，敏于吏事，持節湖外，斂散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窮谷舉

無冤民，則庶乎得職矣。《攻媿集》卷三六。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制

敕具官某：朕監觀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于部使者，猶恐不逮，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爾自登朝行，雅有清望。頃因奏對，擢居憲臺，升之諍臣之列。方有賴于規益，引嫌求外。授節湖湘，典司將輸，光華燁然。夫以峨廡伏蒲之風，抗攬轡登車之志，揚清激濁，在此行矣。有猷以告，毋有遐心。《攻媿集》卷三六。

四川制置使京鎰權刑部尚書制

敕：朕體列聖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之臣，俾居司寇。久虛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度恢洪，才猷挺特，蚤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慨王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于勞烈。爰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贊書，付之臬事。罔兼庶獄，朕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五刑，爾其慕臯陶邁種之德。尚殫辰告，以副予知。《攻媿集》卷三六。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撰制

敕：懷會稽之章，久煩填撫；報齊邦之政，可後褒嘉？具官某分派天潢，服休仕路。頃由淮甸，來任飛芻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簪筆持橐之選。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迨茲期年，知職務之時舉；去此一水，亦譽言之日聞。乃諭柄臣，俾陞寓職。以璽書示勉勵之意，毋曰彝章；使田里亡愁嘆之心，尚圖來效。《攻媿集》卷三六。

梁季琬知光州制

敕具官某：爾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後未有至二千石者。爾守上饒，政務簡靜，銜恤而去，未究職業。浮光易治，地則被邊，舉以命汝，委寄爲重。尚其勉之，毋忝前人。《攻媿集》卷三六。

李沐吏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寢登膺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

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祇厥職，無復固辭。《攻媿集》卷三十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制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留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課，畀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固宜于久任；五月而渡瀘水，武侯豈憚于遐征？矧羣情安集之初，藉元帥撫綏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翕爾而自定。亟祇成渙，用寬顧憂。《攻媿集》卷三十六。

知福州鄧僑知建康府制

敕：開帥藩于閩嶠，曾未彌年；司留籥于秦淮，茲焉易鎮。渴想儀形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迫于晁董，文章高軋于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敕之手；至公典選，允藉持衡之權。皂蓋頒春，出臨千里；錦衣行晝，就撫三山。欲改畀于麟符，仍從馳于驛騎。朝受命

夕引道，諒無憚于暑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資于辰告。入奉受釐之對，徐爲分閫之行。惟我舊臣，服茲休命。《攻媿集》卷三六。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制

敕具官某：爾爲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矧錄囚于嶺海煙瘴之地，不憚深遠，勞亦甚矣。抗章求閒，未應捨汝。其典臬事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惟休哉。《攻媿集》卷三六。

太府卿辛棄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七閩奧區，三山爲一都會，地大物阜，甲于東南，負山並海，綿亘數千里，舉聽命于大府。連帥之選，豈云易哉！爾以軼羣之才，蚤著事功。壽皇三界大藩，寵以論譔之華，于今幾二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讞議從厚，閩人戶知之。陞之集賢，增重閫寄，往其爲朕布宣德意，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攻媿集》卷三六。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制

敕具官某：著庭之選，最爲清高。矧爾以倫魁之英，謇諤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徑上要津，無不可者。然朝廷序進人物，不厭于詳。薦紳綿歷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攝劇曹。益養資望，以俟器使。《攻媿集》卷三六。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制

敕：古有六官，孰若天官之重？部分四選，無如武選之繁。茲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瞻麗，古學精深。自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選，以累載周旋其間。璧水道山，爲諸儒之領袖；儲寮詞掖，振六藝之英華。屢垂上于禁途，復優聞于郡課。蔽自朕志，召長大農，寵之荷橐之聯，畀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衆欺。倚聞稱職之名，用助官人之道。《攻媿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五九〇六

樓 鑰 七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制

敕：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爲戒。卿有大邦遺愛之舊，無嫌改命之繁。具官某學有家傳，才爲世用。奮身西蜀，膺慈皇特達之知；累歲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劍外，分符最久于漢中。峴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遂寧舊治，更喜郭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之益著。往祇成渙，嗣有寵光。《攻媿集》卷三六。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制

敕：遠臨蜀部，念頻年跋履之勞；易鎮閩邦，示鄉國旋歸之寵。具官某受才通敏，蒞政精明。繇

廷尉之年，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羣彥之先。祠庭寢閱于十年，帥閫雄開乎三峽。旋更會府，采著外庸。仍次對之舊班，畀建安之新組。山川伊邇，諒少慰乎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于善政。惟時舊德，服我茂恩。《攻媿集》卷三六。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爾以學自奮，吏治有聞，三入朝行，閱歲滋久，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論歸之。茲以序遷，勾稽農扈。尚共乃事，以就器業。《攻媿集》卷三六。又見民國《簡陽縣志》卷八。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列寺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爲尤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爾頃居是官，見謂稱職。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還舊班，進用無壅。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

《攻媿集》卷三六。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杓大中大夫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制

敕：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神機敏悟，器度閎深。禁路升華，久聽星辰之履；帥藩因任，蓋得江漢之心。陳居仁云：「性資夷曠，學問淹該。西掖代言，雅得深醇之體；南邦共理，尤明寬猛之宜。」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益增侯服之光。思稱恩榮，尚殫猷告。《攻媿集》卷三六。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制

敕：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品之崇。具官某儒學老成，文華高勝。儲案有執經之舊，祠臣推爲誥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攝承民部，更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雖九遷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始伸銓格之優。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褒遷之渥；大夫既掌論議，益思獻納之忠。《攻媿集》卷三六。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舊嘉王府翊善制

敕：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太宗務選正人，惟姚坦最稱直士。自時厥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具官某以天下士從吾兒游，自典秘書，已參講席。雖寢歷瑣闥之貴，曾不離朱邸之僚。誦典謨百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多深切之言。力辭武部貳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對之秩。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留。尚服訓詞，益殫猷告。《攻媿集》卷三六。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官黃世明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盡力，累賞日厚。併陞二秩，以旌其勞。《攻媿集》卷三六。又見《粵西文載》卷二。

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敕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文藝，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勤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實舉首，殆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懋遠業，以須登用。《攻媿集》卷三六。

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制

敕：長才被選，嘗擢侍從之聯；末疾自言，閔勞官職之事。丐閒寢久，簡記不忘。既加晝接之餘，復畀夏官之貳。具官某稟資端亮，厲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甫登禁路，俄領外祠。乃俾賜環，再趨文石之陛；亟令持橐，徑歸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隆眷。《攻媿集》卷三六。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制

敕：屬近行尊，富貴既無危溢；年高德邵，死生宜備哀榮。具官某迪德忱恂，處心夷曠。分暉帝籍，雖坐致于顯融；席慶王門，曾不形夫驕吝。磊砢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于內祠，允謂三朝之舊；建節旄于輔郡，更居亞保之尊。胡不百年，困于一疾，驚奏章之上達，愴遺老之幾何？輟九陛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噫！高爵厚祿，既已見于生前；卹典優恩，顧可忘于身後？尚惟英爽，歆我寵靈。《攻媿集》卷三六。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舉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滸，申飭將帥，務嚴紀律。爾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儒生；而氣稟山西，沈鷖善斷。軍政修整，徹于朕聞。何愛一官，以示表勸。益勵戎昭，用圖爾功。《攻媿集》卷三六。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知靜江府制

敕具官某：桂林爲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虛，掄擇尤遴。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蓋嘗爲部使者矣，當鹽筴蠱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惠。輟京西飛輓之重，還撫南方，增堯章寓直之名，用爲爾寵。內安毗俗，外戢蠻蜚，人心知向，條教易孚。予自以爲得人，爾其有以稱此哉！《攻

媿集》卷三六。又見《粵西文載》卷二。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判制

敕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漕計匪輕；京西總三司之繁，事權尤重。爾崧卿儒雅飭吏，廉按有稱，是用易以襄漢之節。爾釜清白傳家，斂散惟謹，是用圖爾桂林之居。道里略同，委寄無異。飛芻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攻媿集》卷三六。又見《粵

西文載》卷二。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舉制

敕具官某：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焉。朕固不以輕畀，而況近畿乎！爾篤志于學，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于已試；憂國之心，形乎辭色。輟從朝行，畀以使節。旱澇之餘，歲事未知，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攻媿集》卷三六。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制

敕：偃藩巨屏，正資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允藉上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經術融明，材猷挺特。歷居言路，凜乎中執法之威；屢剖郡符，翕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爲三年報政之期。乃睠當塗，猶爲重地。民風淳靜，素稱道院于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舊德，爲撫黎民。矧擊柝之相聞，亟驅車而及境。雙溪疊障，難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宦游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攻媿集》卷三六。

木待問知寧國府制

敕具官某：朕念儲闈寮案之舊，罔匪極一時之選。既已延登四人，爲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未嘗忘也。爾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爲二千石，以示舊恩。相攸久之，茲焉始定。宛陵爲江右名郡，以壽皇潛藩，地望尤崇。爾其往爲朕撫字吾民，篤志賑卹，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副選侯之意，爾亦將由是而進焉。《攻媿集》卷三六。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續耆成都路提刑制

敕具官某等：朕臨御萬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地愈遠則任愈重。蜀道萬里，成都奧區，其選又可知矣。爾王休移自潼川，方祇臬事。易以漕節，就按本道。爾耆自守閬風，頗著能稱。俾乘憲車，以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于遐徼，揚清激濁，威愛兼舉，則爲稱職矣。《攻媿集》卷三六。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制

敕具官某：爲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乘輅，示不忘遠。爾服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摩，已著才望。甫試繁劇，優有治聲。往行重湖之區，典司義廩之政。貿遷鬻海之利，務在通商；綏靖摘山之徒，無致生事。佇觀成績，嗣有寵章。《攻媿集》卷三六。

吏部員外郎雷深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制

敕具官某：姑蘇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爲重鎮。地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非寬博彊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辦劇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寄；又以十連之帥，撫五羊之民。召對便朝，卽潛選部，念未足以究爾之能也。視邦選侯，爲朕一行。加以堯章之職，用爲臨遣之寵。倚聞異政，以稱所蒙。《攻媿集》卷三六。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制

敕：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而惟命。間因有爲，未免從宜。具官某文有古風，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爲藩方師帥之良。建鄴留都，允藉保釐之略；江陵巨屏，久煩填撫之威。惟此興元，控于蜀道。念開藩之未及，又易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尹之告。漢中地重，肯形雞肋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尚圖茂渥，以答顯庸。《攻媿集》卷三六。

吳總知瀘州制

敕：禁路通班，久遂燕閒之適；藩方謀帥，允資撫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聞命而引道。具官某胄出勳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澤笏影纓，舊爲儀于朝列；擁麾持節，屢宣力于坤維。眷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繁阜，當勞來安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之政，往宣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諸葛侯之仕漢，自有美聲。益振爾家，用固吾圉。

《攻媿集》卷三六。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制

敕：聽履而上星辰，緬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著外庸。錫以明綸，處之輔郡。具官某性寬而有制，道廣而能周。爲天子之從臣，最先衆俊；主國家之大計，殆過十年。謀謨備罄于忠嘉，仕已不形夫喜愠。乃睠文昌之老，俾臨寶婺之區。姑熟最聞，未及賜金之寵；括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祇隆眷，嗣有優恩。《攻媿集》卷三六。

劉俟廣東提舉制

敕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爾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橫斂之病吾民者，悉加蠲除，幾去歲額之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嶺海去朝廷遠，畀爾一節，專斂散之權。推岳陽之意而行之遐陬，其息肩乎？《攻媿集》卷三六。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制

敕：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日月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具官某仙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真有諍臣之風；填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案，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廷，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衍真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間，雖未至于廟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攻媿集》卷三七。又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九，《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制

敕：朝建幾廷，實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副貳之賢。乃圖舊人，用稱隆委。具官某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蚤膺慈宸之知，徧儀清貫；爰列儲闈之屬，久事初潛。提身有肅括之稱，立朝奏正直之德。典銓衡于選部，尤推鑑裁之公；守管籥于留都，允藉保釐之略。召還位著，益簡予衷。蓋

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並用，何二柄之分？屢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宥密之地。啓侯封之土宇，畀采邑之圭腴。噫！運籌帷幄之中，當遠追乎前躅；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于壯猶。尚服寵光，毋替朕命。《玫瑰集》卷三七。

萬鍾司農卿制

敕具官某：爾以才諳，早爲九卿。去國久之，擢冠宰掾。仕已之際，不見幾微。召對便朝，奏論詳雅，是用命汝復長予周稷之任。王城內外，儲粟動以百萬計，上下仰給，事則浩繁。往哉惟欽，以稱朕意。《玫瑰集》卷三七。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制

敕：三年輔政，是爲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挂衣冠而去。勉從爾請，深軫予衷。具官某迪德粹和，秉心正直。尊賢容衆，無一毫忌刻之私；學道愛人，備四時溫厚之氣。察其有守，任以不疑。典封駁于東臺，贊樞機于西府，進參駸駸，遂長本兵。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沈疴而有請。任重道遠，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奚退身之太早。無君子者，如蒼生何？噫！垂車而傳子孫，顧莫回于雅

志；就第而問籌策，尚有冀于壯猶。其服寵光，以綏吉履。《攻媿集》卷三七。

胡晉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制

敕：抗章自列，俯從納祿之言；遺奏上聞，猶篤愛君之義。驚柄臣之已矣，撫往事以愴然。具官某，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必有勇，立朝多謇諤之忠；正而不它，致主盡忠清之節。自登近弼，可謂大臣。何抱疾之遽深，願辭榮而勇退。始猶未許，遂不可爲。愛之欲其生，謂何恙之不已；死者如可作，微斯人而誰歸？加秘殿之隆名，極文階之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命方士而求馬周，空軫如存之念；輟餘瓜而莫如晦，徒增追悼之懷。顧一鑑之既亡，嗟九京之何及。尚惟英爽，歆此寵靈。《攻媿集》卷三七。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政，部使者察一道官吏之能否，以龍水爲最而聞于朝。進爾選階，以示褒表。《攻媿集》卷三七。

徐元德知均州制

敕具官某：均之爲州雖遠，以其控制洞蠻，置武當之節，使填撫一境，任不輕矣。爾蚤以經學教授鄉里，旋以聲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績用朶著。剖符茲土，以惠遠民。往哉惟欽，益行所學。

《攻媿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五九〇七

樓 鑰 八

太常博士陳棟秘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秘書郎范仲黼著作佐

郎校書郎王奭秘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制

敕具官某等：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所以涵養器業，以爲進用之儲也。爾棟以容臺議禮之舊，爾唐卿、爾仲黼登瀛既久，爾奭、爾幼學給札著聞，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遴，孰邁于此？其思稱崇獎之意，以爲邦家之光。《攻媿集》卷三

七。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秘國子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澹並

太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爾康學問該洽，俾議禮于奉常；爾秘資稟純篤，俾典教于胄學；爾孝友、爾澹俱以上庠糾正之職，陞教育之任。一日而拔士以十數，亦足以知朕好賢之意也。其祇明命，毋曰序遷。《攻媿集》卷三七。

費士寅藉田令制

敕具官某：朕立賢無方，視所爲主。苟得茂才，多列于朝。爾以西州之隽，褒然爲舉首。薦口既重，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藉，實預容臺清華之選。權輿于此，惟務靖共，以俟甄拔。《攻媿集》卷三七。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璿國子錄制

敕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事，可謂榮矣。爾希點蚤上甲科，久爲掌故；爾璿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樂育之選，雅有聲望，司予成規。子率以身，疇敢弗恪。

《攻媿集》卷三七。

湖南提舉郭德麟宗正少卿制

敕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爲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比也。爾以諒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深簡予衷。賜環來歸，優賔少列，豈徒爲養望之地，將有以進汝焉。《攻媿集》卷三七。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制

敕：冠三孤之位，既頒卹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極真王之貴。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支。琚

瑀珩璜，允矣朝儀之肅；橐兜戟纛，居然將闔之崇。雖平生坐致美官，而終老不愆素履。逮朕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頒爵之未遑，乃抱疴而自晦。云何不淑，遂止于斯。噫！搢笏垂紳，愴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尚冥漠之有知。用慰爾靈，益昌厥後。《攻媿集》卷三七。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制

敕某人：朕丕承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歷事三朝，如爾父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粲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爾父之意乎？益懋壺彝，以對隆渥。《攻媿集》卷三七。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制

曾祖慶太子少保

敕：士有致位廟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韋布而追榮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盛亦豈偶然？具官某樂道丘園，隱居閭里。人無知者，實有侔于天；我自得之，故無待于外。比及三世，乃生

貳樞。朕方以儲闡舊學之臣，擢居宥府基命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爲曾門之光。豈徒顯爾宗之祧，抑以爲善士之勸。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敕：朕延登儲寮，進貳樞筦。既已寵及上世，又念伉儷之賢，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具封某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託以終身。諒闡範之可稱，至曾孫而遂顯。擇黃岡之佳郡，開石窳之新封。賁爾泉扃，歆予渙渥。

祖鐸太子少傅

敕：君子之澤，既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世。有德必大，可攷不誣。具官某探六藝之遺言，爲一鄉之善士。雖文學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忠信能行于家。再傳而興，致身樞近。推跡先祖之自，欲亢余氏之宗。青宮六傅，舉以命汝。尚惟不泯，服茲寵靈。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敕：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閨門能循法度以爲之助。追贈之寵，歿宜共之。具封某謹蘋蘩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敬如賓。是生賢孫，爲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

爲湯沐之新邑。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

敕：信安自趙抃以來，仕登宰輔，不過三數人。我有本兵之賢，固由自致；跡夫義方之教，當揆所元。具官某秉心靜淵，履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愛形于兄弟，折馮驩之券而義篤于鄉閭。積善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周旋清班，登進宥府。蜜章加贈，屢升法從之階；禰廟益親，獨筮官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追遠之思。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敕：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氏之賢。仕既顯于朝廷，寵宜加于泉壤。具封某天資婉嫕，婦德靜專。謹以事夫，遠追舉案之美；勤于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于生前，而鸞誥屢頒乎身後。茲錫義川之號，蓋由樞筦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能有《羔羊》正直之風；夫人起家，必如《鴈鴒》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稱。具封某姆訓是遵，壺彝甚飭。相爾夫子，不以事物嬰其心；爲時名卿，得以廉白厲其

操。位登兩地之貴，恩霑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爾象服。視樞臣而命爵，就鄉郡以疏封。益肥汝家，庸稱予渥。《攻媿集》卷三七。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官回授制

本生父珣贈承事郎

敕具官某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爲請者多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願捨外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淳化、淳熙，況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子方爲部刺史，以此風厲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孺人

敕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又追惟本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援舊比，且言員郎所係爲重，而其請于義可矜，足以勸臣子榮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寵。《攻媿集》卷三七。

胡澄知光州趙彥珙知容州制

敕具官某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爲保障之區；容管之在廣西，舊爲經略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輕。以爾澄起由名家，嘗奏郡課；爾彥珙秀出天族，洊佐藩條，往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無遠不聞。勉哉！《攻媿集》卷三七。

四川總領楊經直寶文閣提舉四川茶馬制

敕具官某：爾以宰掾之長，往餉蜀門之師。萬里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樵牧之寄，尤在得人。與其遴選于中朝，孰若就煩于便道？載頒英蕩，寓直寶奎。摘山以惠遠人，市駿以備戎事。惟鄉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往既乃心，用揚厥職。《攻媿集》卷三七。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六安縣令陸子虞救活被水人一千

四百餘人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鼓鐘伐鼗，淮有三洲，詩人所以興嘆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爾有字民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徇父老借留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攻媿集》卷三七。

朝奉大夫知叙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棘道被邊，郡將實當控御之寄，而威令不申，夷獠侵侮，驚擾邊氓，害及徼吏，久而後定，是不于汝而誰責哉！其上一秩，尚思後圖。《攻媿集》卷三七。

朝散郎叙州通判李楨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制

敕具官某：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爲別駕，受帥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

功倖賞，迹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尚爲寬典，其務省循。《攻媿集》卷三七。

諸王宮教授楊大灋國子監丞黃度並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六察之司；御史虛員，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灋以端恪之資而達于時宜，爾度以深沈之量而敏于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嘗對便朝，各陳讜論。尚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頒；約史而作宋經，亦已考遺編之載。並加親擢，蓋自簡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負官人之能。《攻媿集》卷三七。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制

敕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爲時老成；暫居郎曹，復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平反；將漕之司，又煩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頒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攻媿集》卷三七。

知郴州吳鎰湖南提舉制

敕具官某：爾以冊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徹于朕聞。夫士之務學，固將見之用也。始以宜章之最，俾任一州，茲由郴陽之能，得廉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醯茗阜通，雖攸司之甚重；倉庾斂散，尤荒政之宜先。爾能究心部刺史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耶？《攻媿

集》卷三七。

曾集知嚴州制

敕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聲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乎古，試以郡寄，有志乎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吾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爾家。《攻媿集》卷三七。

沈維知房州制

敕具官某：爾以相家子明習文法，自致廕仕，蓋嘗久于廷評，爲丞爲正，又出爲二千石矣。中更閒退，閱歲滋深。起爾于家，俾分房陵之符。戢吏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大端也。爾皆知之，奚俟多訓？《攻媿集》卷三七。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刑制

敕具官某等：國家分道遣使，以祥刑爲重，嶺海之遠，尤遴于擇人。爾師古奏潯陽之課，爾長卿報廬陵之政，俱以儒雅飾吏，踐敷歲久，授之輶傳，其必能爲朕審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民自以爲不冤，亦惟休哉！《攻媿集》卷三七。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制

敕具官某：爾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矣。三易州麾，一擁使節。凡今郎吏出入省戶，未

有如爾之久者也。茲以積攷，始正其名。資望俱高，益稱詳練。雖曰銓法，尚服優恩。《攻媿集》卷三七。

新成都府司戶李僑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制

敕具官某：士之發策決科，以求仕也。爾之子萬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事以榮二親。此非追遠報本，不可解于心者能之乎？朕甚嘉之，曲從其請，于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攻媿集》卷三七。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制

敕：金陵爲帝王之宅，方藉保釐；羊祜得江漢之心，爰加因任。具官某忠嘉傳世，才智絕人。兼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彈壓惠養之政，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畿甸。暢皇靈于遐徼，控天塹于上游。謀帥留都，已畀玉麟之重；還車舊鎮，諒多竹馬之迎。惟首公而忘私，遂聞命而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頒；城郭重來，但覺精明之頓改。其祇茂渥，以訖外庸。《攻媿集》卷三七。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徐誼左司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爾二人爲之，實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滋嚮于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尚勉之哉。

《攻媿集》卷三七。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制

敕：弄大夫之印，方渴想夫嘉猷；分刺史之符，尚往臨于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具官某名擅倫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諍臣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任臺綱之長；把麾而去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嶠。徒得君重，勉爲朕行。煥乎文章，示西清學士之寵；凜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聞報政之期，其體顧憂之意。《攻媿集》卷三七。

樞密院編修官呂棐太常丞制

敕具官某：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爲最。不惟禮樂是司，凡朝廷有大議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爾奮自儒科，又精吏事，持論不苟，廉直自將，久于編摩，擢實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攻媿集》卷三七。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制

敕具官某：胄監以教養人才，而金穀細務，丞實司之。爾父頃在從班，有批勅之風。能繼世科，風烈未遠。久服勾稽之職，就俾序遷，資望寢高，尚思所以稱其家者。《攻媿集》卷三七。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等：國家銓擇人才，進各有叙。勾稽之職，在寺則司宗爲清，在監則胄庠爲重。以爾友直儒學老成，舊傳夫素業；爾克開士行修飭，自奮于世科，進官于朝，雅有賢譽，俱遷簿領，實階華

途。采務靖共，以祇朕命。《攻媿集》卷三七。

潘景珪知湖州制

敕具官某：吳興名邦，今爲輔郡。地大而民阜，賦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習憲章。入從出藩，踐敷舊矣。起家爲二千石，顧豈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爲惠養之政。尚優爲之，以稱朕意。《攻媿集》卷三七。

沈瀛知江州制

敕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陽，號稱要地。軍民錯處，牧御須才。爾奮迹膠庠，馳聲場屋。仕雖三已而無愠，予豈一端而取人？既輟新安之行，復分共理之寄。綏靖十同之衆，撫安萬竈之屯。此而有稱，進則未艾。《攻媿集》卷三七。

承節郎叙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人作過被殺特贈兩官與一子進武

校尉制

敕具官某：爾爲微吏，勇于捍寇而捐其軀，謀雖不足，過于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其子，庸勸邊臣之用命者。《攻媿集》卷三七。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制

敕具官某：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才其間，必又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爾稟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該綜無遺，良史之才，諍臣之風，爾實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刺舉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還爲少蓬，孰不曰宜？來游來歌，以副虛佇。《攻媿集》卷三七。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效用弩手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之子，習于戎昭，練兵山陽。守將以告，授之一秩，以勵能者。《攻媿集》卷
三七。

全宋文卷五九〇八

樓 鑰 九

蔣藺邵公翰奚士遜邵衮並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等：理官之屬，惟廷評爲甚勞，獄成之告，必躬必親，非習于文法者不在茲選。今又試以經術，蓋欲兼用儒者也。爾等俱以場屋之舊，明司空城旦之書而中其科。虛位既久，並舉而用。各揚乃職，使人知引經決獄之效焉。《攻媿集》卷三七。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制

敕具官某：朕以冊府爲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得逢吉爲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于得賢也。爾問學淵博，論議明辯，結知慈

皇，擢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輅車，歸貳容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攻媿集》卷三七。

司農少卿詹體仁太常少卿制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寢遠，放失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爲有用，探蹟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爲朕典禮樂之事，鐘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攻媿集》卷三七。

蔡戡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爾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敷歷已多。深沈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舊矣。比總軍儲，嘗貳外府。升之農扈，備予九卿。朕欲收拾人才，共興治功。覽爾奏篇，又有得士之喜，顧豈獨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平糴以爲備，尚贊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予汝嘉。《攻媿集》卷三七。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制

敕：起鎮泉山，將趨于閩部；易麾鄞水，併護于瀛壖。凜聞憲府之名，增光制閩之寄。具官某受材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衆俊。朝廷德選，寢歷華途。屬予纂紹之初，賴爾論思之益。擢居騎省，端有古諍臣之風；進長烏臺，真得中執法之體。遽收朝蹟，再更歲華。洊畀郡符，俾近畿甸。地當一面，海市三垂，蔽遮浙河之東，控御島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欲田里愁恨之銷；敷暢王靈，正欲藉文武威風之重。倚聞成績，嗣有殊褒。《攻媿集》卷三七。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制

敕具官某：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爾詳練世故，敷歷仕途。鄮嶺分麾，報政久矣；溫陵改鎮，易地皆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內修侯度，外暢王靈。諒無憚于修途，當復聞于善最。《攻媿集》卷三七。

司農少卿胡瑒湖北運判制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又間遣諫官御史爲之，俾遐陬之氓，如在畿甸。矧湖右實據上游，而外臺當軍民錯處之地，任顧不重哉！爾外靜而內明，言簡而氣勁，一見而決，亟實諫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自引嫌，遷貳大農，丐外再三。察其勇退，茲用授爾以飛輓之寄。爲官擇人，非以遂爾之私；因事進規，無忘愛君之意。《攻媿集》卷三七。

高文虎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以太史氏之舊，引疾家居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采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攻媿集》卷三七。

汪粹軍器監丞制

敕具官某：爾舊弼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辯。丞于戎監，孰不謂宜？矧爾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亦惟欽哉！《攻媿集》卷三七。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制

敕：攷《六典》之書，實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今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某聯休天派，擢秀儒科。立志孤高，萬鍾何加于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于間平，惠政徧加于楚蜀。任國大計，爲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猷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勤勞已著于累年，寵數遂登于八座。親賢並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技巧咸精，爾尚敬若工之命。《攻媿集》卷三七。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制

敕：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爲儒者之

效，孰曰民曹之難？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于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勳于劇部。居輦轂彈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後王，聲望相繼；東賈西萬，豪猾自消。疊膺晝接之榮，擢實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財正辭，爾尚明盍徹之意。《攻媿集》卷三八。

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制

敕具官某：國家駐蹕吳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日繁。師帥之寄，尤難其人。以爾先世嘗爲京尹，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少時，博雅篤學，世味沖澹，若將終身焉。一行作吏，所至辦治，處之以榮觀而超然，投之以劇繁而不亂，是宜居此官者。輟自漕臺，加畀延閣，用爲爾寵。唐人有言，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此言殆未純也。五方之民，固爲龐雜；九縣之衆，尤須撫字。威惠交孚，則爲稱職，且稱其家矣。《攻媿集》卷三八。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秘閣兩浙運判制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畿漕視他路尤劇。近歲率用儒者，不惟職務整辦，惠愛遂及于浙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爾起由膠庠，凝粹而開敏，嘗使江東，得斂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苟不

弛。茲由郎省，付以漕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矧在鄉邦，周知利病，爾能罷行之，下有月旦之評，上有公朝之論，當不日而徹聞矣。勉哉！《攻媿集》卷三八。

李大卞知洋州制

敕具官某：洋川在東蜀爲望郡，通儻谷駱谷之道，據黃金戍之險。賢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畀也。以爾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于閒退，而閱歲已多，勉爲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攻媿集》卷三八。

虛恨蠻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國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乃得進秩。三載考績，不以施諸庶僚也。以爾慕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升爾一階。益貞乃心，毋替于舊。《攻媿集》卷三八。

監建康府榷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榷之以佐軍需，其數實繁。爾仕陪都，歲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勸後來？《攻媿集》卷三八。

周秘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李官之屬，率以文法進。求其持身無玷缺，以儒術飾吏事者，尤難其人。爾起名家，久于棘寺，嘗爲丞爲正矣。試郡有稱，奉最來歸。再轉爲丞，復典臬事。雖若小迂，而榮途自此無壅矣。《攻媿集》卷三八。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轉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爾事朕潛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然稍逾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正；既進六資，則朕之寵命復行。上下俱爲得體，而爾受之亦宜。往刺一州，益務忠恪。《攻媿集》卷三八。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郎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羣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冊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之冠，是不于爾而誰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攻媿集》卷三八。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制

紹熙五年正月

敕：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提新府之封。乃睠元台，載颺明訓。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閎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盡輔贊彌縫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不疑。方安藥館之間，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行，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爲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遄十乘之行。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袞衣之寢近，抑知畫錦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佇自葉流根。

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三〕。《攻媿集》卷三八。又見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二〕自「少保」以下，原作「具官某」，據《周益國文忠公年譜》改。

〔三〕「可依前」以下原無，據右引補。

朱熹知潭州制

敕具官某：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控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古學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俟多訓。《攻媿集》卷三八。又見《考亭誌》卷六，《朱子年譜》卷二。

陳公亮江西運副制

敕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爾抗直而詳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畿甸，又有能聲，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待次，姑以徇爾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副眷懷。《攻媿集》卷三八。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制

敕具官某：版曹總國用之要，而帑藏分之有司，必以外府處其中，所以檢梃財貨之出入，不嫌于詳，其可以輕畀哉？爾奮身儒生，習于吏治。在縣爲賢大夫，入朝爲才御史。澄按兩道，攝承十連，皆有聲績，徹于朕聞。召實郎闈，靖共爾位。進之少列，以慰公言。率屬究心，使上下兼足，爾其懋哉。《攻媿集》卷三八。

戶部郎中趙謐軍器監制

敕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爲長，仍攝民曹。往其祇欽，毋替于舊。《攻媿集》卷三八。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轉官制

敕：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材猷通敏，政術闡明。歷事三朝，負縉紳之素望；投閒十載，號簪橐之舊人。心安藥館之居，職寓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簿愈高。用爲晚節之華，其服寵光之渥。《攻媿集》卷三八。

寶文閣學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官致仕制

敕：奉香火于真祠，方徇投閒之請；掛衣冠于神武，遽騰告老之章。雖欲挽留，不如得謝。具官

某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致；出藩入從，蓋詳試者累年。往使殊鄰，抗節不撓。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游鎮泉山之遠。力求閒退，方念儀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引年之奏。俾升官簿，以寵老臣。眷簡未忘，姑遂明農之志；始終無玷，尚餘許國之忠。服此恩光，體予至意。《攻媿集》卷三八。

顏師魯贈四官制

敕：垂車得請，尚想履聲之餘；易簣有言，猶存尸諫之意。愴老成之已矣，念冥漠以憮然。具官某受才高明，植操堅特。莅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風；憂國愛君，直欲任天下之重。獨辭榮于八座，乃斂惠于一方。身退而名益彰，年高而德彌邵。眷舊臣之無幾，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階，仍延世賞。仰無愧俯無忤，何謝古人；生也榮死也哀，終全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寵靈。《攻媿集》卷三八。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致仕制

敕：位列儀曹，屢上求閒之請；恩隆儲案，俯從納祿之私。茲焉告歸，于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學業淹該。隱帙奧篇，了辨無爽；殘膏賸馥，霑丐爲多。冊府道山，極一時儒學之選；詞垣翰

苑，兼兩朝制誥之工。比訖外庸，進儀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敕之風；擢以春官，當虞臣典禮之任。乃因感疾，遽欲辭榮。俾陟崇階，以華晚節。李綱乞骸而去，肯久于尚書；孔戣得謝而歸，仍加于禮部。尚祇渙渥，無媿前良。《攻媿集》卷三八。

尤袤贈四官制

敕：舊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表章載覽，忽形垂絕之言。天不憖遺，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時耆德，事朕初潛。蚤歲宦游，殆及王楊之接；晚年貴重，遂從園綺之招。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侍從之班。召自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瑣闥，嘉悻直之不衰。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弗至甘盤之罔顯，恨不許彥博之少閒。喪此良臣，動予深念，進四階而命秩，按三尺以疏恩。學焉而後臣之，正賴多聞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毋悼不幸。《攻媿集》卷三八。又見《宋四六選》卷四。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加詳，旨則有

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于布衣，名已傳于海內。外庸既訖，衆望愈歸。比再入于修門，寢擢居于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于朕意；鳳池共一，能震耀于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攻媿集》卷三八。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全宋文卷五九〇九

樓 鑰 一〇

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識拔人材，待以不次。惟此柱下史，在邇列以尤親；取之中秘書，迨近時之罕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贊臺院之宏綱；冊府爲郎，號士林之翹楚。擢寘螭頭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謩之意；掌錄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益效忠猷，以酬異渥。《攻媿集》卷三八。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鏗磨勘轉官制

敕：六卿分職，皆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謀謨宏達，識度恢洪。頃膺慈

宸之知，徑上甘泉之列。張旛而使萬里，折戎虜以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民夷而咸服。召登宸陛，擢實秋官。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峻文階之等，益增禁路之光。尚服恩榮，式殫猷告。《攻媿集》卷三八。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制

敕：尚書古之納言，必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馬，實惟邦正之專。肆疇已試之良，爰錫爲真之寵。具官某，訏謨經遠，雅量鎮浮。蚤歷近臣，自有老成之譽；素多仁聞，仍全剛毅之資。推愛人利物之心，爲致君澤民之業。詞掖久推于潤色，經緯尤賴于講明。旅登聽履之聯，兼莅典銓之重。儀刑朝著，滿歲已深；領袖從班，優賢可後？有常德以立武事，正需舊學之規；以軍令而振國容，方倚壯猶之助。往祗成命，式贊永圖。《攻媿集》卷三八。

兵部侍郎耿秉落權字制

敕：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五兵之貳；不煩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敷告于衆。具官某，性資剛果，器識宏深。夙志功名，善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專以斯民爲憂。故典

州則千里舉安，而將命則列城蒙惠。徧儀華貫，寢簡予衷。掄才甫上于禁途，引疾遽收于朝蹟。勿藥有喜，盍歸乎來？留真邇聯，方藉論思之益；願全晚節，尤高廉退之風。乃加真除，俾鎮雅俗。橐弓雖久，豈忘武備之修？持橐甚休，益謹忠猷之告。尚承至意，毋有遐心。《攻媿集》卷三八。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制

敕：朕昭德塞違，臨政願治。乃睠吉士，洊兼夕拜之官；樂聞嘉言，俾正冬官之貳。固云試可，實示褒升。具官某性稟粹純，行能膚敏。被聖父非常之遇，膺周行不次之除。嗣服云初，首居郎省。量才即審，擢真諫垣。顒顒朝望之益高，亶亶奏篇之切當。晉登左陞，咸推記注之功；就尹中都，更資彈壓之重。持橐優遷于起部，典銓仍領于選曹。載輸批勅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宜遂爲真。疇若予工，匪求精于技巧；毋替朕命，尚益效于論思。《攻媿集》卷三八。

汪德翰知崇慶府制

敕具官某：始吾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尋以崇慶名軍。蓋久而後，冠以府號，地望滋重矣，選侯可輕乎？惟爾祖首貳元帥府，以佐中興。爾爲恂恂，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無華。畀以

左符，往守茲蜀。念之哉！無忝爾祖，則不負寄委此邦之意。《攻媿集》卷三八。

宮人符燕燕轉永寧郡夫人李進進轉通義郡夫人制

敕：朕飭修內治，靡形色選之私；周覽掖庭，爰秩婦官之序。有嘉女德，用錫命書。具封某婉孌自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盡心之美，不見驕盈；承《樛木》逮下之恩，惟加肅謹。寢歷歲時之久，備殫夙夜之勤。分樂土以疏封，賁小君而示寵。其祗渙渥，益懋芳猷。《攻媿集》卷三八。

汪義端知舒州制

敕具官某：淮右諸郡，職優而事簡，舒其尤也。爾蚤登甲科，蔚有時望。近膺親擢，欲振臺綱，引去翩然，留之不可。爾才辨劇，屢更盤錯。是邦簡靜，游刃有餘。其與斯民相安于無事，以稱朕安邊固圉之意。《攻媿集》卷三八。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趙彥操職事修舉並除煥章閣待

制制

趙不流

敕：報政輔藩，又見期年之變；疏恩中宸，載加禁路之榮。具官某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頃由輦轂彈壓之任，遂爲朝夕論思之臣。寶婺分符，備著蕃宣之效；會稽奏課，曾陞論譔之華。日坐黃堂，庭無留事；風行黔首，時有譽言。登之持橐之聯，壯我維城之勢。帥臨十國，方爲久任之圖；位列四松，不減近班之寵。尚祇明命，以訖外庸。

趙彥操

敕：帥閫雄尊，著南海于蕃之蹟；璽書勉勵，陞西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茲渙渥。具官某才猷敏劭，學識該通。蚤膺聖父之知，超真列卿之長。俾兼天邑，有趙張之威名；進攝地官，熟研桑之心計。一辭位著，久閱星霜。姑蘇宣三載之勞，章貢總數州之重。頃踰庾嶺，往鎮番禺。撫蠻徼以不驚，惠賈胡而無擾。載嘉善最，俾正從臣。望雲以求蓬萊，毋謂鵬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豹尾。

之班。茲曰殊恩，益圖來效。《攻媿集》卷三八。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制

敕：引年已久，無復尚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太史之尸諫。舊臣無幾，卹典宜加。具官某氣直而能溫，性剛而善下。立朝正色，爲多士之表儀；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裁。洊更名郡，遂返故鄉。奉祠館以怡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閒適，可迪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嘆。疊升命秩，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尚英爽之有知。《攻媿集》卷三八。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一官致仕制

敕：圖舊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體以乞身，胡爲有請？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具官某俊逸不羣，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多；制誥尤工，王楊當爲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桂海冰天，望皇靈而益遠；瀛壖蜀道，專制閫以增雄。是誠宣力于四方，宜俾進官于兩地。出司留籥，遂奉祠庭，用之未盡其才，退而自求其志。卧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彌光，典刑斯在。噫！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扁舟之泛江湖，或謂鴟夷之仙去。皆爾鄉閭之舊，豈

其苗裔之餘？無忝前良，以全晚節。《攻媿集》卷三八。

范成大贈五官制

敕：舊弼遺榮，方遂垂車之志；需章上奏，忍聞易簀之言。天不憖遺，人其殄瘁。具官某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高，無慚古昔；東西南北之表，咸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居閒之寢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晉公之神明不衰。石湖忽墮乎文星，壽櫟遽成夫陳迹。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念三吳人士之無多，嘆一代風流之幾盡。躡五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歸，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後之名。其或有知，當自無憾。《攻媿集》卷三八。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制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極儒雅之選。爾以倫魁之彥，久儀羣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爲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以此望汝也。橫經朱邸，使吾兒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惟休哉！《攻媿集》卷三八。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致仕制

敕：舊弼偃藩，方倚上流之重；需章請老，遽求故里之歸。逝矣莫留，惻然興感。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洞往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臨機輒斷，慕如晦彌縫之功；遇事敢爲，有黃裳經濟之略。頃辭朝會，游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寢銷愁嘆之心；襟江帶湖，雅稱詩書之帥。以疾來諗，乞身甚堅。雖深軫予衷，亦重違雅志，其陟三孤之貴，以華萬里之行。噫！圖任舊人，謂尚堪于大政；注想元老，惜不究于長才。諒服渙恩，式全嘉遯。《攻媿集》卷三八。

趙雄贈少師制

敕：垂車自適，難留故相之歸；屬纊有言，尚篤大臣之誼。殄瘁之嘆，遠邇所均。具官某以康濟之才，際明良之會。坐廟堂而獨任，光輔至尊之朝；解印組以言旋，猶高勇退之節。迨予嗣服，嘗賴矢謨。初爲武侯渡瀘之行，實重周公分陝之寄，游更帥閫，最得士心。不圖柱石之衰，遂掛衣冠而去。勉親醫藥，猶藉典刑，遽淪九京，奄隔千古。爰陟公師之亞，仍加世賞之延。噫！死生旦晝之

常，固達人之所諒；君臣始終之分，豈卹典之可稽？慨想冥途，尚歆異渥。《攻媿集》卷三八。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謙湖北提刑制

敕具官某等：祖宗哀矜庶獄，分道置使，前古未有也。朕承丕緒，尤遴于擇人。爾垓名臣之子，尚有家法；爾謙儒林之彥，尤長吏才。大江之西，人以終訟爲能；重湖之北，民有敝攘之擾。各務澄按，恤民之可矜，懲吏之無良，使遠方之人自以爲不冤，朕將有以褒表之。《攻媿集》卷三八。

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轉官制

敕：一麾出守，實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器資精敏，心計疏通。比從惟月之班，徑上甘泉之列。民曹治賦，更嘉獻納之忠；京口分符，備著蕃宣之效。年勞寢及，治典可稽。俾序進于文階，以增光于侯度。往其祇命，益務告猶。《攻媿集》卷三八。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制

敕具官某：天下之兵，本于宥庭，設屬掄才，實視宰掾。非夫詳練敏明之士，不在茲選。爾起于重珪疊組之家，而以書生自處，蚤更事任，若老于州縣者。出入郎省，殆二十年，敏而不疏，審而無滯。贊吾樞臣，爾其選也。益勉所長，以俟登用。《攻媿集》卷三八。

太府丞曾三聘秘書郎制

敕具官某：道山蓬萊，圖籍鉅萬，士夫仰望，真有飈車羽輪之隔。遊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府，徑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秩然有序，是爲稱職哉！《攻媿集》卷三八。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獨詳焉，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下梃有司之出納，不可以

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詞蔚然，明習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爲多，爰俾序遷，以酬勞勩。爾崇之聲稱籍甚，蚤登著庭，出守邊方，占對尤敏。使還朝蹟，以慰公言。所貴于儒者，爲其能通世務，其以所學，見之事功。勉哉！《攻媿集》卷三八。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制

敕具官某：爾以科級自奮，以才譖見稱。持節分符，俱有聲績。登之卿列，進攝禁途，迨命爲真，乃有異論。朕方遴論思之選，屢欲留行；爾乃陳去就之義，力求引退。畀以右文論譔之職，往撫池陽凋瘵之餘。式邁其行，慰彼黎庶。《攻媿集》卷三八。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實及五年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爾職其事，遂閱五年。何愛一官，以獎勞勩。《攻媿集》

卷三八。

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敕具官某父某：朕日侍慈皇，推尊祖后，母儀備三朝之盛，壽簡增八袞之崇。奉徽稱于日至之長，講慶禮于元正之始。爰本親親之道，用推老老之恩。以爾積善有餘，潛光不試，粵有賢子，祖父云「孫子」。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名曹」，都司云「宰掾是司」。聿觀縟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陞命秩，以示寵光。益務教忠，用圖顯報。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同前制「朕日侍慈皇」至「用推老老之恩」。以爾婦道素全，壺彝甚飭，粵有賢子，祖母云「賢孫」。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名曹」，都司云「宰掾是司」。聿觀縟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加沐邑，以示寵光。郡夫人「爰封名郡」，國夫人「晉封大國」。

職事官内外陞朝官京局京官選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母

敕具官某父某：朕以祖后壽登八袞，恭侍慈皇，奉上萬年之觴。爰推老老之恩，以廣親親之道。以爾潛光不試，積善有餘。祖母并母云「壺彝甚飭，婦道有聞」。子仕朝行，身逢慶霈。祖父云「孫仕朝行」，朝官云「子通朝籍」，京局京官選人云「子仕中都」，在外京官選人云「子在仕途」。爰加異渥，以惠高年。《攻媿集》卷三八。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制

曾祖太子少保士慮太子太保

敕：我有宗臣，進長樞筦。雖循牆而避寵，終出綍以疏榮。貴震一時，恩及三世。具官某分暉帝胄，履善家庭。九族序遷，曾不登于膺仕；百年隱行，乃有見于後人。惟爾曾孫，既登右府。亞于宮保，已賁幽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師之重。前無舊比，歿有餘光。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敕：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闔政。恩既加于曾廟，封宜進于小君。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信厚之族。雖中饋之職，無顯于外；而內則之懿，能肥其家。逮三葉而益昌，位元樞而鼎貴。載加名郡，以表芳猷。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敕：紫樞元臣，方隆于同姓；青宮亞傅，嘗寵于大家。位既愈崇，恩亦宜稱。具官某奕奕帝王之胄，恂恂儒素之風。教子以經，至孫而貴。鳴珂佩玉，雖不見于生前；疊組重圭，乃追榮于身後。進登一品，以慰九京。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人

敕：世胄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實自《召南》之風。具封某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俱備，典則不渝。教子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撫孫甚愛，真有含飴之歡。茲領樞庭，以翊興運。頃嘗頒夫沐邑，俾載益于郡封。爰分廣濟之名，式慰謹終之意。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敕：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爾有子，遂爲股肱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家法有自，天資尤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曾閔之孝欽，慕間平之儒雅。爰謹家庭之訓，遂傳宥府之賢。乃進宮師，以彰陽報。其祇明命，益啓後昆。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敕：愛君憂國，繫我本兵之良；嫺德娠賢，可後榮親之渥？具封某稟資柔懿，植操幽閒。以澤底之名家，歸天潢之支派。中閨甚肅，不辭舉案之勤；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何不淑，其後遂興？洊啓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鵲巢》之隱。惜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生自儒門，嬪于皇族。身能全于婦道，生弗永乎天年。迨夫子之登庸，嗟室人之冥漠。視其爵秩，賁以恩光，易番水之舊封，畀眉山之新渥。尚惟靈爽，式克欽承。《攻媿集》卷三八。又見《宋

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全宋文卷五九一〇

樓 鑰 一一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權吏部侍郎致仕制

敕：侍朝甚喜，方儀荷橐之聯；何恙之深，忽上掛冠之請。初不聞曾子之疾，乃欲爲疏傅之歸。具官某文有菁華，學稱博雅。頃屢登于位著，矧夙備于儲寮。嗣服云初，首頒于召節；殿邦既久，終入于從班。謂其數器之兼，畀以二銓之重。預修史策。勸講經帷。造膝陳謨，曾未浹日；抗章告老，胡不待年？許尋里社之間，仍守天官之秩。子騫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幹之卧漳濱，徒深懷舊。尚祇渙渥，以保修名。《攻媿集》卷三九。

沈揆贈四官制

敕：孟軻之致爲臣，方軫留行之念；曾參之啓予手，忽聞將死之言。撫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淑。具官某老于文學，志在事功。博極羣書而發于英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篤論。任握節分符之寄，所在著稱；登簪筆持橐之班，于時未久。抱疴自列，納錄言歸。當危憊以奏篇，眷忠勤而隕涕。爰加卹典，悉按彝章。進官序以甚優，畀賞延而不吝。尚惟英爽，歆此寵靈。《攻媿集》卷三九。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上舍內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壽登八十者，始得預此。爾年方從心，以有子列在右庠，嘗預舍選，寵以命秩，祖父并父云「進加命秩」，祖母并母云「寵以恩封」。最爲優異。其服明渙，以迪壽康。

外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惟爾有子，祖父母云「有孫」。列在右學，年登八秩，寵以恩封。父母同詞，加封云「加進恩封」。其服渙恩，以綏吉履。《攻媿集》卷三九。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彥換從義郎王楫換秉義郎制

敕具官某：汝久隸羽林，積勞可紀。授以勇爵，實應舊章。往其欽承，益務忠恪。《攻媿集》卷三九。

王進之知德慶府制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高皇興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攻媿集》卷三九。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制

敕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几，難以徧察，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靜而敏者，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者而通世務，桐川奉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典三銓。鵬弁之士，惟吏是聽，雖有抑滯，不能自伸。爾其念哉，勉贊而長！《攻媿集》卷三九。

浙西提舉黃適本路提刑制

敕具官某：三丞出擁使節，還爲郎曹者多矣。以爾之賢，列屬憲臺，丞于中秘，使事修舉，宜俾來歸。浙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靜退自處，無羨于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爲畿甸之望。表廉幹，儆惰偷，民以不冤，清我臬事，朕豈使爾徒久于外哉！《攻媿集》卷三九。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制

敕具官某：朕惟倉庾斂散之法，山海摘煮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畿甸之間，選用尤重。以

爾學贍而文敏，外寬而內剛，進丞司宗，華問采暢，兼掌名表，屬詞最工。持節有行，去天尺五，酌豐歉而賦政，辨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以稱。《攻媿集》卷三九。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制

敕：引經告老，爲神虎掛冠之歸；念舊疏榮，峻龍馬負圖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秉操堅剛，著書淵博。蚤游冊府，擅溫厚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十年筆橐，人望素隆。數路麾符，民庸益著。高蹈囂塵之表，久從香火之間。年既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羽翼之資黃綺，毋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臯夔，當遂《考槃》之樂。尚祇明渙，式介蕃釐。《攻媿集》卷三九。又見《宋四六選》卷四。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于《甫刑》一書，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父于民棐彝。」爾蚤以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靖共之譽。廷尉選丞，以爾爲之。其試所學，以廣朕欽恤之意。《攻媿集》卷三九。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制

敕具官某：爾以甲科自奮，用爲掌故之官。中更艱棘，蓋久而後得之。退然自牧，亦既再歲。賢關清選，爾宜居之。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橋門之士，將于爾觀焉。《攻媿集》卷三九。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擒獲許伯祥等循兩資制

敕具官某：警捕尉曹職也。姦民寇攘，爾能致之。連帥有言，何愛旌賞？《攻媿集》卷三九。

余永弼知閩州制

敕具官某：閩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得身到其地。爾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爾起儒門，萬里入蜀，洊更事任，雅有能稱。郡寄寢高，事權益重。無輕民事，克勤小物，則可以稱此矣。《攻媿集》卷三九。

王寅知江州制

敕具官某：長江上游，以潯陽爲重鎮，分屯禁旅，控禦一面，守將非它郡比也。以爾三領左符，老于吏治，番易之政，人多稱之。其殫撫字之心，無改中和之舊，使兵民晏然，隱若敵國，則不負選侯之舉矣。《攻媿集》卷三九。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爾有志當世，結知慈皇。守郴陽，使湖外，又皆有聲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飛輓之重，不以輕畀，叱馭而往，毋憚馳驅。撫摩吾民，廉察羣吏，以稱外臺耳目之選，是惟休哉！《攻媿集》卷三九。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温州制

敕具官某：朕遴選諫臣，以廣聽覽。爾頃居九列，旋冠宰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諭事不回，

方嚮于用，銜恤而歸，念之不忘。亦既即吉，起鎮東土。惟永嘉在左浙爲望郡，山川秀發，衣冠鼎盛，四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深遠，人物日庶，事亦滋繁。非得精明和惠之人，未易辦治。爾其人矣，堯章寓職，以寵爾行。俟訖外庸，登進未晚。尚其欽哉！《攻媿集》卷三九。

幹辦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晉王謝，人物輩出，文獻相望。爾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發身，以吏課交薦。其在朝列，退然若無所修綜者，而人自稱之。勾稽外府，姑以序進。勉紹家學，以稱所蒙。《攻媿集》卷三九。

趙像之福建提刑制

敕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于衆久矣。以爾被服儒雅，屢持使節，往司宗盟，聲望日著。雖無預于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輶車，不俟臨遣。「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聖人之言，固未易及。得情勿喜，尚惟勉旃！《攻媿集》卷三九。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制

敕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于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益著外庸，爰錫寵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攻媿集》卷三九。

朱翱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惟爾祖光輔思陵，爾父又登從列，君子之澤未艾也。爾被賞延，乃能明習文法，致身廷評，出守辰陽，奉最以歸。進之棘丞，榮路無壅。益勉厥職，無忝爾先。《攻媿集》卷三九。

淮西運副趙師霁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制

敕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潞，董饗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金陵莫重焉。爾決科自奮，飾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辦治。嘗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幣更張之餘，賴爾撫摩調護之力，民

情悅服，名稱益彰。茲以亞卿，往司調度，足兵足食，復于爾觀焉。尚殫爾心，以副詳試之意。《攻
媿集》卷三九。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

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適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固吾圉。率衆庀工，汔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勸勞
勩。《攻媿集》卷三九。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制

敕：朕肅正宮闈，日修于內則，整齊品秩，尤戒于私恩，必有柔儀，乃容序進。具封某稟資婉
嫕，履行純和。久承《樛木》之慈，得備貫魚之列，疏封名郡，錫號小君。知閱時之滋深，嘉率職之
無怠。登之女御，示我壺彝，位幾近于九嬪，爵亦儕于千石。帶弓箭而侍君側，吾豈務于燕游；理絲
枲而獻歲功，爾尚勤于蠶織。《攻媿集》卷三九。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制

敕：司筦籥于留都，方資賢牧；典銓衡于選部，當任舊人。乃播綸言，載儀禁路。具官某性資剛毅，學力精深，聲華蚤擅于倫魁，名節尤稱于傑特。訓辭溫厚，信獨步于一時；朝夕論思，率主盟于公議。旋由夕拜，進長天官。閩部選侯，洊更鎮撫；秣陵謀帥，復藉保釐。屬興宣室之思，俾趣鋒車之召。渴聞讜論，日佇尚書之履聲；器使羣才，更賴山公之啓事。毋庸俟駕，亟遂歸班。《攻媿集》卷三九。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朝行簿領之官，勾稽之外，職業素簡。惟理官設屬，則有近制，廷評奏當之成，俾分考而訂正之，遴選非他比也。以爾天潢之秀，儒雅自將，試邑佐州，遇事不苟，且嘗列于朝矣，其服朕命，益觀汝能。《攻媿集》卷三九。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祇應實及二年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祇事重華，尤謹于藥石之奉。爾以瘍醫，奉職惟謹，亦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爾階，其思所報。《攻媿集》卷三九。

俞澂知常德府制

敕具官某：武陵爲湖北名邦，以壽皇潛藩，地望增重。總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選侯而用焉。爾出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廉之操，得溫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郎曹卿寺，踐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遐服。明聽朕言，無輕民事。《攻媿集》卷三九。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勘轉官制

敕：一麾出守，久著于民庸；三載陟明，適登于吏攷。乃頒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敏劭。西掖擅演綸之美，東臺高批敕之風。易鎮會稽，暢威名于近甸；分符鄂渚，增形勢于上

游。茲以年勞，應于治典。雖曰有司之定制，是爲增秩之殊榮。益圖爾功，以謹忠報。《攻媿集》卷三九。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該慶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制

敕：朕禮厚兩宮，當累洽重熙之際；年登八袞，奉隆慈備福之尊。乃推老老之心，庸廣親親之道。具封某氏起自名族，嬪于大門。善相其夫，爲部使者之貴；親見吾子，任中執法之嚴。方乘輕軒，以就祿養，逢國家之慶霈，開湯沐之新封。位正小君，爰擇黃岡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彤管之華。益介壽祺，以儀閨闈。《攻媿集》卷三九。

太府少卿吳玘太府卿淮東總領制

敕具官某：國家東巡吳會，列戍江淮。惟此丹陽，尤爲近屏。護餉既久，可後褒升？爾儒雅雍容，克勤吏道。詳歷版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亞卿之華。頃以王臣，往給軍食，調娛酬酢，上下帖然。就加惟月之班，其服自天之寵。勿替于舊，益圖爾功。《攻媿集》卷三九。

迪功郎李閔父儀甫該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制〔二〕

敕具官某：爾積行有素，年過九齡。有子在官，實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爲爾寵。《攻媿集》卷三九。

〔二〕功：原作「公」，據宋官制改。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制

敕：朕日聽外朝，退修內治。婦官具設，尤嚴陞級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容之懿。具位某氏雅稱柔履，選自良家，事宮壺以服勞，閱歲時而滋久。啓封名郡，進位小君，仍頒祿秩之優，庸示禁庭之寵。其祇渙渥，益懋芳猷。《攻媿集》卷三九。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遞鋪梁青違滯金字牌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矧制閫動係邊事，可少稽乎？爾怠于職，行不以時，奪爾一

階，以懲不恪。《攻媿集》卷三九。

國子錄陳邕武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爾掌教國子，蔚然有稱。嘗對便朝，論事尤切。長于右學，益觀通才。武尚止戈，兵實貴謀。其以斯意，訓迪學士。庶幾得有用之才，以備將帥之選焉。《攻媿集》卷三九。

王介國子錄制

敕具官某：士登甲科，立致膺仕。亦惟行誼有以稱，則得之斯無異辭。爾當龍飛之初，居俊秀前列。輔邦入幕，以儒雅飾吏，是能稱此科級者。擢居冑監，典我教事。又能稱此，使學者宗之，則爾之進未艾也。《攻媿集》卷三九。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司宗有丞，在頌臺冊府之間，非列寺比，故其選甚高。爾蚤擢乙科，嘗試劇縣。慈皇

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寵，再入修門，其才益著。比以編摩之職，攝郎省、參宰掾矣。茲登清途，預修寶牒。益謹厥職，以究爾長。《攻媿集》卷三九。

王漑戶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版曹掌國之大計，而左民尤爲繁劇。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焉，思得疏通詳練之士久矣。爾源流家傳，緣飾吏事，往使于蜀，精敏有餘，操贏貲以蘇疲瘵，嘗加詔獎，召對便朝，審其可用。往振茲職，益觀汝能。《攻媿集》卷三九。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領制

敕具官某：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萬里，選才尤詳。矧總餉之寄，動關軍國，見大夫臨遣，而行或不及事。爾蜀國之彥，嘗列于朝，觀風夔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職，就董五十餘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困矣，軍須方繁，足食足兵，佇觀儒效。《攻媿集》卷三九。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制

敕具官某：爾學術該通，論議根據，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聲，蓋嘗見于用矣。勾稽頌臺，進丞農扈。雖曰曾預禮樂制作之事，要須詳試簿書期會之間。爾惟通才，其體此意。《攻媿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五九一一

樓 鑰 一二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爾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宏博之科，宜仕于朝久矣。徊翔幕府，列屬容臺。賢士之關，師儒虛位，疇咨多士，僉曰汝宜。溫故知新，爾其自勉。《攻媿集》卷三九。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制

敕：由端揆以殿邦，允藉保釐之略；爲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綽。具官某謀猷宏達，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聲之顯；兩朝異眷，遂專國秉之隆。矧惟舊學之臣，久處

洪樞之任。密參廟算，既兼文武之資；祈解政機，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疏榮。顧陳義以甚堅，爲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賢；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坐嘯。其爲十連之帥，式遄千騎之行。噫，嘗本五兵，彌覺偃藩之重；周知萬務，豈云斂惠之難。尚訖外庸，益綏休寵。《玫瑰集》卷三九。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制

敕：召還選部，行領從臣之班；居守陪京，復分方面之任。選用之遴，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掌我帝制；以六經之學，格于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閩部。旋畀保釐之寄，實資鎮撫之功。尚書喉舌之官，固應圖舊；河東股肱之郡，故特召君。矧荒政之方修，亦遜章之沓至，俯徇借留之志，益高難進之風。龍閣陞華，用爲爾寵；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著外庸，以綏渥。《玫瑰集》卷三九。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惟爾先正，光輔高皇，配饗廟廷，燕及後裔。凡爾昆弟，序進于朝，社稷之司，不以

輕授。靖共爾位，毋忝爾先。《攻媿集》卷三九。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秘閣知夔州制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號稱夔門，蓋蜀川之喉衿也。謀帥之重，實難其人。爾西南望士，三持使節，蜀之民服爾名已久，爾亦習知風俗之詳矣。潼川未行，易鎮茲部，寓直中秘，以爲爾寵。民生凋瘵，非他路比，罷行利害，汔可小康。其尚勉哉，以稱推擇之意。《攻媿集》卷三九。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制

敕某人：荒政之修，勸分爲急。爾出私儲，以濟饑民。何愛一官，用勸來者。《攻媿集》卷三九。

承信郎樵貨務檢法使臣錢煜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樵山海之利，以佐邦儲，賞典最厚。爾奔走其下，亦預進官。尚勉公勤，思有以稱。

《攻媿集》卷三九。

陳謙夔路運判制

敕具官某：夔門爲蜀要衝，川陸險絕，刀耕火種，民生甚艱。將輸之寄甚重，郡計實仰給焉，非通敏之士，不在茲選。以爾有用之學，游試劇繁，以南蘭陵吏課之最，領湖右斂散之權。茲爲朕行，調度一道，撫惠疲氓，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其生，則朕之顧憂寬矣。《攻媿集》卷三九。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制

敕具官某：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資高而練事，法明而尚寬者居之。大臣謂爾爲可，且曰是嘗爲卿，爲部使者，帥維揚矣。中更退閒，起爲漢東，而治辦丹丘之政，民安而歌之。使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稱欽恤之意。朕曰俞哉，式遄其驅，毋替朕命。《攻媿集》卷三九。

奉議郎提轄榷貨務謝儼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榷筦之繁，總于京邑。爾不欺于職，濟以變通，歲入之貲，坐致贏羨。可無褒賞，以

勸後來？其祇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攻媿集》卷三九。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制

敕具官某：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之重。兼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欲求通才，得我賢族。以爾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擁麾榮于三州，屢書課最；總貨泉于六道，式阜邦財。俾行邊疆，進專漕計。尚思忠報，益著外庸。《攻媿集》卷三九。

文思院造皇太后尊號冊寶監官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稱于祖后。白玉之牒，鏤刻甚工；黃金之璽，一鑄而就。雖曰有司之職，實惟莅事之勤。各進爾階，庸示嘉寵。《攻媿集》卷三九。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德秀大理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等：列寺之屬，皆有勾稽。惟容臺禮樂是司，實預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議之司。銓叙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爾誠之聲稱籍甚，持以靖共；爾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襮。茲庸並命，其進未央。尚體優恩，各揚乃職。《攻媿集》卷三九。

福建提舉張濤提點坑冶鑄錢制

敕具官某：國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鍾官辦銅〔一〕，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爾抱負不凡，詞章精贍，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部，皆有聲績，舉以命汝。其爲朕謹調度，察姦欺，使邦財阜通，朕豈久汝于外哉！《攻媿集》卷三九。

〔一〕辦：原作「辯」，據文意改。

宋之瑞福建提舉制

敕具官某：爾以儒學之秀，三仕于朝，滋嚮于用，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斂散之司，職優而事重。疇咨膚使，起爾于家。士之宦學，不以仕已爲喜愠；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爲重輕？爾尚勉旃，以俟光寵。《攻媿集》卷三九。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樸搜獲銅錢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邊郡嚴錢幣之出，而吏多不虔。爾能摘狀，遂正其罪。選階之進，以懋爾勤。《攻媿集》卷三九。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制

敕某人：爾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級。錫之武爵，尚其勉旃。《攻媿集》卷三九。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舉轉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國家分遣禁旅，列戍江城。京口捍蔽行都，最爲要近。爾以宿將，坐總戎韜。威名隱然，壁壘靖謐。五年于此，宜賞賢勞。遙刺侯邦，是爲異寵。益思忠報，毋替厥初。《攻媿集》卷三九。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鄺氏竝轉

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竝封郡夫人制

敕：朕承累洽重熙之運，奉隆慈備福之尊。疇咨女御之良，爰畀恩光之渥。具位某氏稟資婉孌，植行柔嘉。選在掖廷，蚤備婦官之列；事予祖后，寢更歲籥之深。屬慶典之告成，演褒綸而逮下。進封大國，胡氏、蘇氏、張氏云「啓封名郡」。益懋小心。《攻媿集》卷三九。

煥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制

敕：擁東越之麾，方騰吏課；糾成周之族，有賴宗英。優加留務之班，式寵從臣之舊。具官某氣和而智敏，屬近而行尊。夙分帝胄之華，寢歷仕途之久。政成京邑，嘗進貳于司空；身處輔藩，訖褒升于次對。來奉便朝之覲，俾專屬籍之盟。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壯磐石以承休。是曰當才，奚勞多訓？《攻媿集》卷三九。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親屬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爾父頃使敵國，爾雖不預行役，而善于子職，使行者不內顧，而居者得所安。勞還之初，亦被醴賞。舉行于今，尚其祇服。《攻媿集》卷三九。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制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聘殊鄰，凡預驅馳，均有勞還之賞。矧以鉛槧爲職，潤色使華，疊進選

階，于汝何吝。《攻媿集》卷三九。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祖后萬年之觴，霈澤四方，及人之老。爾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階，用華晚節。使臣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為優恩。」《攻媿集》卷三九。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制

敕某等：爾在屬籍，逢時覃霈，能以文藝，自取科級。予之武爵，尚其勉旃。《攻媿集》卷三九。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秘閣制

敕具官某：水利本以惠農，常平使者之職也。爾使淮東，善于其職，建議任責，迄觀厥成。倅來以圖，如指諸掌。閉縱隨時，條流有序，綿亘及數百里之遠，灌溉為千萬頃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謝安為埭，人以召伯名之。爾通敏有餘，不擾而辦，名以紹熙，淮

民不汝忘也。寓直中秘，以寵爾勤。朕所以待汝者，何止是哉！《攻媿集》卷三九。

姚槩知邕州制

敕具官某：南晉深入嶺右，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管。今亦併護數州，權任亞于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爾莅官不苟，有趨事赴功之心，治施與靖，咸有聲績，班班可紀，今又命爾以此邦。固圉寧民，尚其勉哉！《攻媿集》卷三九。又見《粵西文載》卷二。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制

敕：廷尉天下之平，洊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從班。是曰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闥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筵明刑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裡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攻媿集》卷三九。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制

敕具官某：襄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過數州，而實兼諸使之職，控制邊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爾起世家，能以儒雅飾吏事。嘗守申伯隨侯之國，又三使于蜀矣。萬里召還，復畀華節。惟爾鼻祖，致身九卿，以桐鄉之裔夫，爲漢世之循吏。爾其苗裔，當慕前列，以此位而行志，豈不易于一裔夫哉！《攻媿集》卷三九。

訓武郎監榷貨務陳仲堅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榷筦之重，總于中都。爾能其官，歲入贏羨。加之命秩，以勸後來。《攻媿集》卷三九。

倉部郎官鄭湜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國家刑辟之寄，總于廷尉，而職則分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審聽囚徒，必命儒者臨之，其旨深矣。爾少而發藻，善爲詞章，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譽

日聳。郎潛未久，畀爾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哉。
《攻媿集》卷三九。

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制

敕具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歉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尚遒其行，庸副虛佇。《攻媿集》卷三九。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制

敕具官某：侍御之臣，苟曠瘝而必罰；歲時既久，俾牽復以自新。爾舊服禁嚴，雅稱詳謹。佩侯邦之組綬，官簿寢高；屬宸陛之橐鞬，戎容甚肅。頃懲慢弛，知務省循。況更政典之修，徑授廉車之秩。益思恭恪，以對寵光。《攻媿集》卷三九。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壽皇玉牒循一資制

敕具官某：寶牒成書，嘗頒醴賞。汝供刀筆，亦與進官。毋曰例遷，其思所報。《攻媿集》卷三九。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盱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壞之，毒流至今。爾自力于政，而承積弊于二十餘年之後，給餉有闕，無所歸咎，稍鑄一秩，以儆後來。《攻媿集》卷三九。

沈合知岳州制

敕具官某：岳陽據荆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實重焉。爾清約詳練，資歷寢深。惟爾兄舊鎮長沙，威望凜然，父老類能道之。試郡云初，毋忝家聲，則知共理之意。《攻媿集》卷三九。

趙不遇江西提舉制

敕具官某：爾頃以吏課之優，爲郎起部，出守輔郡，蔚然有聞。江右斂散之重，俾爾持節以臨之。昆弟三人，少則俱列于儒科，今又分道而爲使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爾事，以稱所蒙。《攻媿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五九一二

樓 鑰 一三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制

敕：輔郡承流，久不聽尚書之履；价藩謀帥，茲又懷太守之章。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慮表，學紹儒先，踐敷既歷三朝，侍從亦踰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地官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惠疲氓，盡銷愁恨歎息之心，尤見勞來安集之政。眷惟東土，密邇行都。先帝上賓，將奉因山之役；大邦維屏，益嚴分閫之除。惟爾通材，稱予隆委。規模素定，既所臨而有聲；威信兼行，當不擾而自辦。佇聞成效，奚俟多辭。《攻媿集》卷四〇。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制

敕具官某：視禁林之草，允藉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早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拭圭出使，握節言旋。曾坐席之未溫，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勤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爲朕行，毋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宣室之對鬼神，當俟政成之後。《攻媿集》卷四〇。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九。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制

敕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爲湖北常平使者，蠻獠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攻媿集》卷四〇。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制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風采爲先，所以寄吾耳目于千里之外，不欲其數易也。以爾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聲望翹然，持憲湖陰，正欲倚重。易節鄰部，非以便爾之私，又將于爾乎觀焉。尚勉之哉。《攻媿集》卷四〇。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澤降授中官大夫荆大聲降授中官正劉孝

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復元官制

敕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欲求端于上，必有日官以司之。爾善于觀象，見謂老成。頃以不謹，嘗鑄命秩。涉期而叙，法也。勿以爲宜得而忘所報。《攻媿集》卷四〇。

修武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門茅恭收趁增羨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榷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增羨之賞，司關者亦預焉。進爾一官，益勉而職。《玫瑰集》卷四〇。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制

敕具官某：縣令與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爾爲大邑，以重辟告于郡，却而復上，幾陷平民于死。迨冤狀既白，而欲便文以自解乎？外臺有言，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尚爲輕典也。《玫瑰集》卷四〇。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仕制

敕：鎮五羊之地，方通持橐之班；叩九虎之關，忽上挂冠之請。是爲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素優，莅政尤敏。早參民部，旋自逸于燕閒；晚歷藩方，嘗屢騰于課最。眷南海折衝之略，升西清

次對之聯。聞囹圄之屢空，見里閭之不擾。胡爲感疾，遽欲乞身？念帥閫之幾年，進文階之四品。鄭尚書之威信，日佇來歸；漢大夫之優游，諒深自得。以華晚節，以勵能臣。《攻媿集》卷四〇。

帶御器械某知閤門事制

敕：設上閤之官，豈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抑以儲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略。奏最于淮陰爲侯之地，易鎮于亞父所封之城。聞父喪而棄官，人咨其孝；承召命而引道，朝賞其忠。釋苴杖以趨班，屬橐鞬而衛上，授之以仲叔圉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知方，宜軍容國容之俱習。是將用汝，尚其勉旃。《攻媿集》卷四〇。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總轄牧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行 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勞以進武爵，率有止法，無得踰焉。以爾久任戎務，舉軍推其能，出視駟牧，善修馬政。寵以郡刺史之職，蓋異恩也。其奮事功，以圖報稱。《攻媿集》卷四〇。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制

敕：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鄉評。再策足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于橫榻，久肅正于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鑑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修名。《攻媿集》卷四〇。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臨御之初，精求政體，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屬于端公。茲得其人，他可類舉。以爾秉心堅正，燭理融明。學問之懿，察于朱邸橫經之日；風節之峻，見于諫省論事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牀。其爲朕別白正邪，振舉蠹弊，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四方風動而朝廷益尊，于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攻媿集》卷四〇。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制

敕具官某：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而後之諫官不過一二，苟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袞職之闕哉！朕御圖伊始，下詔以來直言。舊學之臣，聲著騎省，首命序進，以示四方。爾發藻士林，負敢言之氣，事朕宗邸，動有箴規。輟任拾遺，兼侍經幄，風采凜然，聞于中外。茲庸命汝，官以諫名，予違則汝弼，汝言則予從。豈惟身處寡過之地，庶幾海內之士聞其風者有樂告以善道之益焉。《攻媿集》卷四〇。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制

敕具官某：爾樸茂忠恪，見推士林。頃貳司成，學者厭服。蓋平日踐履之效，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司宗少列，位亞容臺，叙百世之本支，修累朝之史牒，惟老于文學、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舉以命爾，公論惟允。勇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攻媿集》卷四〇。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制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于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攻媿集》卷四〇。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制

敕具官某：大農本周稷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朱邑號循吏，鄭康成爲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節自奮，官以人重，顧不信歟。爾以儒術治行，選爲少列，徊翔朝行，最爲舊人。進而爲長，雖曰序遷，益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爲此官之重哉！《攻媿集》卷四〇。

劉光祖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忠直之士，爲國之寶。本朝名臣，豈無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此又祖宗之家法也。況爾予之舊學，相從有年，執法殿中，號稱謇諤。雖嘗引去，聖父任以外臺帥閫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茲庸命爾爲少列于大農，實爲多士先。尚遒爾驅，以副朕傾徯之意。《攻媿集》卷四〇。又見民國《簡陽縣續志》卷八。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制

敕：眇予沖人，臨政伊始，惟我太上，知卿最深。朱邸談經，專任以輔導之事；銀臺批敕，又屬以出納之言。雖抗論而遷厥官，終留行而不使去。至今日而復用，豈人力之能爲？具官某學貫九流，識通千古。世居劍外，擅蜀士之雄文，地近關中，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體國；利害禍福，不知有身。久從吾游，備見爾蘊。迨此纂承之日，付之封駁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諄諄之誨；不負所學，會觀謬謬之言。倚注方深，權輿于此。《攻媿集》卷四〇。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制

敕：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真。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所言。首畀故官，洊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遄爾驅，以副朕望。《攻媿集》卷四〇。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制

敕：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爲名流，擢登詞垣，實預國論。具官某爲有用之學，抱軼羣之才。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視言動而必書；額叩龍墀，抗威顏而不撓。方朱邸橫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超除，深允衆望。訓詞溫厚，爾其振盤誥之文；朝夕論思，爾毋廢箴規之益。尚圖忠報，奚事多辭。《攻媿集》卷四〇。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王者嗣膺丕祚，首用舊僚。非欲私我所與，而厚平日之恩。蓋將舉吾所知，以來當世之士。列爾二史，助予一人。以爾蚤冠儒科，久儀朝路。不以仕已爲意，而益進于學；不以利害爲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既效忠嘉，殿陛尤加剴切，被眷知于慈宸，爲賓友于王門。迨初政之方新，與羣英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凡論事而直前；出則班豹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從。是爲爾寵，期懋予衷。《攻媿集》卷四〇。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朕踐阼云初，涉道尚淺。實賴二三元老，力濟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不逮。惟平日賓僚之舊，分一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爾能稱。爾詞華敏贍，學術淹通。蚤蜚場屋之聲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著庭而兼史筆之重，由郎省而參宰掾之司。比從予遊，實自親擢。學爲可用，閱義理以滋多；中自不欺，樂講論之日益。其居柱下，密侍朕前。尚思嘉猷，以助初政。《攻媿集》卷四〇。

參知政事陳騏知樞密院事制

敕：九五正位，方承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當今之選。用人由舊，錫命維新。既久貳于政機，宜進專于省府。具官某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容，以博學篤志而爲世醇儒，以正色直道而致身近輔。斯謀入告，則惟后之德；一夫不獲，則時予之辜。厚重若絳侯而有多文之學，彌縫若如晦故無揚己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機之周密。睠我元老，長予本兵。藉東省之猷爲，領西樞之方略，事均一體，威示四方。噫！折千里之遐衝，顧豈圖于近效；建萬世之長策，正有賴于訏謨。其務同心，以康庶事。《攻媿集》卷四〇。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制

敕：文武兩途，實歸一道；東西二府，允賴兼資。粵予菲涼，膺此付託，乃進鴻樞之貳，俾參嚴嘏之嚴。具官某宅心粹夷，植操堅特，凜凜有大臣之體，謙謙得君子之風。壽皇知臺察之名，擢居法從；太上眷儲僚之彥，授以本兵。喟然形憂國之誠，卓爾任正君之責，言婉而切，氣勁以溫。故于宥密之司，率藉調娛之力。稽之公論，蔽自朕心。欲新政之設施，宜舊人之圖任。是資共二，有賴同

寅。噫！朕方求内外之安，經理于上；爾尚慮軍民之要，彌縫其間。庶幾有成，其永無斁。《攻媿集》卷四〇。

覃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敕具官某：朕奉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阼之初，大敷霈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選人在任云：「凡預選階有官守者，皆許序進。」嶽廟云：「雖食祠祿，咸許序進。」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異恩。《攻媿集》卷四〇。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敕具官某：朕仰惟太上不俟倦勤，傳祚眇躬，覃霈之頒，仕者進秩，雖致其事，亦預此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王者之仁政也。朕心庶幾焉。《攻媿集》卷四〇。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制

敕：朕嗣居九重，臨制萬國。若刺史縣令之衆，未暇究詳；惟方伯連帥之功，首當褒表。眷時元老，嘗秉鴻樞，撫荆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某受天間氣，爲世名臣。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于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受知兩朝，致位四輔。過江而見王導，有國何憂？舉衆而得臯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建大將之鼓旗。固邊圉以內周，宣王靈而外暢。惟予初政之急，念茲舊弼之賢。下詔求言，方期樂告；視邦選牧，有賴于蕃。惟此昭潭，峙乎南服，帶洞庭而負喬嶽，扼嶺嶠而震蠻獠。藉卿威名，壯我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貴，用爲東諸侯之先。噫！陶公之封長沙，足倚上流之重；賈傅之對宣室，已深前席之思。尚遄十乘之行，以慰一方之望。《攻媿集》卷四。

全宋文卷五九一三

樓 鑰 一四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制

敕具官某：荊州居國上游，自古爲用武之地，謀帥之重，每嘆才難。以爾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氣以義，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一辭禁闥，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著。寵以論譔之職，以殿是邦。朕承丕圖，臨制四方。萬里之遠，謂斯民宅生于刺史，故大明黜陟，以示好惡。由支郡而受閫寄，爾實爲初政第一選。固圉靖民，可不懋哉！《攻媿集》卷四〇。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恩贈中散大夫制

敕：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喉舌是司，兼領典銓之重；而松

楸在遠，方深陟謁之思。乃分寵光，用賁冥漠。具官某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爲君子之儒，稱于里社；自樂先王之道，老矣丘園。尚及郗超入幕之賓，不見紀隲隔屏之坐。素多隱行，遂爲大門。茲登五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賢子方用，侯封未央。其歆綸誥之恩，繼有蜜章之渥。《攻媿集》卷四〇。

參知政事陳騏該覃恩封贈制

曾祖太子少保數太子太保

敕：朕祗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其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積善素深，秉心無競。恂恂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坦無營，自樂衡門之老。侈厥餘慶，流于後昆。進參政地之崇，追賁儲僚之峻。肆由亞保，薦錫明綸。用昭寵靈，以慰冥漠。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此名族。動謹珩璜之飾，克供蘋藻之儀。是有聞孫，晚參大政。易翁源之舊壤，開河內之新封。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寔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福祉未央，見生子生孫之盛；人門俱勝，無慙卿慙長之名。申命九泉，遂登六傅。茲進在前之職，用爲有後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祗服。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稟嫺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博平之號，益崇石窹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窆。

父太子少師讜太子太師

敕：維予冲人，嗣大曆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尚友古人，爲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方之訓，蓋可驗矣。乃進官師，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之。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人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敕：大寶是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壺範，能謹婦儀。舉案事夫，聿追德曜之美；斷機教子，無愧軻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卹典。茲載疏于新寵，用加峻于小君。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庸頒鸞誥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靜專自守，儉約有聞。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饋，用肥其家。視夫爵以疏封，由霈恩而改命。乃疇曲阜，載錫贊書。尚迪令猷，以祇茂渥。《攻媿集》卷四〇。

〔二〕追賁：原作「追貢」，據四庫本改。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封贈制

父朝奉郎樞贈朝請郎

敕：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吾貳卿，欲寵先世，可無渙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坦幽人，恂恂長者。惟居鄉不變其素守，而教子能知夫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蚤欣宦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愴九原之隔；茲持禁橐，何勝三釜之懷。超官簿以升階，冠郎曹而視秩。是爲曠典，少慰孝思。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敕：九五正位，方承與子之傳；小大羣臣，俱有榮親之典。載頒明命，以示寵光。具封某淑靜自將，柔嘉可度。嬪于善士，克共蘋澗之儀；生此名卿，徒起棘薪之嘆。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之恩，以顯漏泉之澤。尚其冥漠，式克欽承。

繼母太恭人五氏封太令人

敕：此下同前「九五正位」六句。具封某雅著壺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爲中饋之賢；甘旨承顏，坐享安輿之奉。既登眉壽，茂擁多祺。乃因霈澤之行，超示疏封之寵。其祇朕命，益侈爾榮。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敕：凡我從臣，均此大霈，爰及閨房之秀，並膺綸綍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蚤從名士，將仰望于終身；胡嗇永年，曾不登于中壽。迨躋顯用，嘗賁卹章。茲超命服之榮，用錫幽局之寵。姑從告第，以慰悼亡。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敕：此下同前「凡我從臣」四句。具封某稟姿靜專，處己沖素。動遵女戒，克循待傅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組紉而有度，奉溫清以尤恭。象服是宜，鸞牋增寵。其服恩光之渥，以彰內助之賢。《玫瑰集》卷四〇。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密磨勘轉官制

敕：具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班，猶不忘三載之考。爰頒命綍，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拔萃之才，負爽邦之望。進貳民曹之重，心計有餘；出臨井絡之區，威名益遠。方謀陟典，適會年勞，遂升漢大夫之名，用爲蜀太守之寵。其祇渙渥，嗣有殊褒。《攻媿集》卷四〇。

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制

兵部尚書羅點 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嗣膺鴻祚，祇遙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某以經世之才，爲致君之學。早登朝著，益顯時名。久居侍從之班，務竭論思之蘊。末光之依日月，既親遇于三朝；聽履而上星辰，足儀刑于百辟。方藉嘉謀之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工部尚書趙彥逾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礱事業。挺身徇國，是爲貴戚之卿；正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翰林學士李嶽

具官某德必有言，文斯貫道。蚤儀鵷序，徑登紫橐之華；進直鸞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鏜

具官某學博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曾遠憺于王靈；入踐文昌，實坐司夫邦典。

兵部侍郎耿秉

具官某持論不阿，修身無玷。參華武部，久儀法從之班；共二瑣闥，克振塗歸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某忠結主知，才周世務。雍容禁橐，屢形批勅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稽經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某性稟精忠，學窮奧義。潛藩勸講，賴誘進以最深；瑣闥除官，冀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某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學識純明，謀猷深遠」。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吏部侍郎張叔椿

具官某迪德粹和，受才膚敏。久居橫榻，實高風憲之嚴；茲任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戶部侍郎袁說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宣威天邑，政允號于神明；掌計民曹，道深知乎取予。

禮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諍臣之風；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攻媿集》卷

起居郎黃由等該覃恩轉官制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 以下首尾詞同。

敕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祇遜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近臣，實有舊學。爰因覃霈，首示優恩。爾早負時名，進多朝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格言；載筆殿垣，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爾學貫古今，識分邪正。比當言責，是爲諫諍之臣；茲典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黃艾

爾早陟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精微；執法憲臺，黃艾云「澤笏諫垣」。獨振一時之風采。《攻媿集》卷四〇。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該覃恩轉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嗣服云初，求賢以自助。仰惟慈皇招徠衆俊，實在周行，殆留以遺朕也。覃霈之恩，其可後乎？爾職在六察，秘書監云「擢長道山」，卿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郎曹」。序進一階。往其祇命，尚思所以助我者以報。《攻媿集》卷四〇。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恩轉官制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 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往宣屏翰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材猷通敏，德度恢洪。聽履禁途，坐閱十年之久；分麾帥閫，實爲九牧之先。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在漢比千石之秩，于今爲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學士大中大夫知明州何澹

矧惟中執法之舊，往爲東諸侯之行。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學探蘊奧，名冠倫魁。入總臺綱，見藜藿之不采；出臨制閫，致波濤之不驚。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于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矧是詞臣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稟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文，最宜爲誥；奏南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矧是瑣闥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詞源浩博，才刃恢餘。西掖東臺，嘗備更于清選；武昌夏口，正倚重于上游。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矧是文昌之舊，往宣屏翰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性資沈毅，政術闡明。持橐禁途，

嘗主民曹之大計；分麾京口，實當天塹之要津。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若晁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具官某學通乎百氏，文根乎六經。領豹尾之班，雅有公臺之望；分麟符之寄，實爲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聽履漢廷，有張京兆之英譽；分麾峴首，追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具官某才猷膚敏，政術疏通。持橐禁途，坐閱十九年之久；分麾侯服，屢稱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整，學術疏通。持橐禁途，嘗典銓衡之重；分麾帥閫，屢專方面之雄。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總

具官某家聲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實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正資邊徼之威名。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蔣繼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憲府宣威，尚想聞于風采；侯藩共理，亦屢賦于中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宇文价

知潼川府閻蒼舒同詞。

具官某稟資膚敏，植行粹和。聽履禁途，閻蒼舒云「持橐禁途」。嘗出漢廷之右；擁麾帥閫，屢登蜀道之難。《玫瑰集》卷四〇。

全宋文卷五九一四

樓 鑰 一五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該覃恩轉官制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

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退安真館，奉趨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爰陟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瑣闥之舊，久從藥館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天資通敏，門第高華。人處東臺，早儀簪橐之列；出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間。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稟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列甘泉之侍；高懷去國，惟求藥館之間。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矧是論思之舊，久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橫榻宣威，徑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藥館之游。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機。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閩山報政，遂安藥館之游。《攻媿集》卷四一。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恩轉官制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 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霈，覃及萬邦。當代英才，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顧注想之方深，豈渙恩之可後？具官某純明而有執，亮直而能容。諫大夫之伏蒲，朝行甚肅；大常伯之聽履，物望愈高。挹神虎挂冠之風，寓龍馬負圖之職。居然壽考，允矣典刑。比歌求助之詩，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爲晚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簪橐之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麾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閒。辭榮上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宮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雄。聯次對之清

班，樂辭榮之嘉遯。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變，氣稟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膚使；出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遯。《攻媿集》卷四一。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制

敕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祿，或遂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方將執筆于左螭之陛，乃欲掛冠于神虎之門。畀以河圖之華，成而綿上之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攻媿集》卷四一。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棐湖北提舉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周知天下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于民。常平以斂散爲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重哉！爾唐卿心平而論篤，久于

著作之庭；爾斐氣勁而言忠，丞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于有用，治縣稱最。實彼周行，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攻媿集》卷四一。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制

敕：金陵爲王者之宅，固有藉于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尤欲精于流品。粵求舊德，復領從班。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舉明主于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思不憚于犯顏，封駁尤高于批敕。出臨鄉部，載守留都。肆纂承丕祚之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頒召節，方欲聽尚書之履聲；盡付銓曹，豈令書干木之紙尾？佇聞猷告，其疾爾驅。《攻媿集》卷四一。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治出于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爲本，又曰樂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而志于用，頃由道山冊府，出爲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列，明禮修樂。亶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以梃有司之出納。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汝者焉。《攻媿集》卷四一。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制

敕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爲重；容臺少列，非七寺之比。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峨廡，或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爲吝，士亦以此競勸。朕之用爾，蓋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詳。其在周行，表表自立，報政于輔郡，簡僚于南牀，助正臺綱，閱時最久。朕知其有靖共之譽，故拔而用之。禮方從宜，大饗伊邇。引經據古，使禮行于上而人孚于下，朕于是望汝焉。《攻媿集》卷四一。

李壁秘書省正字制

敕具官某：惟爾父爾兄並游英俊之躔，有臯、綬之遺風，無歆、向之異論。能繼厥後，爾惟其人。自登世科，亟實冊府。銜卹萬里，素冠三年。召收來歸，復畀舊物。豈惟以是正簡冊，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于汝乎求之。《攻媿集》卷四一。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制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敕：朕祗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霄，聯芳寶牒。少而從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宥府之崇，嘗賁儲寮之峻。茲疇故典，遂陟孤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漠。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我皇族，動謹珩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啓封于大國，以錫命于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實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

固，稟資粹和。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黃壤。茲以湛恩之布，徑躋亞傅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稟嫺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濮陽之號，益崇石窠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窆。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維予沖人，嗣大曆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孝友實根于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爲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稱于搢紳，即世之後，隱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傅。茲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敕：大寶嗣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壺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教，爲廊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徹饒陽之封。以寬吹

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具封某婉孌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爲當代之名卿；乃嗇天年，不見機庭之異數。亶敷寵渥，豈間幽明？用疇涇水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卹章。《攻媿集》卷四一。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制

曾祖起太子少保

敕：延登邇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宥府之嚴；庸錫明綸，以厚曾門之寵。具官某持身無玷，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續，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爰畀青宮之秩，用疏黃壤之恩。尚惟不忘，其克祗服。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敕：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煥顯揚之典，宜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充，姆儀尤備。《柏舟》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至孫曾而遂顯，信陰報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鄉郡。以侈漏泉之澤，以彰告第之恩。

祖琢太子少傅

敕：士有積德在躬，弗見于用，施及後嗣，追榮厥先于百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天稟，義概素篤，人不間于其昆弟之言。深沈不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著于鄉黨。積此慶羨。篤生樞臣，申命九泉，遂登東儲六傅之秩。如有知也，庶克自慰。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敕：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勤儉柔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爲族婣之所依賴，含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而湯沐之頒方來未艾，榮亦至矣。新興名邦，用賁冥漠。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敕：積厚流光，既陟機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禰廟之恩。厥有故常，式昭渙渥。具官某操履純固，性資靖夷。共被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困倒廩，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速超登于近著，嘗屢被于卹章。進位官師，疏榮泉壤。庸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

敕：遴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頒鸞誥之華。具封某性秉賢明，動循鑑戒。從夫協趣，克共蘋澗之儀；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而未央，見寵光之狎至。茲易眉山之號，用崇石窹之封。其服異恩，益介遐壽。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

敕：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闈之賢。具封某稟姿懿柔，處己莊靜。毓慶儒族，知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何不淑，弗見顯庸。茲疇甌海之雄，用錫鸞牋之寵。姑從告第，少慰悼亡。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敕：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闈之賢。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無違夫子，形《鵲巢》積累之風；宜其家人，有《鳴鳩》均一之德。克謹旨甘之奉，居惟法度之循。茲開名郡之封，用錫贊書之寵。其祇異渥，益懋芳猷。《攻媿集》卷四一。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制

敕：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況有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說，間有一得于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形。正須反覆屢陳，使予通徹無蔽。若夫爵祿之制，井地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朕當審尊賢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爾其務正君之學。《攻媿集》卷四一。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制

敕：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推徐幹；商山四皓之盛，最數黃公。徑躋八座之崇，庸侈一時之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言，而纚纚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歷歷如睹。自予幼學，屢得良師。若夫上皇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無間于我，未有如卿。規過舉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數邪蒿之說。開性天之所蔽，知學力之自來。辛不容甘盤遜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憂勤；良言旨哉，尤日資于獻納。其祇予訓，益勉爾忠。《攻媿集》卷四一。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

郎制

敕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爾容學博而文優，爾仲黼忠純而意篤，既皆升處其長；奭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爲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

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于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攻媿集》卷四一。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全宋文卷五九一五

樓 鑰 一六

秘書省正字顏棫秘書郎項安世吳獵並校書郎制

敕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況年皆自強而艾，固無俟乎菁莪之育也。茲命棫典中秘書，獵與安世爲校讎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以用汝焉。《攻媿集》卷四一。

浙西提刑黃通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提刑制

敕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通以諒

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聳。引疾求退，故畀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讞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攻媿集》卷四一。

知樞密院事陳騏初除封贈制

曾祖太子太保敷少保

敕：朕嗣守大寶，凜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機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必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歆承嘉命，佑爾後人。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敕：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興、河內之郡。今茲封國，間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敕：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爲世顯人，往往推迹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敕：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賁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動遵圖史，雅習組紉，婦道甚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含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爲廟室之光。

父太子太師讜少師

敕：陳氏著姓，自媯汭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絕。漢以來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可謂盛矣。具官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子。內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門閭，而教忠之效，卒爲朝廷之端士。存歿雖異，哀榮則均。夫三孤之長，貳公洪化，有子如此，遂申命于九泉。豈惟慰爾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體貌之意。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敕：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某稟姿婉嫕，處己儉約，有光彤管之訓，不愧《采蘋》之詩。是有賢子，爲吾近輔。副笄六珈，屢頒石窳之封矣。茲徹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王氏云「命于廣信之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者。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敕：朕初膺丕祚，晉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之，夙夜匪懈，是可不厚其內助之恩乎？具封某性資賢明，能循法度，歸于名士，用勤儉以起其家。閨闔之政，不以累焉，使得一意精白，以承休德，是足嘉者。茲啓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尚祇服，永綏燕譽。《攻媿集》卷四一。

知樞密院事陳騏該覃恩轉官制

敕：朕祇荷慈謨，欽承丕緒。萬幾之務，每懼弗堪。共政之臣，實資夾輔。因霈恩而申命，覽遜牘以力辭，序進一階，僅同百辟。具官某忱恂而堅正，渾厚而溫恭。久處從班，以嘉謀而入告；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內禪之初，嘗求《小毖》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議

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卑？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牆之避，遂忘反汗之嫌。矧東府彌縫之是兼，尤當代觀瞻之所繫，姑循撝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尚深思于並用；內外無患，當益勉于交修。惟肩乃心，以翊予治。《攻媿集》卷四一。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覃恩轉官制

敕：朕以寡昧之資，傳泰安之祚。既登九五之正位，允賴二三之大臣，盍因覃霈以疏恩，終以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幼學壯行，終始勿渝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形二心。比參鴻樞，實贊初政。俾進居于東府，仍兼領于宥廷。一日萬幾之繁，既調娛而曲當；三軍五兵之問，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簿之當升，曾身謀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高，乃抗章而不已。姑徇三辭之請，僅升一秩之華。噫！訏謨遠猶，乃所望于賢輔；高爵厚祿，豈有吝于予懷？其尚欽承，以副隆委。《攻媿集》卷四一。

四川制置使丘密煥章閣學士再任制

敕：乘乾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牧，久分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

後？寵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而善下，躬履冰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簪筆持橐，周行推仁義之言。頃出鎮于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先聲所暨，遠俗自孚。瀘川除暴之餘，施賞刑而曲當；武興闕帥之久，藉方略以無虞。兵民無不歸心，奸宄爲之破膽。封陲宴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敢違號令？幅員數千里，燕及羌髡。寬朝廷之顧憂，信京師之流福。堯章增煥，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睭，表爾異能。德裕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攻媿集》卷四一。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制

敕：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幃，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官某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如尹焞之于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乎士論，直將增益夫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置之本朝；召賈傅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攻媿集》卷四一。

翰林學士李巖寶文閣學士知婺州制

敕：登鼇戶以摘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賴蕃宣。中外雖殊，眷倚無間。具官某性資淵靜，學問該通。視八代文章之工，欲齊驅于藝苑；極三朝辭命之選，幾獨步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一致。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公門私門，行皆可迹。方進遷于翰長，何遽動夫歸思？寵西清學士之班，仍寓宸奎之職；爲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寶婺之躔。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爲助。徒得君重，其爲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攻媿集》卷四一。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爾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于牧人御衆之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閫，徧儀宰掾。蓋朝列之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大農之調度，下杞有司之出納。卿士惟月，實艱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諧。問津要途，自茲始矣。《攻媿集》卷四一。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

沈作賓檢詳制

敕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樞機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縈之？于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爾誼深沈而善謀，爾象祖祥審而無滯，爾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目，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爾爲稱職矣。《攻媿集》卷四一。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制

敕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爲司徒郃之子，其所成就，復爲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繁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攻媿集》卷四一。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周秘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列曹爲郎，其選俱重，非治郡有聲績者不預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爾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爾秘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須之政，田里妥妥。況俱以名臣之子，嘗在朝列，奉最而歸，宜登茲選，肆令並命，以究爾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贊而長。《攻媿集》卷四一。

兵部侍郎耿秉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制

敕：入而奉上，爲言語侍從之臣；出則殿邦，任蕃宣屏翰之寄。士之從宦，是爲通顯；國之用人，初無重輕。第于臨遣之間，終惜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鯁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稱；懇惻愛君，凡有猷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旋即賜環，復令持橐。爲真武部，固有賴于論思；攝事瑣闥，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察其由中。畀以當塗，真是太平之官府；寵之次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侯度。訪民暑之疾苦，諒無假于訓辭；控天塹之要衝，尚往圖于方略。勿以在遠，而忘獻言。《攻媿集》卷四一。

大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制

敕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也。爾一門競爽，刻意記問，出而丞邊郡，入而籓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辦。進貳戎監，仍攝郎曹。益務靖共，以俟選擇。《攻媿集》卷四一。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近古。既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舉士大夫以貳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爾經術該綜，吏事精明，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既久，而後登此，蓋亞于三丞之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攻媿集》卷四一。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制

敕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爲尤備。囚徒之聽，自昔以吉士臨之；奏當之成，今又使

分董而察焉。以爾致民儒學老成，久預臬事，故俾升而爲丞。爾樸才具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爲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爲務，雖罔兼于庶獄，懼不獲于一夫。各旣乃心，毋懈于位。《攻媿集》卷四一。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爲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繁，所在辦治。入爲九卿，嚮于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繡之榮，仍畀河圖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負山，賴威名而爲重。倚觀政績，以究爾能。《攻媿集》卷四一。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制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猶畿甸。矧番禺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可輕？以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斂散之宜，廣右謹將輸之要，就移五筦之長，以當一面之權。寓直道山，以爲爾寵。爾其填撫遠氓，招徠海賈，斥貪殘，獎

廉介，以稱予倚任之意，是惟休哉！《攻媿集》卷四一。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制

敕：由詞掖以偃藩，久騰善最；分輔邦而易鎮，用獎賢勞。宜錫明縉，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心地平夷。識者嘆其遠到之資，望而知爲大度之士。文華緯國，久從鳳沼以代言；愷弟宜民，屢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寬猛適時，不惟人樂其中和，所至歲爲之登熟。眷茲京口，控彼江津。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雜處，無牒訴之浩繁。屬旱魃之爲災，賴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亟望遄驅。坐理南徐，其首修夫荒政；時登北固，尚有賴于良籌。惟服訓詞，嗣圖褒表。《攻媿集》卷四一。

瀘州安溪寨蕃官王鑑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制

敕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相傳，爾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頒，益務忠謹。《攻媿集》卷四一。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制

敕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懲數易之繁，重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正帥垣。爾受才甚高，得譽最早，以文學之彥，爲慈惠之師。其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戍之詳。主漕計以宣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凋瘵，賑救凶災。因江西頌韋侯之言，念河內借寇君之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俟訖外庸，成爾歸志。《攻媿集》卷四一。

沈清臣江東提舉制

敕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于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概，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爲任，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畏友也。茲予纂紹，念爾退閒，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攻媿集》卷四一。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制

以下二首，嘉定元年以吏部尚書兼翰苑，偶西掖無兼員，

用故事行詞，併附于此。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公，實爲萬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茲擇名儒，共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倫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膺仕，人以爲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旁通夫六藝，豈容弗措于一辭？所以至日昃而不遑，庶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于微言；攷古驗今，將益明于大體。《攻媿集》卷四一。又見民國

《瑞安縣志》卷六。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制

敕：朕踐阼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早冠時髦，寢爲朝望。踐揚已久，既昭著夫外庸；獻納于今，喜時陳夫讜論。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金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其罄格心之學，用爲報上之忠。《攻媿集》卷四一。又見民國

《瑞安縣志》卷六。

全宋文卷五九一六

樓 鑰 一七

擬進郊祀御札 紹熙五年〔二〕

朕祇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寢歷六年。欲涓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膏澤可占于農扈，信盟久締于鄰歡。汔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于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于兆姓，匪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體先庚而申命。朕以今年十一月祇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攻媿集》卷四二。

〔二〕題下原注云：「是年七月光宗禪位，寧宗未嘗郊祀。篇中有『寢歷六年』云云，蓋在光宗未禪位時豫擬，而事不果行。」當爲四庫館臣所加。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朕祇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祧之重，尤屬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長子。仰稽古制，詳考舊章。匪予一人之私，繫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綽，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胄，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爾諭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爲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閱義理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爲下得人，所以係臣民之望。《攻媿集》卷四二。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朕共爲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違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太皇之出令，遽命纂承。眇茲沖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仰有體于慈謨，俯難違于衆志。祇承丕祚，以撫萬方。自維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龜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云

云。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爲樂之心；斂五福而錫庶民，盍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遐邇之衆，咸瞻曠蕩之恩。《攻媿集》卷四二。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

紹熙五年十月

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迺者降水爲災，畿甸尤甚〔二〕。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爲沴，天作淫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實已孟冬，茲豈其時耶？變不虛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過，朝政或闕而致然歟？《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篇惟及「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降之災，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此朕之所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懼修省之意。《攻媿集》卷四二。

〔二〕畿：原作「幾」，據四庫本改。

孝宗祔廟德音

紹熙五年十二月

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允有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悵莫報于皇慈，惟謹襄于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近高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寔靈輿。迓吉仗以言旋，肅太宮而班祔。縟儀云備，舊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蠲除浮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宜特肆櫟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宣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囹圄之縲囚。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心惟慕于重華；溫洛未歸，陵邑尚安于永阜。咨爾有衆，服予異恩。《攻媿集》卷四二。

改嘉定元年詔

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曆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爲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耆定之義，用

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薰，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爲期。衍丕祚于無疆，與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爲嘉定元年。《玫瑰集》卷四二。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靡敢怠遑，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臧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爲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倣效，貪婪無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蠹幾盡。軍民衣食，椎剝無餘。積敝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簠簋不飭，殆弗容遷就而爲之諱也。朕方厲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並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爲故態，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悛，並當禁戢。或徹聽聞，考驗有迹，皆以臧坐。嗚呼！咎莫追于既往，法欲勵于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之益熾。朕意厚矣，尚其戒哉。《玫瑰集》卷四二。

戒飭四川將士詔

嘉定元年四月九日

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于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于多虞之日，乃吏士之當爲。儻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孚朕志，豈道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于姑息，不知律紀之遵，妄肆謹譁，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關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攻媿集》卷四二。

閔雨求言詔

嘉定元年閏四月二十六日

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禱不應。間有霖霖，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茲，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漢》

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祈于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宣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已備舉，而旱既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藹然見于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缺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采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迄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攻媿集》卷四二。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不允詔

朕臨御寢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厲精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旱魃爲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于不逮。騰章來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于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攻媿集》卷四二。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預陪國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爲重。文明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鎮，顧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爲也。《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朕肇裡重屋，懼弗克堪。贊予盛儀，賴我宗老。首頒祭澤，無加于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爲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以避斯寵？《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爵秩爲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

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頒，無遠弗届，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傅之間，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攻媿集》卷四二。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卿進專國秉，總領衆職，無所不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爲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攻媿集》卷四二。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冊拏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爲之典領，思得鴻儒耆德，爲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儀從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舊物，不待疇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攻媿集》卷四二。

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朕開邇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近法祖宗，正有賴于啓沃之助。卿以舊學之臣，勸講多益，升之進讀，亦惟序遷。朕方汲汲于學，卿欲濟濟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齒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爵乎？其毋固辭，徒稽朕命。《攻媿集》卷四二。

王藺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惟有周之盛時，以分陝爲重任，故煩舊弼，往鎮邊陲。升秘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輿言允協，憂顧滋寬。胡爲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流行之既久，諒楚人徯望之已深。倚聞叱馭之行，毋執循牆之避。《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

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爲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遣；忠臣忘身徇

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爲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抃之忠，其得辭行乎？《攻媿集》卷四二。

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戚閥，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爲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祇命？《攻媿集》卷四二。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蜀道天下之絕險也，然以爲難，則難于上青天，以爲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庸命以制閩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攻媿集》卷四二。

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實專使領。天地並貺，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墻之避？《攻媿集》卷四二。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二。

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

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爲郎爲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擢貳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虛員，舍卿尚誰屬耶？明允篤誠，若自道然。萬里使還，徑俾爲真。僉曰汝諧，何辭之有？《攻媿集》卷四二。

吳玕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

紀。而強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刃，勿復謙辭。《攻媿集》卷四二。

王藺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嗣位云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遜牘，殊拂眷懷。其服恩光，毋留朕命。《攻媿集》卷四二。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爲進律。載披來奏，殊拂眷懷。卑于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偃，何以多爲？茲繫具瞻，毋庸固避。《攻媿集》卷四二。

梁總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詔

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祇渙命，何事謙辭。

《攻媿集》卷四二。

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

卿頃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之近比，當進兩秩。舊僚遜避，俯徇其請，在卿又何辭焉！宜遂欽承，毋至于再。《攻媿集》卷四二。

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爲后父之親，召自淮壖之守。眷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衆。茲優戚閑，超授廉車。俾仍奉于內祠，蓋一遵于故典。是爲允愜，其又奚辭？

《攻媿集》卷四二。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藥詔

朕祗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遺榮告歸，世推典型。比進嘉言，尤見忠藎。一水間之，日勞注想；爰頒飲劑，以實寶奩。問勞有加，將予至意。《攻媿集》卷四二。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

合茶藥詔

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經告老，張大經改「垂車告老」。世推典型。逮予纂承，渴于一見。爰加問勞，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忘忠告。《攻媿集》卷四二。

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踐阼云初，訪予落止，緬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因覃霈，俾進文階。國有彝章，非有私于卿也。其服訓詞，毋煩多避。《攻媿集》卷四二。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升孤棘之班，實霈《蓼蕭》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顧朕所與，辭何至于再三？若夫貶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眷渥，毋事勞謙。

《攻媿集》卷四二。

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

授不允詔

朕俯徇羣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顧棟宇之崇成，命工徒之勞止。卿親臨磬鼓，祇事殿巖。訖役

云初，懋官可後？既有貶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攻媿集》卷四二。

知樞密院事陳騄乞歸休不允詔

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爲露章，遽祈閒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予，無事力請。《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朕惟有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非壯猶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贊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是爲妙選，非以叙遷。公論具孚，遜章可略。《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列祖，擢之法從，付以全蜀。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朕纂服，登

貳西樞。關決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經濟之蘊。鎮浮應變，卿所優爲。眷倚方深，毋庸多遜。《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爲貳，蓋已晚矣。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蘊，練達國體，急于登用，以冀治功。其祇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謙避爲煩也。《攻媿集》卷四二。

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

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畀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攷。少須除命，何用謙辭？《攻媿集》卷四二。

王藺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鄰，相與協濟。不有近輔，孰爲之贊襄；不有价藩，孰爲之屏翰？需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洊至，渙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爲固避。《攻媿集》卷四二。

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莫之先。胡爲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攻媿集》卷四二。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允詔

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祈閒退，善始以終。況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

之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之彝典。再披遜牘，殊拂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牆之避。《攻媿集》卷四二。